

# 夢的勒特希

著墨里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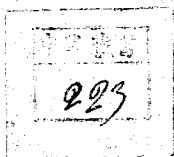
譯合倫巴非哲

MG  
D751.60p  
6

# 希特勒的夢

E. O. Lorimer

譯倫巴·非哲



雜誌社發行

一九三九



# 原作者序言

## 獻 詞

敬以悲痛的情緒

獻致於捷克斯洛伐基民主共和國之前

## 序 言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黑暗時代，捷克以其英勇、堅毅與克己的精神，為其人民博得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名譽，正如牠的敵人博得永不可磨滅的惡名，以及牠的朋友博得難以洗刷的屈辱一樣。

「基督教——一種偉大的美德——有時也會使日爾曼人的好戰慾望稍殺一時，但尚不能毀滅野蠻的狂歡。一朝那約束的符咒——十字架——被打破……古代的石神就會從遠古時代的廢墟中復活起來，復活的戰神，會舉起他那巨鎚擊毀哥德式的天主教堂……」

「這不是僅僅的幻想……思想常先於事實，猶如電閃先於雷響一樣。」



「決不容懷疑，這樣的時間即將到來。」

海涅列契·海涅 一八三四年 (Heinrich Heine)

「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權威——等於基督與基督教的權威——那就是亞爾道夫·希特勒。」

「亞爾道夫·希特勒……是真正的福音書。」

德國宗教司漢·寇爾 (Hans Kerrl)

「在偉大的石器時代的十字架下，在古代的最神聖的卍字旗下，在「一個決不使我們失望的符號」下面，我們已揚竿而起。」

瓊·奉·李爾斯 一九三六年 (見『人種基礎之歷史』一書)

「上面的幾句話，如果給世界上每一個英國男女看到，一定要被目爲是妖話，不，簡直是魔聖。」  
厄瓦德·巴恩斯 (Ewald Banse) 這幾句話，是很有意思的，這些話是一章書的結語，巴恩斯在這章書中，會詳細描寫英國自被騙袖手旁觀，讓荷蘭與比利時給德國併吞，法國給德國消滅後，本國受到第五次的侵略。巴恩斯因爲寫了一部叫做『空間與人民』的書，於一九三三年被任爲德國

軍事科學的第一個教授，上面引用的話，就是在他那本書中的。他說：「這個驕傲而似乎不可克服的國家，遲早要歸毀滅，該國自在一〇六六年被征服後，又將再服從一個外來的主人翁；我們承認，我們在想到這事時很感高興。」

英國人的不懂德語，對於德國人倒是一件方便事，德國人儘可以寫甚麼教甚麼，因為他們曉得一萬個英國人中還沒有一個人能讀德文——內閣大臣中尤其沒有一個能讀德文的——而且即使有人能讀，也很少會去讀它。

希特勒所幹的一切——包括公然破壞慕尼黑協定，攫取比戈特斯堡要求更多的領土等行動在內——在新德國的聖經『我的奮鬥』一書中都早有預言。

事實是這樣的，普通的英國人才一知半解地瞭解得國社主義者的思想和野心，就已付了很大的代價。德國對於我們的惰性雖然很透澈明白，並且很高興，但他們仍以很大的努力不使真相讓我們知道。

『我的奮鬥』一書的英譯『權威版』似乎是專門供英國人去咀嚼的。裏面却將希特勒的最主要的言論都給刪去。我們的出版者曾經探訊過刪節的原因何在，但他們所得到的答覆是一個出版者不准和別的出版者討論他們作者之一的私人事物，像亞索爾公爵夫人所說的：『英國版的』我的奮鬥，」僅只原書三分之一……該書毫無愧色地誤譯了若干節，若使特道許多章節正確譯出

來，一定要使英國的讀者狼狽不止。因此讀英譯本「我的奮鬥」的讀者，沒有一個人能瞭解任何原書所述的德國外交政策的觀念。」（見『歐洲朋友叢書』三八期）據說美國的譯本也好不了多少，法國雖出了一本全譯本，但希特勒用國際版權法的名義，立刻加以禁止了。總之，德國要想蒙蔽整個文明世界，直到後來他們恍悟已經太遲了。

威克哈姆·斯蒂特（Wickham Steed）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泰晤士」叫人注意厄瓦德·巴恩斯的那本『空閒與人民』。這本書就是由德當局禁止並沒收了，顯然因為恐怕書本的內容會引起英國的公眾輿論的驚異，但巴恩斯仍舊做他的教授，仍舊像從前一樣的繼續寫作和教書。幸而有一位有生意眼的英國出版者，連忙趕到德國取得了此書的翻譯權，於是巴恩斯的那本『空閒與人民』由亞倫·哈利斯（Alan Harris）用『備戰中的德國』書名出了一本很可讚佩的英譯本。出版者的導言，也是一篇很有闡明性的文字，他告訴我們德國企圖阻止我們瞭解他們野心的苦心，以及阻止我們明白他們完成此種野心所運用的種種方法。

作者深信，只要普通的人民能明白真相，那麼正義和權利的鬥爭終必獲得勝利，因此作者就獻給他們這本謙卑的小書。作者懂得德文，也懂得德國人，我感到我對於重整軍備與A.R.P.的最好的貢獻，就是將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說的話，原封原樣的放在讀者前面，當時他所說的話，現在仍舊在說，他的親信——從文部大臣與軍事科學教授一直到德國每所小學校中的教師，都在忠實地做着

這種話的應聲蟲。

我並不想同威克哈姆·斯蒂特塞頓·瓦生 (Seton-Watson)、愛特加·莫勒爾 (Edgar Mowrer)、杜拉斯·李特 (Douglas Reed)、康拉特·海登 (Konrad Heiden)、勞勃脫教授 或亞勒爾·喀爾奈 (Aurel Kolnai) 等人的名作相競爭；我衷心把他們的著作介紹給讀者們。我這本小書，開始先討論一二本業已成爲德國聖經與信條的著作，檢討一下納粹信仰的三十九條條文，其次簡述這些救世的計劃和教條怎樣被強迫施之於大日爾曼的每個男女老小，最後敘述他們怎樣的將其付諸實行。

對於『我的奮鬥』的一切討論與暗示，都是根據一九三八年的兩卷合訂本，本文中均註出原書頁數。『我的奮鬥』一書現已銷到四百萬冊以上，這是一本德國大小學校和訓練營的教科書；凡是在德國結婚的非猶太人的伉儷，都得贈送一本，第三帝國所有的辦公室的桌子上，都得放置這樣的一本書。

我的寫這本書，既然目的在不能讀德文的人，所以我儘可能只從已有英文本或將出英文本的書報什誌中引證旁證。唯一重要的例外，我在第七章中引用了琪哈兒脫·西其 (Gerhart Seger) 的 Oranienburg (Verlagsanstalt Graphia, Rarishad) 一書的一部分。

洛里墨一九三八年十月序

# 目次

第二部 『我的奮鬥』的原理	
一 政治的基本原理	一
二 大撒謊的原理	三
三 敵人——贖罪的羔羊	三
四 所謂「阿利安人」	四
五 國社主義國家的原理	五
六 富有意義的緘默	五
七 「我的奮鬥」的外交政策	六
八 洛森堡『神話』的檢討	六
第三部 二十世紀的『神話』	七
第三部 納粹主義的實行	
九 納粹主義和外在世界	八
十 普魯士主義的延長	一〇
十一 納粹主義在國內	一一
十二 震撼世界的恐怖	一四



# 第一部

## 『我的奮鬥』的原理

「對於想瞭解德國納粹運動及其在國際情勢上之意義的人，應當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作一仔細的研究……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在外交事件上的行動，就是密切遵循着「納粹聖經」所訂定的路綫的，在嗣後的五年中，德國的行動方法與目的或許就會像該書作者所明白指陳的實現出來，因為他是一個獨裁者，是能夠實施他的觀念的。」

查利·格蘭脫·洛勃斯登爵士(Sir Charles Grant Robeson)

(伯明罕大學副校長) 一九三六年四月

「研究「我的奮鬥」，今日比之一九三六年四月更重要了。」

前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

「……德國正在向新世界的權力邁進中，一手持劍，一手持「我的奮鬥」」

戈培爾在威瑪，一九三八年十月卅日

## 第一章 政治的基本原理

『我的奮鬥』一書的最初幾章，將希特勒的星期生活作了一個簡潔却富有意義的概括。就是非德國的讀者，亦能猜測到此舉的深謀遠慮，就是想在德國的人民中創造出一種希特勒的神話。若要曉得比希特勒自己所願公開的更詳細一些的信傳，可以參看路特爾夫·奧登（Rudolf Olden）的『小兵希特勒』（Hitler, the pawn）及勞勃脫教授的『希特勒所建造的房子』（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兩書。

希特勒在孩子時代，曾經看到過一本講普法戰爭的書。這故事很激動了他的血液，他就奇怪爲甚麼在奧國的日爾曼人不肯同他們種族相同的弟兄站在一起而反說外國話。這是他第一次覺悟到『並不是每一個德國人都有屬於俾士麥德國的福氣』。他對於普魯士的欽羨，就從那時開始，他毫不介意於沙杜華（Sadowa）事件與普魯士施於奧國國民的錯誤，而反提倡一種猛烈的種族愛國主義，痛恨不說德語的他的奧國的同國人。

他雖自稱爲從早年時代就是一個歷史的無所不讀者，但實際上從他的著作和演說的內證中，

就暴露了他所讀的範圍一定很狹。他說他在一開始就抱着這樣一種主張，那讀書的藝術就在獲取對他具有吸動力的事實，而棄置其他一切。這種方法，對於一個受愛好真理與智慧者領導的學生，也許是健全的，但對於一個未成熟却懷着熱情和偏見的學生，這種方法的何等危險，是不言而喻的。

希特勒在十三歲時就終止正式上學。接着就是一個很長的懶惰荒蕪的時期，直到他母親的死亡才把這青年人丟進了這個無情的世界。他在維也納消磨了五年——這是一個極端貧困的時期，有時失業，有時做臨時雇工，他痛恨他的遭遇，他的痛恨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勢利觀，以及一個自信他本人擁有偉大技師能力者的痛恨，恰在這種貧困境遇而住在廉價公寓和蹙脚房子的時期中，他和社會民主黨結了冤仇，於是他就發生了對社會民主黨員的不分皂白的憎惡感情，他以厭惡的心情生吞活剝的讀着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宣傳品。他雖大放厥詞謂在維也納的數年中曾廣讀書報，對於社會主義與馬克斯哲學會作深刻研究，但我們看不出他曾說過『資本論』的象徵。但那怕如此，他却很自負他的博學，他說這維也納幾年中的自修，『形成了他的智識的基礎，就是在目前尚借助於此……我無須多說當時我們所學得的是甚麼，我從來沒有變更些甚麼。』（二）

一（一）（括弧中的數字，即係『我的奮鬥』一書之德文版頁碼——下同）

因此希特勒在不到二十五歲以前，就建立了一種『人生哲學』，這就是他後來種種行動的『花崗石的基礎』。他確信奧國人所具的每一種罪惡，以及國際資本主義所發達的一切罪行，在骨子

莫都有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及猶太人等在作祟。

在一九一二年，他離開維也納到慕尼黑，在這個純粹德國風味的城市中狂飲狂歡。那時他的謀生雖仍舊不無困難，但他却有餘暇推想德國的外交政策。他看到德國的人口正在增加。於是他就到達這樣的結論：避免將來人口過剩的唯一出路，唯有獲得更多以備擴張人口的土地。如果我們相信他對於自己智力發展的敘述，那麼在大戰以前，他就定下了現在正在指導着大日耳曼政策的原則。這些原則對於德國的芳鄰是不無關係的。

『自然不知有所謂政治的境界：最強大最勤勉者，就是自然的寵兒，她就給他主子資格的生存權利。』（一四七）一個國家的佳境，全賴她的擁有健全的農業人口。許多社會的罪惡，都是農村生活與都市生活不平衡的結果。德國必須要調整這種平衡，但『沒有人肯讓給我們所需要的空間——凡是不肯自願給我們的東西，我們必得以拳頭取得之。』（一五一）

像希特勒所見到的，殖民地形式的新土地是沒有多大用處的。許多最適宜於歐洲人居住的土地，早為別人所併吞了，只有戰而取得之。因此還是以戰爭來奪取適於德人居住的歐洲土地。希特勒的結論，是適當的空地只能『取自俄國及其邊區各國』。將來的日爾曼帝國，必須跟從古代條頓武士的足跡：『德國必需用刀來獲得德國可耕種的土地，藉供給國家以日常的麪包。』（一五一）希特勒並沒有建議怎樣處理他所貪婪土地上的被掠奪的人民，他也並沒有暗示是否準備消滅他們。

或僅僅加以驅逐，可是這種事是不值得去討論的。

在希特勒眼中，德國戰前政策的錯誤，也就是一九一四——一八年悲局的終極原因，就是她的未能實行東進政策。反之，她倒以發展工商業來謀作和平的經濟侵入，以為英國人過去所做的，德國人也能做到，「更且我們具有斷然優秀誠實的長處。」與其當時向英國論爭世界市場而造成英國的敵意，及建立海軍而向英國的海上霸權挑戰，德國倒大可以尋求英國的同盟而獲得她東進政策的支援。關於這一點，希特勒毫不含糊地說，除非是戰爭的同盟，那麼一個同盟就沒有真正的基礎，所謂戰爭的同盟，就是兩者均希望獲得領土和權力的擴張；後來他可說：「一個同盟的目的苟不在將來的戰爭，就毫無意義而且是無用的……同盟只是為戰爭而結成。」（七四九）

德國和「奧國皇朝的腐屍」去結同盟，毫無甚麼可得；在她從衰弱的赫斯堡朝手中「奪取我們數百萬弟兄」的時候，奧國是足夠凶猛的。（一五五）實際上同奧國的同盟，對於德國倒是構成了一種危險和弱點的最大根源，因為這個二重的皇朝有許多敵人，大家都希望從奧國的崩潰中獲得一些好處。

普魯士的變成偉大的故事，依舊纏繞着青年時代希特勒的思想。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建立要素，英雄的德行反勝過經濟的條件，而自我犧牲精神的喚起，尤其重要：「一個人不願為一樁事業而供獻他的生命，但却願意供獻於觀念。」（一六八）在他眼中，德國這一國家，就是產生自強權政治

與軍人勇敢的最光輝的典型；後來的德國怎樣會得失掉了她的健全政治的本能呢？他就一直研究這個謎，直到他確信他已經找到了解答。他的解答是德國的自存的本能和理性，爲馬克斯哲學的毒素所癱化了。在他眼光中，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人是不可分離的；唯有消滅兩者才是恢復德國『世界威望』的唯一辦法。

這裏我們就發見了希特勒研究歷史的許多缺點中的一個。他不會曉得——或者因爲這是與他不利的——一件事實，他才故意忘記——馬克斯是生而即愛基督教教養的人，雖然是猶太種族，却是很反式米志族的，他的門徒恩格爾——馬克斯主義的廣佈主要應歸功於他——不論在種族上與宗教上，都不是一個猶太人。

當大戰爆發之時，希特勒『極表感謝』。但不管希特勒的感謝蒼天有甚麼崇高的原因，戰爭暫時解決了他個人的失業問題，是十分明白的。他加入巴威利亞軍團作志願兵，很巧妙地掩飾了他是一個奧國的逃兵。在前線中他和同志們的政治討論，使他決心供獻其生命於政治，而不再是漆畫或建築了。『我相信我當時非常認真。』

戰爭的失敗，對於希特勒的國家和種族的驕傲，真是一個痛苦的打擊，而且也是對他個人自尊心的一個打擊。他並沒有直視不快事實的氣質。他極端羨慕普魯士的強權政治，這種強權政治，在沙杜華 (Sadowa) 的 Schlewig-Holstein 在普德戰爭中會取得那樣的成功，但他却不曉得在吃

若已久的歐洲，這種強權政治是可一不可再的；他更可認識鐵血主義以及裝甲拳頭和霍霍刀聲中的內在的錯誤。（一九二〇）

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已認為德國的將來，全在打敗馬克斯主義，現在他更相信蒼天所以『遵照再分配的永遠的律則』，拒絕德國那柄『勝利的劍』獲得成功，就是因為德國竟辱頭列在她中間容許馬克斯主義者，猶太人和和平主義者（這些名字時常被交送使用）的存在。他認為富德國的青年精華正在戰場喪生的時候，政府至少應當利用機會摧滅國內的毒藥。他在戰線上每想到如果他自己負擔宣傳部的工作，那麼戰爭或許會得採取不同的方向時，他們心中常常痛苦異常，可是他却是個『無名小卒，只是八百萬人中的一個』，除了站在他的崗位上盡他的一份責任外，他不能有別的作為。

現在戰爭結束了；國家的一切都在腐敗中，亞爾道夫·希特勒相信他就是生而負糾正這一切使命的人。一九一九年三月，他回到慕尼黑，他奉命加入從事研究國防軍的課程。他在同學中找到了許多意氣相投的朋友，他們就討論組織一個新的政黨，互相切磋設黨所應遵奉的主義，他們想自稱為『社會革命黨』，對於希特勒最重要的三點是：和社會民主黨戰鬥，取得工人的權利，以及創造一個新的純粹日耳曼的國家。對於經濟他並沒有多加考慮。他聽講的講師之一是 G·費特爾（Gottfried Feder），在他的影響下，他始把握了資本，交換國際財政等問題，他立刻變成費特爾理論的



擁護者，這種理論認為資本有二個範疇：真正的資本——創造工作的產物，虛偽的資本——投機的人為的產物。費特爾的『打到利息暴君論』（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對於將來的黨提供了又一條跳板。

這種聽講尚有重要者，在有一次的討論會上，希特勒參加了論爭，他發現自己竟能獲得聽衆多數的擁護，他的成功被人注意，不久他就被委爲慕尼黑黑軍團的教育官，他更得到了向大衆演講的機會。他開始活動使聽衆接受他的真正愛國主義的概念，結果很是圓滿。不久他就把這旅團『民族主義化』了，並認識了許多形成後來國社運動的核心人物。

有一次他被當局選派去參加一個新政治團體的會議，並報告他們的行動。說得明白一些，就是軍隊中叫他去當間諜。他憑這樣緣認識了『德國工人黨』。該黨那天在一家小旅館的小房間中舉行會議。該黨的司庫報告他是有七先令六辨士的錢。黨雖然有很好的意向，但很少主義，沒有政綱，沒有文具，沒有印刷器具——甚至沒有一個橡皮印。委員會包含六個人。希特勒也被邀請加入在內。這一決議可說是一個致命的決議。他正需要參加政治；反之，他也沒有意思去在現存政黨身上耗費他的精力。但這渺小的六個人，就常譏言不能稱之謂一個『黨』。他們根本沒有黨規的結合，或受任何精密認識的約束。他們的邀請或許不過是一種『招待』而已。經過兩天的內心的論爭後，希特勒決定下水了，他接受了一張上面寫着『七號』的臨時黨員證。

這德國工人黨——不久改稱為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的新委員，馬上自任為該黨的宣傳，開始起草二十五條形成該黨原理的綱要。這並不是一個中等者流的政黨，而是失望、不安、不幸之羣的政黨，其根蒂深入到下層階級的人民中間。希特勒認為當前的問題並不是怎樣製造武器，而是怎樣喚醒德國的精神，喚醒人民準備執戈，從新燃着德國獨立的熱忱，以及重獲勝利的信念。總之，切要的工作是將羣衆『民族化』。

在希特勒的見解中，德國的羣衆已被共產主義的傳染所迷，共產主義的信徒與赤色恐怖不休不歇地在推進這種宣傳。他那時已經懷着這樣一種理論，要打败社會民主黨（這和共產黨是一邱之貉）唯有用一種更引人入勝的主義去反對它，『鑒於同樣的殘酷……反對派必須懂得用毒瓦斯抵制毒瓦斯』。赤色份子在工作場中實行的恐怖主義，如果沒有『同樣且更大的恐怖』加以抵抗，他們是會得繼續成功的。（四五、四六）

新黨希望徵募工人羣衆的同情者，這輩人必需確知抵制禦雇主們的貪婪和壓迫的意義，同時却又不得鼓勵他們提出恐慌的要求。必得鼓勵羣衆的情緒，應該記好『憎惡更比不贊成是有耐久性』，（三七一）（如果要『消滅他們所中的國際的毒素』，（三七二）須得先把他們民族主義化。如果新黨想完成他們的革命的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喚起一種『瘋狂主義以吸引羣衆，喚起』種歇斯蒂里以推動羣衆前進。』（三五）

新運動是反國會主義的。不論大小事情，須遵守盲目服從領袖的原理，領袖具有無限與無可疑問的權威，而接受整個的責任。他可以有一個工作委員會去幫助他，直接置在他下面，但不許有投票委員會的存在。黨的領袖由全體黨員大會選出，如果黨員認為他違反黨義或行動與黨不利，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令領袖負責，或甚至重行舉行新選舉以褫奪他的職位。但我在納粹的黨史上還沒有發見過一次希特勒提議他自己舉行重選的事。

領袖的事業並不是先做空頭：『只有一個英雄才配做領袖』（三七九）『進歷史萬神廟的，決不是懦夫，而是英雄』（一〇〇）

新黨的目的既不在恢復皇朝，也不在維持共和國，而是創造一個日爾曼的國家，黨的成功全靠羣衆的偏狹見解與瘋狂主義，（三八四）羣衆愛戴『一個統治者而非請求者』（四四）對於一種不容他人競爭的主義，比比含有自由的思想，更能使羣衆內心和平。此因當希特勒聽到柏林大學的學生合唱『我們唾棄自由』時，他的內心一定歡欣異常。

在名義上他雖然暫時是這個新黨的宣傳者，但希特勒顯然早已爲他自己選中了領袖的位置，因此收集一些散見在他書中的領袖應有何種性質的見解，是很有興味的。我們已經說過領袖必須是一個英雄。任何人在冊歲前不准公開從事政治活動（這正是一九一九年時希特勒的年齡）因爲只有到冊歲時一個人始能確立他的主張和信念，嗣後不致再變。領袖一定不得有錯誤，如果一

領袖承認他的一般原理是錯的，他只有老實退隱；因為他已失去了他要求國人信仰的權利；如果他犯錯一次，他一定會得再犯。（七三）我們應記好希特勒本人在離開維也納上慕尼黑去之前，已聲稱他已獲得這種領袖所需的不可錯誤性，在後期生活中，他的意見上有『增加了一些甚麼』却『沒有變更了些甚麼』（十五）

這種要求一個理想的政治家應該停止進步的意見，在英國人的耳朵中是不免奇怪的；因為許多英國的有名人物，在開始時雖是『保守們的新生的希望』，結果却是自由黨員；反之，在最初跳下政海時是激烈份子，在成熟時即變成一個進步的保守黨員。以真正英國或頑固性言，我們是尊敬一個隨歲月而成智慧，自行明白宣稱其變更信念的人的。

一個領袖的最基本的資格，就是指揮羣衆的魄力（六五〇）這一點唯有具有『支配性之使徒性質的特出辯才』始能達到（五三〇）也許是出於謙虛吧，希特勒指出常常有一個外表上不是很信人以印象的人物，會變成一個天生的領袖份子。一個成功的運動，需要一個理論家來起草運動的政綱，需要一個良好的心理學家來任組織者，最後則需要一個領袖，數百年中也僅能產生個把領袖，『領袖是地球上最難找到的東西』（六五一）這是一個綜合理論家、組織家與領袖於一身的偉大人物，讀者在這裏可以自己推論了。

以孩提時代該黨組織者的資格，希特勒馬上從事取得出版活動。在初期集會的時候，黨員們親

自分發八十份手抄的邀請出會書，那重要的一夜就只有他們七個人出席。後來他們非特邀請書用打字機複印了多份分發，出席者的增加就從十一——十三——十七——三四。他們向他們的少數窮苦朋友募捐了一些錢，恰够租借一所足容一百五十人的禮堂，以那時他們的標準看來，已經是足夠大的了。到七點鐘時，已有一百一十一個聽衆了。希特勒是第二個演講者；他不勝欣喜地發現他的內在信念又一度給證實了：他能够演說。在半個鐘點內，他的熱情的辯論大大獲得刺激聽衆的成功，竟當場募捐到了三百個馬克；一筆不少的財富。現在他們有能力將他們的政綱和小冊子付之印刷了。

這新生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開始受人注意了，特別是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對於任何企圖想從馬克斯主義者的陣營中誘騙工人，都得側目而視。該黨恐怕他們會用暴力來破壞他們的會議，（這是不無根據的），不過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已立下了一條格言：「以暴力對付我們者決以暴力回報之。」（三九九）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是第一次真正羣衆大會的日子。該黨選擇紅色爲他們的旗子，故意挑撥共產主義者。當日期日益逼近，一輩青年的組織者心裏充滿了焦急，這是從事同樣冒險事業的人所共有的；即担心或許會沒有一個人來出席。大會議定七點半鐘開始。希特勒到達禮堂是在七點一刻，當時他不禁喜出望外，因爲到會的羣衆已近二千人。他又是第二個演講者。禮堂的一半擁擠着共產黨員和獨立派，他們是來打算阻擾開會的，決定使大會中途而止。但希特勒的一輩戰時同志老

早準備着了，阻撓份子都被擠出會外，演講者仍舊繼續講下去，經過半小時後，掌聲壓沉了其餘的異議份子。希特勒把二十五點政綱逐節逐節的予以解釋，拍手之聲愈加增加了，在那位羽毛新豐的演說者下台之前，禮堂中已充滿了『統一在新的信念，新的信仰與新的意志』下的人們。希特勒回家時心中得意揚揚，他深信『一把火業已點着，在這種火焰中不久就可以鑄出一柄劍來……這把劍可以為德國人民再度獲得生命』。（四〇六）

那個將來使德國革命化的黨，業已找到了一個領袖，領袖也已找到了他的呼聲。

自從這次的大成功後，黨就決定每星期開一次同樣會議，而且每次會議仍舊羣衆擁擠。會上演講的問題十分衆多，例如戰爭罪惡問題，這在從前是羣衆所不大注意的，以及和平條約等等，在他演講凡爾賽條約時，他常常發見他的反對者提出『勃萊斯脫·列多伏斯克條約又怎樣』的質問（Brest-Litovsk 條約為德國戰時強迫蘇聯簽訂者——譯者）。於是希特勒就變更他的題目為『勃萊斯脫·列多伏斯克與凡爾賽條約』這一來他很博得他自己的滿意和聽衆熱忱的成功，他證明前者的比之後者來，前者是『無限的人道』，後者是『非人道的殘酷』。『我消滅了一大數騙，代而建立了一種真理』。（五四三）

在兩年之內，希特勒把他自己訓練成了一個羣衆大會上的成功的演說家，他曉得怎樣運用適度的情緒，適度的姿勢來配合聽衆的胃口，也學得了怎樣攫取他的敵人的理論而轉變成有利於他

的論點。他計算在兩小時內可以改變二三千人的信念。馬克斯主義者的成功就是靠他們的雄辯；他們的不疲倦的雄辯家經常在工會、酒館，以及羣衆示威大會上的演說，這樣他們就獲得了他們所活動羣衆的瞭解和知識。他們的小冊子和報紙，並不是由高坐在書房中的學生所寫，而是由具有實際演講經驗的煽動家所寫的；這些『發言的小冊子』非常有效。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必得更進一步。

希特勒對於聽衆的心理，曾下過一番刻苦的研究，凡是能發生煽動演詞作用的一切要素——連日子的時間性都不放過。同樣的演詞，同一的演講者，同一的論題，但在早晨十時和晚上七時，其效果完全不同。他的經驗告訴他在上午十時聽衆心理甚形冷淡，在清醒的上午，聽衆極端痛恨別人企圖誘騙他們接受別人的意志。但在黃昏，他發現這種自然的抵抗力削弱了，聽衆更容易受他的雄辯——『毒瓦斯』——所壓服。這是希特勒的一種特性，他極端羨慕勞合·喬治的話說，那是說在判斷一個演講家時，須視其對於人民所發生的影響，而不是他的演說內容，更不是大學教授們的冷血的批評。

他認為國社主義的作品是定會次要的；這些東西的價值只在保證各級下屬領袖的應當統一一致化。因此對於納粹教訓的個人研究者，其重要性也在這裏。

『我的奮鬥』這本書的本身，也不能算是一本書，而是一冊七八一頁的『發言小冊子』裏面

充滿了重複、題外話、興奮和感情，但却是一部煽動作品的極作，書裏面沒有一頁是沉悶的。這是瞭解現代德國的最要重點，因為只要希特勒活着一天，這書就是納粹德國的每一句話的尺碼，每一種德國思想所必須照之測量的尺度。要將書中滿頁的錯誤做份勘誤表，駁斥每一頁的錯誤，真的抹殺，錯的引用，非得成立一座圖書館不可。但羣衆管甚麼真和假呢？希特勒是這一世紀——或可說一切時代的——最大的煽動家，『演講的魔術師』，這是他自己承認的，他從一開始就是撥動歷史『大動搖』的使者。

我想作本章的最好結論，還是附錄一段我第一次聽了希特勒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前大演講後的摘記。

『大選前夕在科倫 (Colone) 』

大會的召開是在一座大禮堂中，即是在萊茵河東新展覽會大廈的彌撒廳。開會時間是八點半，會場開門是在下午七點。當我趁的電車經過霍亨索倫橋的時候，兩旁擠滿着向東去的人流。大廈中燈光輝煌，滿懸着常見的大紅色的旗子，在白色圓形背景的上，紅色的卍字直瞪着來賓。牆壁上滿是巨大的標語：

德國在希特勒下統一起來！

德國女生，馬克斯主義必死！



希特勒就是自由、工作和食物。

每一面的門道上都站着二十——二十五歲的青年，穿着突擊隊的灰褐色制服。當羣衆從各個進口處擠進去時，殷勤的招待和井然的秩序使他們很是感服。臨時有擁擠發生時，就由手臂相挽的突擊隊員靜靜地阻住了，他們領導急急忙忙的新來者走進秩序井然的人列。當天值日的人有三千。

雖然座位排得很緊，像我們這樣身體瘦削的人還得稍稍斜坐，但在座的人大家心氣很平和。當學生和校董團體或海軍士兵走進包廂的指定座位時，大家又目光轉移了。當一羣光着頭穿着白衣黑結的婦女團進來時，起了一片的歡呼聲。在中央幾排的位子周圍，完全站滿着人，將池子佔得無絲毫空隙。這些都是男子，在座的男和女的比例，是三對一。

當羣衆仍在源源不絕的進來時，納粹的樂隊開始奏起軍樂，鄰座旁邊的老年人互相低語說這種樂調引起了他們好久以前日子的記憶。他們喃喃地說：『這是斐特烈克大帝的騎兵進行曲。』他們快將流淚了。賣報童子捧來許多最近出版的關於希特勒的各種刊物，穿着制服的孩子們拿着旗子和照片在兜售，錢在人的手中靜靜的傳來傳去，像在教堂中一樣。

長久等候的時間像飛一般過去。到了八點半前，房子的每一角隅都不再有一絲空隙了。衆人擾動了一下：一排排兩兩成對的旗子進來了，這是地方上的團體。大概有四十個人，其中有不少人佩着黑紗，是向被殺的同志誌哀的，有一面純黑色的旗子，是表示追悼死者主意的。有許多人已經站了起

來，直到有人用韻律的聲調在各方面喊：『坐下，坐下！』使羣衆歸回座位。等到旗子在台前布置妥當，樂隊就奏出一支哀曲，羣衆隨聲起立脫帽鞠躬，那歌調奏出：

我曾經有過一個同志，

你不能再找到更好的一個……

在全場的沉默中，歌調的深刻動人猶像我們的休戰紀念歌。

『領袖』就要到了，全場的空气頓形緊張。有人走出來宣佈希特勒今天曾在多處演講，不僅在巴爾契姆（Borchum）而且也在厄森（Essen）演講，所以他的飛機要來遲一些。羣衆中沒有一些失望的騷動，沒有一聲等不耐煩的喃喃語，這位宣佈使人不高興的消息的說客，仍舊繼續能夠演講他的國社黨運動，它的目的和觀念，它對於政黨的關係等等。

我交運恰好坐在一個納粹官員的旁邊，從他那裏我得到了不少材料。他告訴我希特勒養的一隻愛狗，曾經爲人下過毒藥，希特勒本人的生命也遭過別人四次暗殺。我曉得了全國組織的詳情：每一個組織的參加者，據說都是自願工作，自找生活費的。我的那位報告者就是在宣傳部中管理幾棟房子。這工作是不無危險的；他曾受過人家的攻擊，幾乎從相隔五級的石扶梯上給人推下來。他自己就是積蓄了五十個馬克才做一套加入突擊隊的制服。在我們等候中的時候，他解釋給我們聽各種

徽章符號的意義、紀律、理想主義、階級職別的泯除、赤心忠良義務服務等等，使我想起了曾經見過的童子軍。

我們等了兩個半鐘點，終是「領袖」來了。前面打着旗子，他本人走在兩行突擊隊的中間。全體羣衆都站了起來，十二萬五千人的喉嚨中一致發出「呼啦，希特勒」的喊聲，一遍又是一遍的。喊聲一直繼續到他在台上搖手爲止，有人用簡單的句子向希特勒喊：「我們神聖的科倫城歡迎希特勒！」「領袖」舉起他的手說話了。足足有三刻鐘，全場沒有落下一枚針的聲音，沒有一個人咳嗽，他的魔力是那樣的絕對。

他比我想像中的較年輕、較瘦而較長——他的所以顯得高，一部分是因爲台的高——希特勒站着，若無所謂却又威風凜凜的站在聽衆的前面。他具有自然的態度和好聽的聲音，清晰怡人。當他的聲調轉化成熱情與激情時，或因不絕演講，或因擴音機未曾調整而略見粗暴。於是聲調又轉成不甚和諧，頭音粗俗而不易入聽。他並不打算去解釋納粹的政綱。這位領袖只是滔滔不絕地反駁攻擊。他早應該在八月十三日入閣的人。對於這些必定「搖動」全場的幾節話，我不去聽它。

「人們嘲笑我的拒絕參加巴本內閣，我爲甚麼不參加呢？我不高興做巴本的跟屁蟲（大聲拍掌）有人說：「你不妨先進火車，如果你不滿意，可以在第一站就走下來。」你們是能夠的。但如果火車走錯了方向，很少可能達到目的地時，又何必趕上呢？（快樂的歡笑）而且我是不大會得跳火

車的（笑聲），此外我又帶了許多的小貓（長久的拍手聲）你帶着一千四百萬個靈魂是不便跳  
出跳進的……

「我很願意趁上一輛正確方向的火車，如果讓我開車，可是我不想給人裝上行李車上。（大聲拍手）我也許可以做個副總理，人家說在總理大臣生病或不在時，副總理就可以代拆代行。但如果我做了副總理，你們認為總理會得生一天病或不在嗎？（不！不！）

「人們又說我可以『運用我的勢力』。如果勢力不能轉成行動，這種勢力對於我是沒有用處的。人家告訴我這隻位置是有『裝飾價值』的，可是自然決不會叫我去做裝飾品。（大笑聲）人家又告訴我我可以弄到一筆不小的薪俸和漂亮的銜頭。我不要薪俸，共和國所能給我的名號，沒有一個會響過我希特勒的名字。（長時拍手的吵聲）

「人們問我何以胆敢自稱為領袖。我的答覆是，因為我已經經過十三年的苦鬥，所以配做領導了，適配於一個要待領導的國家。如果要求德國復興，必得自人民做起，因為悲慘也是從人民中間開始的。在我們分裂成二十餘派別的今日，談不到甚麼經濟政策，現在我們中間有地主，佃戶，老闖，工人，官僚以及別的。如非德國化為一個整體，就沒有復興的可能。（熱誠的歡喊聲）天主教，基督教，富有的，窮的，兵士，人民，醫生，律師，藝術家以及農民，必須形成一種兄弟的關係。我們從七個黨員已經發展到一百萬人，從一百萬再到一千四百萬。我們的發展是無窮的。新政府必須代表全體人民，深深植根在

德國的土地上。

『如果我現在進一個「黨」，我不僅丟棄了我十三年的果子，而且更糟，因為我更出賣了信託我的人們。在歷史上還沒有過一個政治運動可誇口具有像我們那樣的忠義。你們忠於我，我也同樣忠於你們。（拍手之聲迴盪全場）我不會離開你們。我們是同工同苦過來的。我們要繼續工作，不僅將一千四百萬人歸於我們，而是要將四萬萬人歸於我們。沒有打擊可以阻住我們。沒有誘惑能夠欺騙我們。我們的口號是：

『不投降！』

（不盡的拍手聲）

當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的歌聲從每個人喉中奏起時，大家光着頭舉起右手。停了一響，調子轉成已經被暗殺的惠塞爾（Wessel）所譜的『明日德意志』之最後歡迎歌。』

如果是詩倒好了，可是這歌句子很長，這輩羣衆又帶着字數氣味在唱，所以給人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滅的。

『自由和溫飽的日子即將到來，

奴隸的寶鐘馬上就要響起……』

每一節以二重疊唱結束：

『爲共產黨和專怯者所殺掉的同志，

在精神上仍舊跟隨着我們的行列。』

佔一百萬之八分之一的聽衆，靜靜地、黑黑地散向夜色中去了，那魔術仍舊在發生着作用。很少聽見有人閒話。

在外面，我們從八十五個馬上警察，二五〇個平常警察的身旁走過，他們是來保衛禮堂防人搗台的。那銀灰色而粗線長方形的展覽會大廈，把我們送進了漆黑的冬至夜中。發着黑緞色光芒的河流無聲地流過，兩岸黃金色的燈光，在深湛的河水中投成一條條曲線形的槍柄。在水對面，在都市燈光的光焰後面，聳立着兩根巨大的槍杆，不可思議地和深藍色的天形成一個剪影。喀命日天主教堂中的精靈，今日似乎曾在彌撒廳中跳動過來。

瓦. O. L. 一九三二年十月卅一日記

當我記下前引的希特勒在巴倫日羣衆大會上的演講時，我還沒有讀過『我的奮鬥』德國的大衆，也還沒有十分正視希特勒，我在我的朋友們所活動的範圍內，尤其是如此。在我那時的無知時期，我對於演說者特別想左右羣衆的努力，很少認識其用處，也沒有認識到他那種煽動羣衆的瘋狂、歇斯蒂里、偏激與憎恨之天才所含的危險性。——在那夜他的選舉演講中，看不出一些這種東西。

後來因為讀到了胡佛（Calvin Hoover）的『德國走進第三帝國』一書，對於自己當時的未能預見到將來，較少自愧；他在兩本書中說：『我敢力言，在希特勒做總理大臣的前一月，負責方面的意見，尚認為他的主張是失敗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羣衆大會上的技術，當時已經發展到如何深刻；那給人深刻印象的台面，佈置妥貼的會堂，無數的卍字旗、標語、高據的座位、音樂、合唱、敬禮的靜默，對於『死難』同志的敬禮——這些人因為在街上和別的政治思想不同的人們激戰而被殺的——尤其是希特勒的遲到，這一切的一切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 第二章 大撒謊的原理

在他繼也納的生活時期中，希特勒會受工會壓迫的苦，因此他就研究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員爲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技術。他承認他們是宣傳技術的能手，他自己也就開始研究這種藝術的原理——也許預見到有一天他能把這些原理運用於他自己的目的。

他第一個獲得的結論是：一切偉大的運動，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好的壞的，其重要性就在『演講的魔力』，再用羣衆示威與以加勢。

次要的是通俗輿論的力量，因爲成人的繼續教育就是招貼、圖畫和影片。第三，但是比較不重要的，就是標題類目的書、小冊子，以及供給智識份子讀的高級報紙。

他常論爭這樣一個問題：精神的觀念，能够用劍加以消滅嗎？暴力能够和生活哲學相搏鬥嗎？他的結論是，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單憑暴力不能破壞一種觀念，暴力雖然必要，但必需以一種新穎賢人的思想加以支持，他認爲俾士麥的所以不能戰勝社會主義，就是因爲他不能給人以別的主義。

希特勒的後來經驗，使他看到了戰時宣傳，他對於德國之敵所實行的宣傳技術，既痛恨又羨慕。『我們雖為麵包而戰，英國却為「自由」而戰，且不僅為她自國的自由，而也是為的小國家的自由，』希特勒當然不相信英國的意識，而認為這是與口號以刺戟性的一種誇口的虛偽。

希特勒雖然明白勞働者所待遇的不義，可是他對於『羣衆』素懷輕意，他在各種涉及工人階級的問題上，常常使用許多侮辱的名詞。他們是『一羣頭腦空洞的羊仔』，（九）是愚蠢的肉體化。他們的接受性是有限的，他們的瞭解力是不值得重視的。（一九八）

但無論如何，宣傳的對象，還是在羣衆。目的切不可在高深的教育事實和智識愈少愈好，總之，宣傳應該避免超乎羣衆的瞭解能力以上，宣傳必得經常全部注重情緒。

任何的宣傳不可忘掉一個基本的原理：就是宣傳的主題必得予以嚴格限制，內容必得加以一再反覆，否則不論用怎樣的技術都是沒用的。（二〇三）表現的方法可以無限變化，但主題却必得是同一個，像一首副歌那樣一定得加以常唱。用這樣方法所成就的結果是無限的。（二〇三）『宣傳方法的巧妙與反覆的利用，可以使得人民相信天堂就是地獄，反之，最悲慘的生存就等於天國。』

(11011)

由同樣的思路產生了另一個原理，即敵愾心不可向一個敵人煽動起來，分散了就會失去其力量。實際上或許有很多的對敵，他們彼此中間或許沒有甚麼關係；但一個聰敏的宣傳家能夠『將他

們歸於一邱之貉」(一二九)這就是說明了爲甚麼在希特勒的口中所謂「國際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革命黨、議會主義者都是毫無邏輯地一視同仁的；不管是「一」都是「敵人」。

希特勒對於自己自敵人學得的一切，剽竊敵人的宣傳技術——首先自社會民主黨和維也納的馬克斯主義者，其後是從協約國——頗覺自傲。他更稱自猶太人那裏學得了「最健全的原理」即「使人相信謊話的決定要素就在說謊的範圍——因爲心地簡單的人民大眾，更易相信大謊勝於小謊。」(二五二)

根據了這最後一條原理，希特勒就創造了戰爭的神話；例如說清白而不願戰爭的德國，因爲她的對於不值價的同盟者奧國盡其忠義和騎士精神，才牽入戰爭，德國的軍隊在各路戰線一直取得勝利，但因猶太人和和平主義者在國內的陰謀才失敗了；還有其他現代德國的許多神話，那麼一個大謊竟被一再覆述——對於幼稚國的嬰孩用另一套的語言，對於全國的民衆則每逢機會就講這種謊話，因此那種白日見鬼的大謊話，對於德國的「原始簡單的」頭腦，竟然發生了如期的效果。不過尤其正確的是，由於一再的反覆，希特勒本人就催眠了他自己相信這種說法。但未受催眠的觀察家不免要問他自己，在希特勒及其政權過去之後，德國的思想幾時才能醒來呢？德國幾時再能產生另一個郎克（Ranke）來寫「真正的歷史是寫的事實的真相」呢？德國人的耳朵幾時才能再配

聽歌德的聲音：『除了真理之外沒有智慧』呢？

憑着這種說謊話的主義，希特勒就能老着面皮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國會演說中說（這是對國外作用的）：『我們準備儘可能和法國達到真正的友誼與和平』，可是一方面他却繼續發給德國的每一對新婚者一本『我的奮鬥』（書價增加在結婚費中），在這本書中他於一九三八年仍舊在大聲吶喊：『法國是我們的死敵』（七五五），成功的前提條件，就是『集中我們的意志力和物力，直向我們的死敵心中衝去』（七一八）

在同一次的國會演說中，希特勒也向全世界保證說：『現在的德國政府，除了和其友邦和平友誼之外，並無其他慾望——所謂友邦，不僅指大國，而且包括周圍的小國』，同時『我的奮鬥』上對於國內的讀者却仍舊在告訴他們：『德國認為唯有消滅法國，才是到達一種目的的手段，由此才能給我們人民向他方面發展的餘地』（七六七），二萬五千萬德人所需的餘地，必得犧牲俄國和其周圍的小國。

這同一次的大撒謊的原理，使得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的國會演講中，再度確認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與奧國簽訂的協定，即德國政府充分承認奧地利聯邦國的獨立與主權，但實際上他却正在完成或已經完成苦思密慮的準備，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突然大舉侵略奧國。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八日的新聞年誌報（News Chronicle）曾經將若干事件製成比較表

格，頗足供英國國會去咀嚼：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德國決不腳踏出爲條約所規定的土地。德國政府願在約束與條約範圍內討論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問題。德國並未想到侵略任何國家』——新總理希特勒國會演詞。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國離開國聯與裁軍會議時，剛好西門爵士在日內瓦寫好一篇目的在謀德法在裁軍問題上能謀妥協的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只要薩爾一旦歸回德國，只有一個瘋子才會認爲（德法）兩國之間有戰爭的可能。沒有一個人能爲了重行勘正我國現有的疆界而要求數百萬人的生命毀滅』無線電廣播演講。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德國的人民幾時曾食言過』柏林演講。

一九三四年一月卅日——『在這個問題（指薩爾）解決後，德國政府不僅同意接受羅加諾條約的文字，且亦及其精神。』——國會演講。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德國政府從來沒有疑問過羅加諾條約的有效性』——致法國牒文。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德國的疆界時常要變換。繼續變換直到日爾曼人統一爲止』

——慕尼黑演講。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英法邀請德國合作參加『總解決』，蓋唯有總的解決始能使德國免除凡爾賽條約之偏面軍事約束。希特勒却堅持分別私人談判，以代公開會議，於是邀請西門爵士至柏林日期係三月七日。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邀請西門爵士延期，因希特勒患有感冒。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戈林將軍宣稱德國正式成立空軍（爲和約所禁。）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頒發徵兵制。（爲和約所禁。）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希特勒之感冒宣稱已較好，於是再發出邀請西門爵士書，被接受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一日——『德國政府願意遵守每一出於自願訂結之條約，彼等尤其願意履行羅加諾條約規定之一切義務，只要別的簽約國亦願遵守該約。』——國會演講。

『德國無意亦不願干涉奧國內政，併吞奧國或訂結德奧同盟』——同一演講。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否認羅加諾條約，並重佔萊茵非武裝區。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決不破壞歐洲和平，在經過三年之後，我認爲德國爲平等之鬥爭業已結束於今日。我們對於歐洲並無領土要求。』——國會演講。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德國提出「和平計劃」包括「二十五年不侵犯公約」。

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英國向德國之「和平計劃」提出探詢書。

此項探詢書德國從未予以答覆。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七日——德國加入西班牙不干涉協定。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廿八架德國飛機飛臨卡狄茲（Cadix）（後來繼續飛到多

架）。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所謂驚慌時期現在業已過去……和平是我們最寶貴的財

庫」——國會演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在與許士尼格（前奧國總理——譯者）在貝契斯伽登（Ber

chtsgaden）所訂結之合同中，希特勒重申其承認奧國主權，此點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之德奧協定

中曾聲明過。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國合併奧國。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張伯倫向下院宣稱，德國已提供保證，她對於捷克並無敵意。（戈

林在捷首相訪問柏林時曾提供「光榮謊言」）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四日——德國向捷克提出七天期限的哀的美頓書。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六日——『現在我們已遇到了應該解決的最後問題。這是我們在歐洲最後要求的領土，但這一要求我是不能放棄的。』——柏林演講。

一面製造這種大謊，一面又完全統制了報紙、出版、無線電、電影，以及出版的各種部門，希特勒就故意煽動德國人民趨向『瘋狂主義與強迫性的歇斯蒂里』，這是為實現其目的所必要者。

五年來這輩以他為領袖的『頭腦空虛的羊羣』，竟被弄得相信全世界已形成一個陰謀集團，預備包圍並消滅他們。因此他們竟自願做前無先例的奴役的犧牲者，個人自由的每一絲都給放上納粹國家的祭壇。（見十一章）作希特勒憎恨自由——尤其是像捷克、英、法，等民主國家的自由——的犧牲。而德國人確也收得了他們的報酬，捷克是完了。希特勒現在既霸有巴爾幹與多瑙河的人力、物資、財源，法國的滅亡亦已不遠。希特勒或許看準確一個自滿的英國內閣，全將法國裝在金盤上奉獻與他，然後讓他致其全力收服英國並瓦解英帝國。



### 第三章 敵人——贖罪的羔羊

在我們進而考察國社黨政綱與其福音之前，我們必得先明白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態度。

在『猶太人』一字對他發生任何特殊意義前，他那時大約十四五歲，這名詞對他漠然地暗示一種奇特的宗教，同時漠然引起他一種厭惡——此外沒有別的。在林齊（Linz）地方當時也有少數猶太人，這輩猶太人都是頗有『教養』的，因此希特勒說『我竟認為他們是德國人。』（五）在維也納的興奮時期稍稍過去後，希特勒就注意到猶太人問題。最初他對於『Neue Fraue Presse』及『Wiener Tagblatt』等大報的廣況的消息報道，頗感高興，但不久對於該種報紙對德國與威廉大帝二世的敵意批評，很感惶惑。這種報紙的風格——和社會民主黨的通俗報紙比較之下是那樣的顯異——自肅與外被自由的態度，總不能抵銷過他們對於其偶像——愷撒大帝——的批評，這位大帝就是德國海軍艦隊的創造人。在他看來，維也納的報紙專高興看輕一切德國的東西，而崇揚法國文化與文明，這是不能忍受的。於是他就找求原因，他發現他所欽羨不止的那些報紙，原來是猶太人辦的。

同時他又受到社會民主黨員的虐害，因為他拒絕加入他們的組織。他曉得他們的教訓愈深，他對於他們的憎惡也愈加增加了。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理想，只是高興把一切事件拖進泥溝；愛國主義、法律、宗教、教育、道德、一切的一切，在這輩人看來都是資本家榨取無產階級的計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竟對於最無聊的東西也肆意宣傳；調查結果這些都是猶太人辦的報紙。

每一種罪惡都在維也納流行，娼妓，販賣婦女，以及其他無數指不盡言的罪惡，希特勒開始調查這些不香脆的事情。凡是他所調查出的不當事業，他確言他總發現『有一個猶太小子 (Judlein) 在內，猶像屍體上必然生有蛆一樣。』(六十一) 於是他不僅從報紙，而且也從藝術、文學、舞台、電影等等方面去看猶太人，他又發現一切污穢醜惡的藝術暗示，都是來自一個根源，他說：『這裏就是知性的腐疫，這比古代的黑死病更糟，現在民衆正染傳着這種疫病。』(六十二)

從這些觀察中他就得到一個結論：猶太人不是德國人，猶太問題只是一個，不是信條而是種族的問題。他來到維也納時本有幾分國際主義者的氣味；現在他發見自己已變成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了，相信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斯主義以及猶太人，都是密切相關的東西。

希特勒後來對於猶太人的想像如何，是值得問的。他確認馬克斯主義的目的，就是消滅一切非猶太族的國家（一八五）猶太人為發現此種目的的方法極多。由於猶太人在金融上的魔鬼般的本領，他們完全統制了銀行、證券交易所，以及全部的德國經濟制度；他們就用這種力量來謀國家

的政治解體；因為猶太人就是人類中的永久的『繁生細胞』。(一三五)但英國的讀者，很感激地記得英國財政的鞏固，得力於英國的猶太人與英國銀行合作之處甚多，他們或許會要求希特勒證明何以猶太人的財政對於德國必然是致命的，但希特勒對於他的任何驚人的理論，從來不想加以證明。他只假定，這在納粹的德國就是相信；而這也就是德元首說話的魔術。

若照希特勒的假定說法——我們不能稱之『論爭點』，因他從來不引用證據——在大戰開始之前，德國的全部生產已在猶太人手中，他們利用機會劫奪國家。當希特勒自一九一六年創傷復元之時，他發現慕尼黑黑的政府機關中充滿了猶太人；他們業已根深蒂固到罷不了他們。『幾乎每個作家都是猶太人，每個猶太人都是作家』，因此整個的輿論就在他們手中。他將他任意認為在後方根據地的猶太人數和在前線的作一比較。但在這一件事上，他不像他應該像的觀察者了，因為統計數字指出，德國士兵死傷數的百分率，猶太系德人與非猶太系德人同樣的高，在軍官中實際更高。也許是鋼盔的迷模糊了希特勒的神經吧，他在維也納竟誇口說他閉了眼睛也可偵察出猶太人——用他的嗅覺。

希特勒聲稱猶太人從來沒有他自己的文化；猶太人常是別人身上的寄生蟲。猶太人的漂游各地，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游牧民族——因為一個游牧民族尚知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向他們的主人以恩報冤，而受一國一國的驅逐出境。叔本華會稱他們是『說謊話的祖宗』；事實上，猶太人以說

謊爲當然的，他們仍舊繼續不說謊，猶像基督人民常穿暖熱衣服一樣。猶太人的第一個謊話是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其實這並非是宗教，而是一種民族。因此這不可抵抗地喚起了百年前在反猶主義感情下激起的海涅列哭·海涅的憤恨呼聲：『猶太主義並不是宗教，這是一種不幸；對於我所最深惡的敵人，我也不願他有此種不幸。』

希特勒裝腔作勢說，猶太人從來不能創造一個他自己的國家，因爲一個國家的基礎是理想主義，猶太人却沒有理想主義。泰爾默特（Talmud）（希伯來的法典——譯者）這本書並不是教訓讀者以來世生活的，而是實際忠告讀者如何容忍地上的生存。不過英國的讀者，却能從希伯來先知書及大衛贊美詩、四福音、聖保羅的書信等中引出無數遠勝於八七一頁的『我的奮鬥』的理想主義，我們在結論中應得提一提，希特勒在維也納所提起的許多未提名的書中，新舊約均不在內。他又說那怕外表上怎樣的有智識天才，但猶太人的智識因無理想主義，所以決不能是建設性的。永遠只是破壞性；至多偶然僅有刺激性而已。

讓我們引用少許例子來駁斥他的誣蔑猶太人的全無建設性活動吧，我們值得記起的是，十五世紀研究之花的怒放，是由於天文學計算，航海工具等發明而始可能，而這却是猶太人的事業。哥倫布的航海行不獨是由猶太人出錢，而且他的船上多數是猶太人；船員中最初發見美洲大陸而上陸去的，就是他的兩個猶太船員。哥倫布本人雖不能確證他是一個猶太人，但却很有可能。猶太人冒險

探查的傳統一直繼續到現代，其最高峯爲亞勒爾·斯坦因（Aurel Stein）與斯文·海定（Sven Hedin）的中亞細亞探險。

近代的醫學歸功於猶太科學家之『康極多』、『六〇六』與『因素靈』（Insulin）均係猶太人厄爾列契（Ehrlich）及明喀夫斯基（Minkovsky）所發明；微菌學或可說是哥恩（Kohn）所發明；皮膚學由烏那（Una）與卡布列（Kapri）近代解剖學由亨爾（Henle）所發明。

再值得記起的，諾貝爾信託金（Noble Trust）分配在千萬的歐美猶太人間，猶如諾貝爾獎金的分配於六千萬第三帝國的德人之間。

甚至大家所知的猶太人的忠於猶太人，對於希特勒也成了二種神祕。他說猶太人所具有的團結意識，只是一種原始的羣的本能；只有他們在受共同的迫害，或有受共同損害的威脅時，他們才團結起來。當這種結合原因消除時，他們就表示自私了，在一剎眼間變成了一羣野蠻的老鼠，互相血腥地撕成片片。（三三一）

猶太人欺騙的另一個例子，就是他們外表上的同化性。他們講他們所在國的語言，裝作一個法國人或德國人，但他口上雖在說法語，心裏却在想猶太。

猶太人跟在羅馬人的屁股後面溜進了歐洲，他們裝作商人，但實際上是個經紀人，而決不是一個生產者。他搜括金錢，網羅不幸的農民們爲他們勞動，但在維也納圖書館的世界歷史項目下，希特

勒顯然沒有注意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實，那猶太人在一三〇六年從法國被驅逐時，編年史家對於此事不勝哀悼，因為當時法國的人民落進了基督教的食利者手中，這輩人的手段更加凶險。

其次，希特勒看見猶太人居住在都市裏面，常常住在一塊特定的區域中——其實將 ghetto 制（猶太人區——譯者）歸之猶太人，是難以說得過去的——他們用阿諛和賄賂的方法竊得王子的寵愛，直至每一個德國的小君主都成立了一個『猶太朝廷』，甚至把他們升格為貴族。

後來猶太人又裝作慈善家和施主，但他們的這樣做，一邊仍當心他們自己不至因此而陷貧窮，他的慈善事就像你們下在田中的肥料，並不是有愛於土地，而是保證有一個好的收成。

但猶太人的罪惡的苦杯還沒有滿呢。他們成立商業公司，因此破壞雇主和雇工開的關係，而為階級鬥爭設下了場地。他裝作一個自由主義者，大談其人類進步，用宗教自由的名義發明了互濟會，將這當作搜羅中產階級入其權力下的工具。用他們的鬼才擴大了社會貧富的鴻溝。一方面他組織資本主義榨取的方法，為謀他自己的利益，鼓勵社會的勢利行為，輕視手工勞動；他方面他又自立為反對雇主的羣衆領袖，以無情的暴力摧毀獨立工人的抵抗。這種騎牆河的玩意兒，是『歷史上最不勇敢的欺騙。』（三四九）

馬克斯主義者的同情工人，僅僅是追尋猶太人目的的一種手段。根本不圖打算改善工人的命運，以罷工刺戟工人，羣衆示威，輿論宣傳等方法，猶太人為他自己創造了一支足以破壞國家獨立的

軍隊，一方又用互濟會的和平主義論調，腐化較有智識的份子。

猶太人的其次的行動，就是自稱爲猶太民族主義者（Zionist）對外宣傳稱一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國家，就可以使他們滿意了，但實際上他在尋覓一國際陰謀的大本營，一個被通緝匪徒的避難所，一所訓練流氓的大學。（三五六）

希特勒在俄國找到了猶太人能實施其意志的典型國家，照希特勒的說法，三百萬上下的人民，爲「一羣猶太無聊文人與交易匪徒得以安然統治一大民族起見，」業已被殺或餓殺了。

看到第二德意志帝國，並非由於各小日耳曼國的自由合作而發展，而是由於普魯士的強施之於失信與半壞敵意的民族——這輩民族極重視他們歷史的獨立，且忠與他們古代的王室——猶太人就在戰後在各小國去煽動隱息着的反普魯士感情，尤其是在巴威利亞，惠得爾堡契（Wittelsbach）那裏是很受愛戴的，希特勒對巴威利亞雖很抱好感，但這種反普魯士的運動，很使他激怒。他所夢想的德國是一個整體國家，而非聯邦國，更不贊成共和國的繼續存在，這共和國在他看來「在國外暴露其弱點，在國內壓迫其人民，充分表示它是德國歷史上一插刺」的種種特性。（六四〇）

在一九一九年，德國刊布了一份所謂「猶太民族主義長老會議草案，」據說就是一八九七年在巴斯爾（Basle）召開的猶太民族主義者大會的紀錄案，中間宣示了猶太人圖謀世界霸權的普

通的陰謀。負責的猶太當局，馬上力加否認，經過獨立的調查之後，一九二一年在「泰晤士」報上證明該草案係反猶主義白俄的無恥偽造。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最惡毒的攻擊，就是以這種全不可信的『證據』作為根據的，『Frankfurter Zeitung』報雖向全世界哭訴這草案是偽造的，『他寫道，』但最好的證據却證明他們是真的，』這幾句話，却是斥責他本人的最適當的話。

他對於他的『證據』表示滿意，他就認為國際的猶太人已俘虜了整個的金融世界；將俄國當作顛覆各國政府的根據地；將巴勒斯坦作為他們陰謀的大本營；並煽動羣衆起來推翻各國的政府。但這還不算是最壞的。猶太人認識他們自己的極端的低能，曉得他們決不能統治白種人，而只能做私生兒的主人。『那黑髮的猶太小子就等候他的機會，他的面孔上充滿着惡魔式的喜悅，向未及防備的少女進攻……這輩黑色的人類寄生蟲，心懷叵測地姦淫我們青春淡髮而天真的少女，破壞地線上無法加以恢復的處女貞。』（三五七、六三〇）懷着同樣卑污的目的，猶太人把他們的黑色軍隊帶到萊茵河，和『我們的最可怕的敵人』法國人合污同流，法國本身已經那樣的『黑化』，她已構成歐洲白種人未來的一大威脅。（七〇四）

這是希特勒的一種特性，他並沒有提出受黑色寄生蟲姦淫的金髮白膚少女的統計數字，也沒有指出爲萊茵河黑奴所生的德國孩子有多少。

更卑污的是，也許是有錢的猶太人把他們的吝嗇的女兒嫁給有勢力的德國人，以進行他們私



生化德國種族的計劃。凡是曉得戰前德國的人，都不會忘掉野心的普魯士青年軍官，無禮追逐猶太少女以娛樂的故事。可是對於希特勒，一個魯莽的異邦人爲了金錢而去和猶太人結婚，就是猶太人陰謀圖霸世界的一個無辜的犧牲者！

因此猶太人必得加以消滅（三七二）『我相信我今日的行爲，是符合萬能之神的意志的；我攻擊猶太人，就是爲上帝而工作。』（七〇）

歷史將來決不會忽略這樣的事實，那在希特勒在奧國當政的最初四個月間，有七千個人民爲不願在納粹『文化』下繼續生活而自殺了。再有一件事我們也是不能忘掉的：即有一家人家的全體成人均因不願再生存下去而作此種防疫性的自殺，但希特勒的人們却在那人家的門前貼着一張告示：

『謹請模仿』

納粹的德國，總有一天要懊悔他們的以德報怨的對付猶太人。亞爾倍脫·巴林（Albert Ba Hin）一手創造了戰前被德國視作光榮的商業艦隊——現在廣告上尚在吹牛，說漢堡——美洲的航路是純猶太種人辦的；瓦爾善·拉西奴（Walther Rathenau）（他的父親會將電話介紹到德國來，成立了一個德國最大的電力公司），在幫助德國支持戰爭直到一九一八年上，可說是德國唯一的有功人物，他表現了他的綜合使用德國原料的天才——納粹的德國，却爲他的暗殺者建

立了一座紀念碑。在世界大戰中，一萬二千名猶太人曾爲他們的德國祖國而供獻了他們的生命，可是他們的名字却從德國的戰事紀念碑上抹去了。

（註：欲知希特勒的如何虐待猶太人，請看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泰晤士報』十五頁，此外散見『孟却斯德導報』及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民族雜誌』。上前美國駐德大使都德（William H. Todd）的一篇論文，最近者可自去年十一月迄日前的英文各報。）

## 第四章 所謂「阿利安人」

「種族的偏見，是人種學上還沒有研究過的一個名詞……就種族言，德國的猶太人是阿爾卑斯人，像南德國人一樣」——多倫多大學教授泰洛氏 (Griffith Taylor)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英國協會中的演詞。

因此我們看到希特勒的成熟發展——也許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失——他並不會經過科學的智力訓練，沒有受過甄別證據的訓練，也不想為真理而尋求真理。一個沒有甚麼資望的人而想來扮演人類學者，是難以想像的，但為了正當化他的消滅猶太人的目的起見，他也製造出了某種人種理論；即是所謂神秘的阿利安人，有時亦稱北歐人，或更粗野些稱為日爾曼人。實際上這種阿利安的神話，是從戈炳南 (Gobineau) 與 H S 張伯倫 (House Stewart Chamberlain) 那裏抄襲得來的，這兩人的瘋狂理論和當時維也納的反猶團體是一致的。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建築在阿利安人的理論上的，但說也奇怪，「我的奮鬥」雖然給與研究家這樣一個可敬的人種，但僅僅欲加以一個擬定的定義，却就是否定性的了，他說：「猶太人就是阿利安人最深刻的反對物。」(三二九)

我們雖然不曉得阿利安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但我們已聽得很多了，一切世上有價值的東西，文明、藝術、科學、技術等的產物，『幾乎全是阿利安人的創造品。』（三七一）這『幾乎』兩字是很有意義的：總算爲埃及人、巴比倫人、克利坦人（Cretan）、中國人、印加斯人、馬耶人，以及其他無數寫作藝術及別種藝術的發明者留下一些線索。

據說阿利安人的所以偉大，不僅僅是由於他的精神的特質，而亦是他的肯將他的才能與力量供獻於社會；他願意爲大眾福利而犧牲他自己，如果爲保存他的種族有必要時，他願意奉獻他的生命。

人類的文明與文化，是和阿利安人的生存不可分離的。『誰敢觸犯一下神的最高的形象，他就是對這種奇蹟的仁慈創造者犯了罪惡。』（四二一）

在希特勒的那本巨著的大部分中，認爲一切非猶太人的日耳曼人，均是屬於此種特權種族的，可惜的是有一頁（四三八）上他承認德國並非是一個全然純種的國家，德國的寬闊的大陸邊界，容許了非日耳曼人種的潛入，尤其是在卅年戰爭之後，在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所以才發生遠心的傾向，原因就在這裏。但幸而沒有釀成完全的混合人種，所以德國仍舊擁有一大部分非混種的北方日耳曼人種。新德國必須將這輩最有價值的人種集合起來加以保存，必須逐漸但却穩定的把他們提高到統治者的地位。

至於目前，既對此種歷史的事實作一讓步，所以可以假定阿利安人和德國人是可以互相交易的。『唯有一種人類權利是神聖的，這種權利同時也就是最高的責任：即保證血液的純清。』(四四四)

較高的種族與較低的種族相混，只是人格的下沉。阿利安人既是『神的最高的形象』，種族的沾污對於他就是一種不可恕的罪惡。但也許要認為別的種族能保持血液純清，是值得贊佩的，實際却又相反，他對於猶太人的攻擊之一，就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具有如猶太人那樣自視為上帝的選民而具有那樣強國的自保本能的。別種人民備受戰禍盛衰，而猶太人居然經過二千年而特性不變嗎？『以這種事實而竟曰保持種族生存，真是何等頑固的意志！』因此猶太人必得加以消滅。(三二九)

希特勒很滿足的自信且使他的門徒相信，世界上並沒有種族平等這回事。人種不但有不同，且有的較高，有的較低。因此國社運動的責任，就是『承認這種事實，依照宇宙統治者的此種意志，促進善種的強健興旺，要求弱者惡種的屈伏』。(四二一)

『人類只有在不斷的戰爭中始能變成偉大——永久的和平只能使人類滅亡』，和平的全部概念，是卑下者猶太人所願有的發明，沒有一個自尊的阿利安人會抱有此種觀念。希特勒只承認兩種和平主義者；一種即是純粹的和平信念者，像英國的朋友教徒，對於這輩人，他只是極端輕視之為墮落者和弱蟲；其次是乖巧的和平主義者，他們口上說着和平，騙他的敵人相信萬無一失，直到他準

備進攻完畢。在希特勒與張伯倫在貝契斯伽登及慕尼黑黑的談話上，我們真聽到——這種和平主義者的呼聲。

『人道與和平主義的觀念，或許是可以完全善的，但要等到最高價值的人類，完全征服了世界。那時唯有他是世界上的唯一的主人……因此第一先得打仗，然後始有和平可能。』（三一五）我們已經明白阿利安人——德國人，是最有價值的人類，所以還是很明白的，希特勒根本沒有嚴重考慮到和平，除非等到德國在他的可敬的領導下成爲世界的主人。任何臨時出於權宜之計的和平宣言，只是希特勒所欽佩的那種和平主義者的呼聲。他並沒有甚麼邏輯的思想，也沒有甚麼幽默的感覺；這位總理先生也許會吃一嚇，因爲別國認爲他所略說出的圖霸世界的計劃，實在不外是他想像中的猶太人的野心而已。不過我們曉得『猶太民族主義長老會之草案』是一件偽造文書，反之，在這可感謝的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却實踐着他的『我的奮鬥』中的每一句話，這本書一版再版的發行了數百萬冊，強迫他們每個人民去讀。

希特勒又說到這種將來的和平觀念。如果德國的政治發展要是更順利的話，那麼德意志帝國早成了世界的主人，『我們也許早已得到了今日許多昏庸的和平主義者們希望用他們的哭泣，請求，並低聲下氣去求得的東西；和平……那由一個主人翁國家以劍獲得的和平，他們的奪取世界，目的係在更高的文化。』（四三八）

## 第五章 國社主義國家的原理

希特勒認爲國家是建立與發展某種文化所必要的工具，但國家本身並不是文化的根源。民族或種族並非是一種理論，而是血緣關係。註（一）你不能用語言或教育使異血緣的人民『民族化』。將拉波爾特爾（Laplandes）帶到南方，其不能創造一種文化，猶如愛斯基摩人一樣。『這種榮耀的創造和組織力，是阿利安人所獨有的』。（四三三）

聽到此種超人的誇口論調，我們對於希特勒的無知，不禁又一次瞠目結舌。不管他在維也納會讀些甚麼書，但決沒有讀過基本的近代人類學。他雖不崇揚『這種奇蹟』——阿利安人，可是全世界的人類學者正在發見和羨慕別科適應性頗強的文化，這是原始人類發展得來的迎合他的環境

（註一）希特勒之以種族爲根據而稱爲第三帝國的德國民族國家的全部概念，完全根據一篇有力却很異義的論文，即勃羅克（Van den Bruck）著的『第三帝國』，出版於一九二三年，此文頗值得詳細研究。英文本有本書著者之可靠簡譯本，名『德國的第三帝國』（Germany's Third Empire）（Allen & Unwin 公司版，一九三四年）。

的。希特勒所嘲笑的拉澗朗特爾人、麥斯基摩人、以及新希伯來特（New Hebraea）食人種人、新西蘭的毛利人（Maoris）、太平洋的咕喀比亞人（Tihopia）、以及阿非利加的土人部落，除德國以外的智識階級，莫不懷着尊敬去研究他們的文化，而認識歐洲的文明多少都是從這輩人種處學來的。

希特勒夢想創造一個包含一切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國家。他對於「日耳曼」人的構成並沒有表示適切的定義，但在希特勒所擅自選中的日耳曼人種中——不肯他們目前的政治邊界或一四一年前的政治邊界——顯然將日耳曼瑞士人、日耳曼意大利人、荷蘭人、比利時人等都包括在內。據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Der Angriff」報告，希特勒在羅馬的演說中，曾說介於德意間的阿爾卑斯山，是兩國間『永遠不可變更』的疆界，而且聲稱這是他的『不可更改的意志』，因此暫時他放棄了光復日耳曼意大利人的任何意圖了。但鑒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他對奧國的慎重的諾言及十月後的結果，希特勒的這種明白而堂皇的宣言，一定使墨沙里尼担心不小吧。

希特勒以一個『和平主義』的身份，在他拜訪羅馬的時候，是儘可以說他們想說的，但墨沙里尼應該焦急地重讀一遍『我的奮鬥』的最近版，在七〇八頁上特別有一段講到南方帖羅爾（South Tyrol）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必須要十分明白：即失去的土地，決不能憑請求一位慈悲的神或虔誠地希望國聯而能重得，而唯有靠武力。』



國家的第一個責任，就是當作種族的一隻容器；第二，保持日耳曼血液的清潔，增加純種日耳曼的人口。國家必須懂得在孩子身上就是種族的最精華處。國家應該注意只有健康的父母始許生產孩子，不健康的人，應當告訴他們犧牲做父母的責任，是最高光榮。希特勒主義是那樣的和我們每一種本能相違，但假使我們能相信如以科學方法處理，這種優生學原理，而避免不必要的生產痛苦，那麼我們倒可以真正加以贊助。但不幸的是在突擊報上我們每星期都可以發現納粹德國為其自己的目的，假借一九三三年七月的不孕法，而實行報仇主義。

希特勒鑒於德國娼妓的流行，戀愛的墮落，以及花柳病的廣佈，他很聰敏的決定德國全部經濟制度應當重行改組過，俾使每個人都能有早婚的機會，每一個公民——不管怎樣的渺小——都有一個適當的生活保證。這裏又是他的諛心如意算盤。

教育制度也得重加檢查。在過去，德國太注重書本教育了，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在後來生活上都無用的。這種對於戰後的德國教育制度的批評是對的。我記得我在慕尼黑學習時代所住的一家房子里，有一個十四歲的男學生。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孩子，在幫助他在家內自修上，我常常是一個有用的人物；我對於他的學校時間和畢業準備時間的長，很表示吃驚，雖然我自己幼時的課業，要遠比今日的學重為艱難。他的名字叫奧斯卡爾，有一個時候他害了病，醫生囑咐他到鄉下去休養一時。當他重返學校時已很健康，面孔給太陽曬得墨黑，但他的從前先生却用這樣的話來歡迎他，他希望

他的學生不久面孔會減少些紅潤，而多多『智識化』些。那苦憐的孩子爲了補充他假期時的課程，受盡了課外工作的重負，在有一天我們正在作野宴時，奧斯卡爾指了一座風景絕妙的古墓，將手向墓碑指着說：『他們的痛苦至少是過去了。』（Die haben wenigstens ausgelitten）。他說話的態度異常真切，我很難找到一個英國孩子會羨慕冷靜的坟墓。戰前德國校童的自殺統計，告訴了我們奧斯卡爾的情形，並不是獨有的現象，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首先注意到體力的適宜，其次是人格的發展，意志力及對於責任的快樂感，第三才注意到『智識』。遊戲與運動訓練，佔了『智識』訓練的大部分，其中拳鬥必須佔據最高的地位。

不幸的是實際情形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所以要孩子們受這種訓練，因每一個孩子對於他自己的體力有了信念，就可以促進他的勇氣和『攻擊精神』。德國孩子的全部教育，目的必須在使他自己相信『他自己毫無疑問地勝過別人。』……他可以恢復對『他種族的不可克服』的信念。教授歷史時，應當集中於少數發展的一般綱領，尤得注重種族與純血緣的重要性。若干主要的觀念，必得用『一再重復的方法來在人民的愛情和記憶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卅二）必須告訴孩子他國家的文化、經濟、特別是政治的偉大性，使他能感覺到自己屬於這種族屬的驕傲，『我只能爲我所愛的而鬥爭，愛我所尊敬的東西，而我所尊敬的，我至少應有幾分瞭解。』少數偉人的名字，應該特別挑選出來，而成全體人民的共同驕傲，民族的野心，即可憑此光榮的例子煽動起來。偉大的發明者應當加以

慶祝，不僅僅視作一個偉大的發明者，而『尤其重要的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孩子在離開學校的時候，決不能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或其他甚麼』，而是應該成爲澈底的日耳曼人。』（四七四）

在威瑪憲法的共和國正在卑躬屈節地履行凡爾賽和約的要求時，德國正在睡眠中，可是這種無恥的要求，却如鞭策一樣的激醒了這種睡著的精神。國社主義必須集中全力加緊此種醒悟，每一張影片，每一個廣告亭上的廣告，每一座告白板，一切的一切，從孩子的併法書到最新式的報紙，必須一齊喊出：『上帝使我們自由』。直到最小的孩子都會熱切地祈禱說：『全能的上帝祝福我們的武器，永遠保持你的正義；請你判斷我們現在應否得有自由；上帝祝福我們的戰鬥』。（七一五）我們應當記得，這種話在一九二六年不管有怎樣的正當意義——那時『我的奮鬥』正印第二版，但在一九三八年，這種話仍舊印在裏面，並且仍在勤懇的教授中。

希特勒在維也納所研究的課目中，無疑包括了非迪南大帝和俾士麥的生活傳，普魯士歷史以及一八七一年的『第二德國』創立史——威廉大帝二世即其領袖——在內。希特勒一面考慮能使獨裁制成功的種種原理，同時懷着焦急的心理注意俾士麥在『文化陣營』中的失敗，他的想強迫羅馬天主教俗化努力的慘敗。他也小心研究過在他自己時代，史魏納爾（Schönauer）在奧國所發動的『全德運動』的失敗，在他看來，這運動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史魏納爾的和那輩大喊『離

開羅馬』(Los von Rom!)的人們去纏在一起。

希特勒鑒於此種先例，他就結論說經驗告訴我們：『政治領袖在對付宗教的教義與人民的習慣時，應當視作是不可破壞的。』(一二七)他相信——或許可以正確地說他早就相信了——如果德國的人民從孩子時代就教以認識他們自己民族對於民族忠心的高乎一切的『絕對要求』那麼虔誠的公民——不管他是新教徒或羅馬天主教徒——都會將德國第一放在心裏，但各種報紙却告訴我們，希特勒在這一點上的樂觀是失敗了；他們行動使得新舊兩教都爲了吃驚而疎遠了他；看到基督教的意識與納粹信念的鬥爭結果，是十分有趣的。勃格門(Bergmann)教授說得很對：『一個人相信他能夠調和基督教與國社主義，他既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國社主義者。』希特勒的最初的目的，本是主張國社主義運動是不可分爲家河的，羅馬天主教與新教徒應當並肩合作。

在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對於工會已經感到十分同情，但他的同情是在於工會的確實在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以及避免受雇主的榨取，可是決不同情社會民主黨所陰謀的煽動政治叛變。他的國社主義運動，在開始時本想消滅社會的不滿，確立手工勞動與別種工作一樣榮耀的原理，一個人當視其工作的性質來加以判斷，一個勝任的工匠尤勝於一個不能勝任的官吏。(四八二)——(四)應當成立一種包含雇主與雇員雙方的組織，以代表社會的全體利益，在這社會中不許有『階

級」的存在。

工人和雇主都是社會福利的代理人；罷工和關廠行爲都是不能加以容忍的。勞資爭端應該交付工商會議與中央經濟局處理，這種組織當以共通福利是視。除國社主義工會外，不准有別的工會存在。（六七〇——八）

在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時常到奧國國會中去旁聽。他看不起這類的政府；一則因為奧國的國會實際上確是沒有甚麼效率，再則因為竟然答允斯拉夫的代表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發言，他輕視之謂『土話』。（八三）當他發現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在數字上只佔少數時，他很感驚奇，不久他就決定議會制度的全部概念，是一種致命的東西。這種概念初見之下雖頗吸引人，但却不得不視作是『一種腐敗的現象』——馬克斯主義的一個先鋒。（八四——三七九）

希特勒認為議會主義的政府廢除了一切個人的責任心。政治家不去注意解決重要的問題，倒反去勸『一羣頭腦空虛的羊羣』相信他的觀念的價值，然後去投票贊成他們。（八六）所謂多數，實際上只是愚蠢的化身；這種愚蠢的化身最恨偉人，反之，一個真正的偉人，是拒絕受一羣無能人物和屠頭們的指使的，接受議會多數主義，即等於拒絕天意所贊助的領袖主義，因為自然的法則根本是貴族主義的。（八七——八）

多數決不能取代一個偉人的地位；一百個空頭人物不能造成一個知士，一百個懦夫不能作

「英雄性的決議！」民主主義是見不得天日人種的一種工具；「只有猶太人才會贊美這種像他們一樣污濁的說謊的制度。」

希特勒一面反對議會式的民主主義，同時又宣誓要建立一種「真正德國的民主主義」；「人民有選擇一個領袖的自由，這領袖對於所做與未做的一切，負有絕對責任。」（九九）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國會演講中，希特勒宣稱：「德國的人民以三千八百萬票選出了一個唯一的委員作為德國的代表。」

一面他否認民主主義（像別人一樣的瞭解這主義）但希特勒在他的欺騙把戲的選舉中，仍舊推崇民主主義的概念，在那次選舉中，他本人及一部分的人民，似乎很覺滿意，如果他有一些幽默的感覺，他就會得測知這種選舉在外界所發生的印象了。因為在這次選舉中，對於任何可能投「否決」票的人，不是先剝奪他的投票權，就是把他捉起來，或所謂「保護逮捕」於是再明白告訴人民，那怕票權在外表上是「秘密」的，但誰是投「否決」票的人，他的勇氣必得受代價巨大的懲罰，結果選民只好在「贊成」方面搖着旗子。前些時一個奧國人曾告訴我最近維也納的選舉是怎樣進行的。他們把投票人在投票棚前排成一個單行行列。三個納粹黨員坐在一張桌子後面，向每個所謂投票人訊問地址和姓名。當他準備走到一張可以私下記名的桌子上時，這輩黨員向他說：「不必走到那邊去，你可以在這裏寫下記號。」投票人如果不想自殺，他自然只得在三對眼睛下寫下一個「

是」字。一位德國朋友——外表上像別的願顧到自身安全舒適的德國人一樣，是個納粹黨員——他恰在選舉之後來到奧國，他諷刺地說：「這真是奇怪：奧國人民投希特勒票的竟有百分之九九·七五，但就我在各級人民中所見，我只發現僅有百分之〇·二五是贊成希特勒的。」要不是這種結果對於歐洲與全世界都有極端嚴重的關係，希特勒及其「選舉」倒可以算作本世紀——或任何世紀的一個絕大的笑話，若將希特勒自製的格言放入一起看，則尤其可笑了，他說：「如果「選舉」能够發現一個偉人，那麼駱駝穿針倒是更容易了」；（九六）一位超平常人以上的人，通常「自行宣佈他的來到世界史上」的——如果他覺得選舉可以使他消遣一下，他當然來一個選舉把戲，反正對於「投票者的不可救藥的愚蠢性」是可以相信得過去的，「投票者性羣」會得帶着滿意的心情重新回到老窠裏去重選他們的欺騙者。（四一二）

在國社主義的國家，個人取代了多數主義，羣衆反正不能有所發明，多數並不能想出甚麼或組織些甚麼，「永遠而且也是唯有個人」（四九六）國社主義的國家，應當建立在普魯士陸軍主義的原理上面：即每個領袖對其下屬有絕對的權威，同時對於他的上司負有絕對責任。（五〇一）雖然可以有各種工作的團體，但決不容許有票決，因為民主主義的多數政府「歷史十分短促」而且「只有在人民與國家在墮落時期」才出現這種政府。（五〇二）

那怕希特勒在口頭上把「北歐」人種說得如何如何，但在他繼也納的自修時期，他似乎完全

沒有研究過北歐歷史。他顯然從來沒有讀過英國史，斯干狄那維亞史，也沒有讀過維金海盜（Viking）的故事，以及偉大的冰島傳奇。要是他讀過的話，他對於議會制度就會看重一些了，因為這種制度就是從英國人和斯干狄那維亞人那裏得來的，他們具有「發揮此種特長的『北歐人』的天才，我們應該公正的承認，德國的人民，或許由於非北歐份子的佔在倒多數，或僅僅出於歷史的偶然，完全缺乏此種最具特性最有價值的性質。從古代北方人與冰島農民集合在大會（thing）中討論立法，判決案件的時代起，直到目前大英聯合王國的議會制度統治她本身為上，在發展，適應以及保存這種民主主義代議政府的彈性制度上，若于『北歐』人民確實表現了他們的天才，致個人的自由，良智的自由以及言論的自由等得以保存。認為在盎格羅·薩克森的祖先舉行『羣賢會議』與今日之間的一個時期，是『極短促的』或認為是一個人民與國家的墮落時期，或指大英聯合王國——不管將來如何——僅是代表一種腐化的產物，沒有一個英國人對這種觀念不會失笑。

希特勒對於俾士麥的『鐵與血』，乃係實行政策的最有力武器的說法，雖然全部吸收了，可是他並沒有注意那位鐵首相的人格，即是說這種鐵血政策對於一個領袖的萬能權力，是不免有限的。俾士麥說：『最富經驗最勝任的絕對統治者，都是難免有人性上的缺憾的，例如過分重視他們自己的智慧……最合理想的帝室……如果不願成大衆的危險物，應當常受批評。而批評的履行，唯有依賴在近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與議會。』



我們在這裏雖不能將『我的奮鬥』加多討論，但其中有幾章講到希特勒怎樣將他的黨組織成爲『勇敢和殘酷攻擊的戰號』，是頗有興趣的。(四一四)他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被選爲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的領袖。爲防止赤色份子阻撓他開會起見，他挑選了一隊壯丁擔任『管家』和打手，當他看到他們頭破血淋的景狀時，他十分高興。這輩『管家』就是構成後來突擊隊的核心。他們和別的秘密組織不同，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擊鼓打旗的在街上示威，宣揚他們對於新運動的信念，將反對派從街上肅清一個乾淨。在一九二三年，突擊隊被改組成一種軍事戰鬥部隊，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七日，六千名突擊隊員舉行募旗禮，即現在大家曉得的國社黨旗，紅地中間的白圈中昂昂然站着一個黑色的卍字。黑、白、紅，就是希特勒所戰鬥的旗子，是已經消滅的霍亨索倫帝國的象徵。這些顏色對於希特勒仍舊是『神聖而親愛的』，同時於一個士兵身份的他，這些顏色仍舊是『地上最神聖的東西』。不過單就顏色而論，僅僅說明了已死的過去，反之，新的旗子是預言將來的。紅色代表社會改革，白色代表民族觀念，卍字代表阿利安與創造工作的勝利，而『這種勝利的本身是永遠反猶主義的』。(五五七)但古代卍字象徵的歷史，並不是代表甚麼阿利安人，這裏也像在別種事件上一樣，希特勒對此的無知是顯而易見的。他至少應當曉得柏林的 *Tempelhof* 陰謀者們，是從非阿利安人的芬蘭那裏輸入這卍字的。其實這旗的主要吸引他處，是它的色彩顯然與懸掛的價值而已。

突擊隊又擔任了教師和宣傳家的任務。希特勒不願意每個爲他的哲學而奮鬥的人，都能完全

洞察他的觀念和思想。他信賴他的黨的力量，全在於紀律性的服從，黨的勝利在於有好的領袖，以及受過高度訓練，最肯盲目服從並訓練精良的羣衆（五一〇）。這輩挑選的突擊隊，確有無限價值，即在羣衆大會上製造空氣，其作用亦不可小視。向新運動轉向的個人，是因為感覺到可以免受懷着同樣心理的暴衆的攪擾。希特勒已經製造並在繼續製造中的羣衆大會，就利用了這種影響，『以創造精神的軍團……將動搖份子置於暗示性的麻醉影響之下……因此他非屈服於我們所謂羣衆暗示的魔術影響之下。』（五三六）

在新德國之下具有公民權的是怎樣的「一種人」呢？若謂基於出生權，不管種族與父母的關係，即可得到這樣一種要求，那是錯誤的。如果說一個外國憑入藉手續，即可如加入一個俱樂部那樣輕易取得公民權，也是錯誤的。

國社主義的國家，將人民明白區分為三類：公民、順民及外國人。一個墨人、波蘭人、猶太人或亞洲人，可以以出生在德國的權利而成爲一個「順民」，但決不能成爲一個公民。他和外國人的地位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外國人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即使是由德國父母生的德國男女孩子，也不能以出生權而取得公民資格。一個德國青年首先必須經過全部的教育陶冶，庶幾成爲一個民族思想和種族思想者。男孩子一定先得經過預定的體力試驗，並在軍隊中服務。在軍役服務期滿，而且得有一份乾淨的紀錄並體格及格，然後他始得在一

次極莊嚴的儀式中賜得充分的公民權，以及一張許可他結婚的文憑。他的那份德國公民證書，就是他在此後塵世生活中的一份最有價值的財產。『得成德國的公民是最大的榮譽，那怕是一個掃鐵道的，還遠勝於一個外國的帝王。』一個公民擁有順民與外國人所沒有的種種權利與特權；他就是德意志帝國的主人。這種偉人負有義務與責任；但一個公民的權利可以加以剝奪而再降至一個順民的地位。

德國女孩的全部教育，應該指導她適於做將來的母親。直到她出嫁為止，她永遠是一個順民。出嫁後始得成爲公民。（照他們的邏輯，在她產生第一個孩子以前，她仍舊是一個順民，不過希特勒並沒有將他的主義推到它們應有的結論。）唯有在例外的情形中，一個未婚而從事職業的婦女，可以賦與公民權。（四九一）

因爲國家需要孩子，所以未婚母親所生的孩子，不能謂之爲違法，不過希特勒並沒有提起未婚的母親在她產生孩子之後是否得有公民權。

最後，國社主義的國家：『在原則上必得具有實施其主義於全日耳曼人的權利……不管政治的邊界。』（六四八）我們已經看見這種方法的適用於奧國；我們現在正等候其適用於捷克斯拉伐基（現在已經適用了——譯者）。



## 第六章 富有意義的緘默

我們在各方面業已叫人注意希特勒的未會特別指出他在維也納熱心研究的究竟是些甚麼書，而且這些書據說就是後來他行動的『花崗石的基礎』。但十分顯然的是，他的荒謬種族論的大部分只是戈炳南與H. S. 張伯倫的浮淺，非科學的但却很富興趣的理論的剽竊（對於張伯倫的名字，希特勒只偶然提到過一次）。他決不會讀過『人種不平等論』（*Ungleichheit der races humaines*）。但我們很想曉得希特勒自己曾否讀過『十九世紀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或曾否在舊書堆上從奇特的叛徒那裏得到過這種概念。

另一個使有心讀者注意的有意義的略節，就是希特勒對於他的父親的家族，他的母親的親戚，以及他自己兄弟姊妹，只有一個籠統的暗示。同樣對於他在維也納及慕尼黑時代的朋友，也一字不提。甚至對他在軍事服役中會引起他敬慕感戴的長官和同志，也未會致一敬詞，至於一輩共同建立國社黨運動的同志，也僅有偶然提到，極不能使人滿意。對於在寫作『我的奮鬥』一書時所受喜斯（Hess）等人的幫助，也是一字不提。

我們萬難拒絕這樣一種印象，即希特勒一開始就是一個偏向自我主義者，是個寡君怪癖者，他一心一意想以偉人自居，叫人相信他並沒有告訴先鋒者，同僚或同志的幫助，而具有喚起青年人對他效忠的魔力；他很熱切的講起青年突擊隊員怎樣高興去做他的法螺和打手。我們從沒有聽見過使國社黨在一開始即起分裂的爭論事件。

有一點也很可以注意的，希特勒雖然十分瞭解俗世工人生活的不安和艱難，但他從來沒有在字行裏間透露出半點對於各個人的同情或人性感情。在他的一生紀錄中，還沒見過一次施人以仁慈或受人仁慈的行爲。就是希特勒的着重勞動者的尊貴性，也是出於他事業上追不得已的必要，而非出自真正的信念。在『我的奮鬥』中他不絕嘲笑『羣衆』，他的高興出現於公衆場所，在他演講之時爲他自己設下黃金色的背景，在在表現了他好在每一個機會中誇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一個人擁有十五隻特製的桌子，其中一隻在他演講時總常常放在他的手邊。這些桌子上都裝有暗號，例如在SA與SS的時候，聽衆就得大聲喊呼啦啦啦，同時舞台燈光就照在演講者的身上。

我們再難找出一本比『我的奮鬥』再冷酷的書了；其中唯一有些人氣的地方，就是暗示『無比可愛』的紅、白、黑的德國旗子，而唯有他具有在這面旗子下戰鬥的特權——但即在這裏也還有一些虛偽的色彩。

國社黨的財政情況也同樣的籠罩在神秘之中。我們曉得當最初七個人加入德國工人黨委員

會時，只有七先令六辨士的一筆可觀的款項，後來在第一次成功的大會中募捐到了三百個馬克（十五金鎊）。其次的財政情況發表，是在一九二三年黨遭禁止，黨產遭沒收的時候，計值十七萬馬克（八千五百鎊），包括黨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生財在內。（六六九）讀者如果想調查參考，那麼資料唯有希特勒的『唯我是問』了。但這是不能令人置信的好問頭腦的人，總想打聽，打聽這輩人怎樣先賣報紙，然後津貼示威遊行，羣衆大會，以及宣傳等等。

再者這也是一種不可相信的現象，國社黨員若無當地高級警官與軍官的默許與支持，怎能每天每週在慕尼黑大街上橫衝直撞，或在喀堡（*Coburg*）的『德國日』紀念節時大舉遊行呢！但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並沒有對於任何一個愚人表示一句謝言。

我們很想曉得一些『壕溝生活』的詳情，這是他在演講中常常提到的，再者，他在怎樣的情形下獲得那一枚他常常驕傲地掛在胸前的鐵十字章的呢？

尤其有趣的是，如果能聽到希特勒自己講述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政變失敗，這一次他被請進了萊許（*Lech*）的萊特斯堡（*Landsberg*）砲壘監獄去休養九個月，『我的奮鬥』的第一部就在那裏寫成的。但那怕他有創造『領袖』神話與操縱舞台光線的天才，他也難以解釋他那次的臨陣脫逃了，在那次的政變中，一羣盲目的羣衆跟隨着他，他的同謀者羅登道夫（*Rudendo*）（*Hitler*）勇糾糾的向菲爾特漢納爾進軍了，可是那位『應負全責』的領袖，却不要臉的伏在地上，偷

偷地逃上一輛預先等着的汽車。他將他的第一卷書敬獻於十六個『死難的英雄』。他們『深信將來德國人民的復興』因而供獻了他們的生命；他並且將他們的光榮的例子介紹於國人，但爲甚麼那位領袖當時置他們於困境而自行逃走呢？

我僅僅舉了少數幾個希特勒的緘默的例子，但或許可說最令人不可思議的緘默是，是廿五條政綱原文的略去，我們曉得在慕尼黑黑的初期羣衆大會上，將這二十五條政綱解釋給羣衆聽時，曾經喚起過非常的熱忱。

真如一個光明的領袖如果背棄他所宣布的主義，就應該引咎告退一樣，如果你永遠在修改一種主義，你也休想『能使羣衆盲信這主義的真理』。羅馬天主教就是一個例子。該教的教義和近代科學探討的結果，有許多完全不必要的衝突，但它絲毫不願修改它的歷史悠久的教義。如果加以變換、適應與解釋，反啓人猶豫、懷疑和無盡質問的門戶。因此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宣稱其二十五條綱領是不變的。(五一四)但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反正希特勒特別指出他的意義並不是供給智識階級去消化的。除了承認 G·費特爾 (Gottfried Feder) 是注重經濟重要性及兩種資本論說者外，希特勒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不變政綱設立的任何合作者。難道早在一九二六年，這有名的政綱已經成爲一種磐石了嗎？他雖很巧妙地否認了第十七條的內容，但如果他的別項政綱都是不變的，他怎能拉攏資本家與工業家以及別些『在國內置有資本的』清醒的人們呢？因此二十五條



綱領還是少提爲妙。總之，切不可永遠印在『我的奮鬥』中。但希特勒雖然存心如此，我們却要固執地把這些綱領在這裏重載出來。

### 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政綱

（下面的譯文，一面既密切保存原文，同時又不失便於瞭解。係轉載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的『倫敦周刊』）

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的政綱，乃係定義明確的政綱。在政綱所擬定目的實現前，黨首拒絕重訂之，冀以人爲之煽動羣衆不滿，以保證黨之繼續生存。

一、我們要求以民族自決的權利，一切日耳曼人應當聯合成一大日耳曼國。

二、我們要求別國承認德國與他國是有平等地位，凡凡爾賽和平條約及聖日耳曼條約應予廢除。

三、我們要求領土與殖民地，以資我國人民生存及解決過剩人口。

四、非日耳曼民族之一員，不得稱之謂公民。唯有屬於日耳曼血緣者——不管信條如何——始得成爲民族國家之一員。因此猶太人不能成爲民族國家之一份子。

五、外國人民之得在德國居住者，僅能視作賓客，一切非公民之人民，應受判於特別之異邦人立法。

六、選舉領袖權及國家立法權，僅限於公民有之。

因此我們要求一切公共職務，不論國屬省屬市屬，均須由公民充任之。

我們堅決反對議會主義傳統之腐敗影響，即一憑政黨政治，不顧候補者之性格與資格之委任制。

七、我們要求國家當以給與每一公民以生活手段為首要責任。如國家感覺其不能勝任供養全體人民，則外僑人民當予驅逐出境。

八、禁止非日耳曼民族之繼續入境，我們要求凡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移入之非日耳曼民族，應立即予以驅逐出境。

九、一切公民具有平等權利與責任。

十、每一公民之首要責任即工作——不論係體力的抑智力的。個人之行動切不能與社會利益相抵觸，其行動方向必須以促進全體社會構成為依歸。

因此我們要求：

十一、廢除不進益者之所得稅，打倒利息暴君。

十二、我們認為戰時人民既蒙生命與財產之極大犧牲，故任何由戰爭獲致發財之個人即係對人民犯罪，因此我們要求完全沒收一切戰時利潤。

十三、我們要求將一切已合併之托拉斯國營化。

十四、我們要求利潤分享之原理應適用於一切大企業。

十五、我們要求大規模之發展並擴大對於老弱者之供養。

十六、我們要求建立並保存一健全之中產階級；大百貨公司之立即公營化，並將其有利條件下分租與小商人；對於國家及省市供給者之小商人，應當執行嚴格之監督。

十七、我們要求一適合於我國國民要求之廣泛土地改革；為公有之目的，應通過一不付賠償之沒收土地律；廢除土地利息；阻止土地投機。

十八、對於行動有損公共利益者，我們應與之殘酷鬥爭。賣國賊，重利盤剝者以及食利者，應同處以死刑，不問人種與信條之區別。

十九、我們要求以德國普通法取代羅馬法，因該法之目的係破壞社會物質秩序者。

二十、為欲使每一能幹勤懇之德國人民均得受高級教育之機會，並使其能升至高等職位，國家必須設法發展並擴大全部教育制度。全部教育機關之課程，必需將實際生活要求放入考慮範圍之內。在學生能把握國家概念之時，學校即當反覆施以善良之公民教育。我們要求具有非常天才之貧家兒童——不管家屬職業——國家應出資予以充分之教育。

廿一、提高國民健康之水準，亦係國家之責任；保護母親與兒童，禁止童工，施行強迫遊戲與體育，全力支持一切以發展青年體力為務之團體。

廿二、我們要求廢除募兵制，而組織一國民軍。  
廿三、我們要求對於政治之說謊及其報張宣傳，應以法律手續對付之。為欲創立一德國之輿論，我們要求：

(a) 以德文出版之報紙，其職員與編輯，應當由德人充之。

(b) 非日耳曼之報紙，須受國家特許始得發行。惟不得以德文發行。

(c) 非日耳曼人不得對德文報紙有任何財政關係或具有任何勢力，苟違反此種條件，我們要求即當封閉該報，將有關之非日耳曼人立即驅逐出境。

違背共同利益之報紙應予禁止，對於具有任何分離國民生活傾向之藝術與文學，我們要求法律加以裁制，任何違反上述要求之文化機關，悉予封閉。

廿四、我們要求一切教派均有宗教之自由，祇須彼等並不危及國家之穩固或侵犯德國人民之道德與禮儀之本能。本黨採取絕對基督教之立場，並不崇奉任何特定信條。本黨澈底與唯物主義之猶太精神相戰鬥，深信我國人民之永久復興只有發自國內，而必須奉依

公利高於私利

之主義。

廿五、為實施上述一切，我們要求創立一強有力之德國中央政府，此政治中央局對於全德國及其組織具有無條件之權威，並要求在個個聯邦政府建立特別部，以執行帝國政府所通過之法律。

黨之首領誓必執行上述各主義，苟有必要不惜犧牲生命

慕尼黑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

德國國社主義工人黨黨員大會經過審慎考慮後，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議決：該項政綱不可變更。

## 第七章 『我的奮鬥』之外交政策

公理唯有寓在力量量之中。（『我的奮鬥』七四〇頁）

我們並非「弱小民族」之保護警察，而係我們自己的兵士。（全書七五一頁）

聯盟之目的苟不在將來之戰爭，則此種聯盟既無用亦無意義。（全書七四九頁）

在考察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一書中所立下的外交政策時，我們發現了其中包含三個主要點：所有『日耳曼人』之併入德帝國；法國的消滅；德帝國的擴張。

在『我的奮鬥』的第一頁上，希特勒最初野心的鋒芒業已畢露：『共同的血族應當屬於一共同的帝國。他又假定一切日耳曼種族，不管是否受過德國的統治，或是否願意隸屬於德國，只要在德帝國外，就是『被壓迫者』。『被壓迫的國家，不能憑聲勢汹汹的抗議收回到同一帝國的懷抱，而唯有賴刀劍的攻擊。』（六八九）新德國的國內政策，就是鑄造這樣一柄劍，而其外交政策的任務，就在保存這樣一柄劍，並覓取武裝同盟者，庶幾包含全體日耳曼血緣的大德國得能成立。

希特勒告訴德國的讀者，法國已經「黑化」了，她已成了歐洲白種人的一大威脅，法國實際上已成歐洲土地的一個非洲帝國。法國懷着復仇之心阻止德國的復興；她是德國的死敵對頭；一切德國的意志力與體力，必須集中得來予法國當頭一擊。

希特勒相信英法的目的，是絕對不能一致的。法國希望霸權歐洲，而英國政治的目的，永遠在保存均勢。因此德國在必要時很有希望取得英國為同盟。以英意德一致對付她，法國的地位就孤立了，這就可能「打倒我們最野蠻的仇恨者」了。

但法國的消滅，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七六六）即消滅了法國，德國即可在歐洲自由擴張了。沒有權利能比耕殖土地的權利再神聖；希特勒希望在本世紀末結束前，全世界即可目睹二萬五千萬日耳曼人在歐洲大陸飛旺騰達的景象。『政治的邊界是人為的，而人却可以變換的』（七四二）『世界並不是屬於卑怯的人的』（一〇五）因此凡為擴張中的德國所看中的國家，她都有奪取之的權利，因為『我們並非是「弱小國家」的保護警察，而是我們自己的兵士』（七四一）沒有猶豫可以阻止德國的鐵蹄西進和東進，因為『塵世的見解，一件事情的成敗標準，就在其成功與否』（一〇五）

直到德國將她的血親或迷途的孩子收入她翼下，她就沒有道德的權利去夢想殖民地的活動（一一）一切殖民地的討論都是『胡說』（七一八）但那怕有這種座右銘吧，全世界最近並不是

沒有聽到過德國的『偷竊殖民地』不過這也許因為大聲絕呼只有令人厭惡的價值，所以這種話只用來當作烟幕彈。

德國未來外交政策的格言，必需是：『決不容許在德國的邊界興起另一軍事強國……這是德國的責任，她必需運用一切力量——甚至武力——去阻止這樣一個國家的興起，如果已經興起，則必得加以打敗之。』（七五四）在德國擴張的慾望滿足之後，其邊界將自大西洋至黑海，從英倫海峽到地中海。

這些就是希特勒第三帝國的計劃；這也就是我們在一九三八年の特權——或寧說我們的悲劇——去目睹他系統地初步實現此種計劃。

現在尚待一觀希特勒對於他所稱爲『劣等種族』的態度。『人類初期文明的產生，並非由於馴飼動物，而係劣等人種的受雇用。』（三二三）既然假定阿利安日耳曼人是最高的人種——這種前提在德國沒人敢否認，雖然外界人士縱有別樣想法——結論就是他的顯然的責任是去征服、剝削、略奪或消滅別種劣等人種。波蘭人、捷克人、猶太人、黑人以及亞洲人，都被歸入無資格做德國國民者，即使他們生而爲德國順民。希特勒將戈炳甫——張伯倫兩人的種族不平等論剽竊作他自己的了；國社黨的責任，即在承認此種事實，『按照統治萬宇的天意，促進強者、優者的勝利，而要求弱者劣者的服從。』（二六七）僅僅是體力就等於說『阿利安人』具有更高的價值，可以奴役李斯脫

(Lister) 或派斯脫 (Pasteur) 凱波勒 (Kepler) 或牛頓 (Newton) 莎士比亞或派拉雪特爾 (Praxiteles) (以上均為科學發明家及文藝家——譯者)

『人生中最醜惡的事情是奴役的桎梏。』(一九五)但希特勒顯然泰然自若將這種桎梏加之別的人種。多數觀察家甚至看到他業已在大日耳曼國民的身上放上了這種桎梏。

希特勒對於任何企圖將西方的科學和智識牽到非洲土人的身上，必伴裝憤怒，他的憤怒倒不是因為人種學者的謙卑——雖然人種學者在土人文化中看出了為我們詭辯文明所缺少的種種德性——而是因為去訓練『霍登都人 (Hottentots) 柴洛克佛人 (Zulucaitirs)』以智識，是『違反永生創造出的一種罪惡』，『這種事是僅僅訓練獵狗的事』(四七九) (霍登都人與柴洛克佛人均係非洲土人——譯者)

這裏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即是在納粹鐵蹄下的土人的命運又將怎樣呢？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德國開辦了「所殖民地行政人員訓練大學」，這學校所根據的基礎，當然是德國的聖經『我的奮鬥』，而決不會是二十世紀的科學發明。該校的校長是一個意大利人，而墨沙里尼的意大利方信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德國既有馴順的意大利在婢學主樣的跟着她，現在她就一心一意地幹那開倒車工作了。

我會以四天的緊張努力，將『我的奮鬥』重讀了一遍，於是我就閉着眼睛回憶出在自己思維



中何種印象最爲深刻。結果就像下面所排列的：

暴行 攻擊 殘酷 喝血 恐怖 滅絕 偏狹 憎恨 瘋狂 歇斯蒂里 羣衆暗示  
霸權 霸術 盲從

這就是亞道爾夫·希特勒的十四韻音。

我感覺到自己幾乎將昏厥，我喃喃地默語：「神已指示你們甚麼是善的；神除了要求你履行正義，心懷慈悲，謙卑地追隨神的左右外，豈再有別的吗？」

於是我想起穆勒（Reichsbischof Müller）曾經說過：「慈悲是一種非德國的概念。」「慈悲」一詞，是聖經中多數名詞之一，我們對之一無所爲；「我很感謝幸而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尙能聽到希伯萊先知的話。

我們不要忘記這本『我的奮鬥』已出了四百萬部，現在正在強迫德國人每天去研究。如果讀者願知『我的奮鬥』一書在德國生活上的重要性，請參看肯奈特（A. L. Kennedy）除長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廿九日致『泰晤士報』的書信。



## 第二部

洛森堡『神話』的研討（註一）

「亞爾弗烈·洛森堡的神話」(Mythos und 希特勒的戰鬥) (Mein Kampf) 書是同樣的值得我們的注意，但比較上格外來得難懂。

——引證一九三八年塞頓·瓦生 (Seton Watson) 所著英國與獨裁者 (Britain and Dictators, 1938) ——

(註一) 亞爾弗烈·洛森堡 (Alfred Rosenberg) 是一個著名思想家，一八九三年生於愛沙尼亞，一九一八年移往慕尼黑，翌年加入國社黨，一九二三年取得德意志國籍，排斥猶太人，發起撲滅共產主義的旗幟，努力宣傳納粹思想，現在是納粹思想的指導者兼德意志文化鬥爭同盟會會長。又代表希特勒從事外交關係的調整，所以在國外也很活動，同時他任黨外交部長的要職，是一個有名的東方政策的先鋒者。他所著「二十世紀的神話」(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是風行一時的。(現代國際人名辭典)

## 第八章 『二十世紀的神話』

在德意志國內，沒有一個人會查究到亞爾弗烈·洛森堡（註一）的血統關係，或是要求閱讀他的“Amentafel”。因為早年在慕尼黑時代，他是希特勒的宣傳者之一，祇要希特勒不下台，他總能保持他的勢力的。他仍舊是『國社黨的納粹思想的指導者』。然看來終不免使人疑惑，洛森堡是一個混血的白俄，他的祖先本是一個帶有猶太種族的雜種。我們如果必得說明這種偶有的種族上的特殊情形，那麼納粹已經發明了一種學說，來適應這種意外的事例，就是『北歐人的靈魂，也可在一個北歐以外的人的軀幹中發現；反之，在一個北歐人的腦袋中，也許未必發現北歐人的靈魂』。納粹的人種調查局（Nazi Bureau of Race Research）被授權把證書發給選定的非阿利安人種，這種合作，對於陸軍元帥戈林的四年計劃是非常重要的。納粹的人種調查局宣佈他們是『純粹的阿利安人種的身子和阿利安人的性格』，承認他們具有德意志國民的全部身份，但從不允許他們同阿利安女子結婚的一點上，看來是很悖理的。

照我們的目光看來，希特勒對於書本或學問一道，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們祇要閱讀他的我的

奮鬥一書，可以充份證明他一身並沒有經過有規則的讀書生活，而對於文學，也沒有接觸過。

一般接近他的地位的人，說明他所採取的一切的學問，都是從聽取人家口頭的說話而得來的。然而，他亦感覺到一種水準以上的納粹文學是必需的，俾便在他部下的領袖人物與宣傳者之間，創起並保持思想的統一。亞爾弗烈·洛森堡誇耀着他較希特勒受過更多的教育，到了一九三〇年二月在慕尼黑刊行了一本書『二十世紀的神話』(The Myth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r Mytho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是一篇含有寄託意味的哲學神怪的論文，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現時代精神思想論戰的評價』(A Valuation of the Spiritual-Intellectual Conflicts of Our Time) 並且由出版者加以說明如下：『這是一個偉大的關於人種心理的綜覽，從哲學的觀點看來，在人類歷史、宗教、及文化的領域裏，它給予我們不知多少的見識和學問。在這本書裏，有驚人學說者所敘述的，洛森堡證明他自己是一個天才的思想家與天賦的預言家，他的銳利的目光，在觀察過去的時候，能夠洞察一千年來的幻滅的事蹟，而在把目光轉移到前途的時候，他能

(註一) 我人如欲研討幾個納粹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希特勒、戈林、戈培爾、斯得來塞 (Streicher)

喜斯 (Hess)、洛森堡等，可以參考根望著歐洲內憂 (John Gunther's Inside Europe) 及康拉特·海登 (Konrad Heiden) 所著國家社會主義史、希特勒及一人抵抗歐洲等書。

指出將來應走的唯一的正路。他的二十世紀的神話，可以說是血的神話（Mythos of the Blood）在卍字徽章下，解放着世界的革命。這樣使種族的靈魂，驚醒轉來，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昏睡以後，很順利地撲滅了種族的紛亂。」

總之，神話這本書，是給予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的指針，這是我的奮鬥所賜給大眾的。

海登（Heiden）說道，當神話一書寫成以後，洛森堡就把原稿送到希特勒那裏去，請求批准。不料希特勒把這書的原稿，整整攔了一年，後來也沒有過目，就把原稿交還給洛森堡說道：『這本書一定是很過得去的。』這本書激起了批評的風潮——從這本書的內容看來，也是很平凡的。當時希特勒還沒有達到首相的地位，這種批評在德意志國內是很可能的。當國內發生這種輿論的風潮的時候，洛森堡親自寫給希特勒一封信，要求辭去他的職務，以便清黨。但希特勒却在信上註明着『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件事，你應留住在這裏！』

這本書的內容，是讀者所急於知道的，我人將於下文提出討論。這書現已售去一一〇版，在德意志的銷路，僅次於我的奮鬥。去年一年中，這書共售去五五三、〇〇〇本，並且政府發令，每一高級中學的圖書館裏，應該購備一冊。一九三七年，洛森堡在刊行第五十萬冊的序言中說明『神話的成功，可以表示我的工作，已變成每一德意志國民的自身生命的一部份，並且深入社會的每一階層，抓住着千百萬民衆的心理，使他們鼓着勇氣，向着一個新生的將來，奮勇邁進着……遍德意志國內，靈魂與

精神已遭受着決定的變化。」

神話，是沒有英譯本的。這書的翻譯權，是否已經由一個可靠的出版家獲得，或者像神話這類書，要遭一般人的反對的，我可不知道；但是我人如果具有這樣堅定的意志，要把神話一書，細心地研讀兩遍，那麼我敢斷然說一句，沒有一個英國的讀者，會自願地讀過這書具有七百多頁的五六頁的，即有一個熱心公益的出版家，願意冒險把這書譯成英文本出版的話。

但，這裏確有這種現象。唯一的可以提出的理由，就是神話的購買者與研習者，都是一批年輕的熱情者，他們的理解能力，隨着幾年來希特勒的演說，有着並行的進步，使他們主要的思想訓練，迫於研讀我的奮鬥一書了。

幸而在這裏，我們無需把這本重要書本的內容，加以研討，因為歐洲的幾個知友，已經把它詳細分析過，出版了四本小冊子。值得我們稱頌的，各方面都可供給我們的參攷。(註一)

(註一) No. 29, The "Mythus": An Answer by Hffmeier (Berlin).

No. 44, The "Mythus":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Religion, by John Arzenden, M. A., D. D. (London).

No. 46, The "Mythus": Worship of Race, by Professor Charles A. Beard (U.S.A.).

No. 48, The "Mythu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by the St.

Hor. Josiah Wedgwood, M.P.



洛森堡的運動，「欲從一個新的「生命之神」(Life Myth; Lebensmythos)創造出一種新的人類的典式，是同時向着反對羅馬教與福音主義的信奉進行的，這兩種信奉，照他說來都是代表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養父與協同體。國家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應盡的本份，就是從德意志生命中剷除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恢復健全的血統的解放。」(神話第十七頁，一九三七年版)

——不論何處都含有這種意義。

這本懷有野心的神話的大部份，是由一種敘述生動的假借和涵博的史實堆砌起來的，同時在納粹種族主義的託底之下，是人類政治、宗教與審美的歷史的詳盡分析。這裏包括許多饒有興味的意見說明。基督教的犯罪的觀念，是「一種實質上私生的副產物。」(神話第七十一頁)但我們在這個時代，看到新信仰的產生：「北歐血統的信仰，代表一種克服與剷奪這些古時洗禮。」(神話第一一四頁)

所謂科學與藝術的國際性，祇是民主主義的話說。但抽象的藝術，沒有這種國際性的特質的。藝術常為特定血統的創造物……這種藝術，也祇有同一血統的人民，才能瞭解。」(神話第三〇頁)至於科學方面，也是同樣的。我今日所知任何事物，認為抽象的科學的，都是富有創造性的德意志血統的產物。

二千年來為歐洲爭霸的戰爭，由於下列兩種對立約意義：博愛與榮譽。「教堂是用博愛來統治

羣表的，但北歐是要在榮譽中自由生存，並在榮譽中自由死亡。」（神話第一四六頁）那麼我們應該選取那個呢？洛森堡這樣問着——一面是博愛、人道、保守、降服，另一方面是榮譽、威嚴、自主、驕傲？」（神話第一六八頁）

洛森堡正和希特勒一樣，很少用到『人道』（Humanity）來當作宗教的。他斷然說道祇有『人道』會和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相融合，這就轉而產生了一混亂的、破壞性的現象——民主政治。（神話第二〇一頁）當十九世紀期間，這些有害的學說，中傷了德意志人的性格（洛森堡的意見），這是『應該感謝』人道的，就是猶太人得和北歐民族構婚，或甚至佔着高級的官職。（神話第二〇三）

猶太人，在希特勒看來，和洛森堡同樣的，要被咀逐的。當初北歐海盜正在努力於榮譽征服，和創立國家的時候，猶太人却侵入世界上來，構成一種破壞的原動力，『不以武力征服逞雄，但使世界向它屈服下來。』（神話第四六〇頁）世界上祇有猶太人是吸吮着各民族的精血而生存的（神話第四六五頁）。

洛森堡推薦給它國人的新宗教，可以歸納於下面的一節：『我們的榮譽的意義——國家的榮譽——就是一切思想與行為的有始有終。國家的榮譽，是不能容忍其他並行的動機的，既不是基督教的博愛主義，也不是福禮門孫的人道主義（Freemason's Humanity），更不是維馬的哲學。』

〔神話第五一四頁〕

至於構成德意志國家榮譽的，具有下列三個要素：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事蹟的榮譽（參閱本書第十章）、毛奇（Moltke）的訓練方法，及俾士麥的神聖遺囑（Sacred Will）『這些都是理想中的人物，作為養成將來德意志人物的典型的。』〔神話第五二一一—二二頁〕

至於將來的精神，顯然已經列入他的條件中：『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他開始發動他的統治權力。』〔神話五二八頁〕

關於這點，洛森堡聽憑自己的意志，幫助希特勒在德意志抬起頭來，直等到德意志的勢力，延及整個歐洲中部。這本來是可能的事實，希特勒似乎辜負了洛森堡的野心，但我們詳細考察的結果，這種辜負是希特勒所不承認的。從任何方面講來，這對戰前德意志或俾士麥政策，是一種可取的野心。洛森堡寫着：『當一個國家具有休息的餘地與耕種的土地的時候，才能適應解放的基本工作。』日耳曼民族作戰的口號，應該是『用我們的劍與犁，為榮譽與解放而戰。』〔神話第五三四頁〕當這種擴展運動積極推行的時候，其他民族一定會若無其事的站在一邊這種情形，不妨加以說明如下。

如果法蘭西機敏的話，它應當維持它國內的秩序，它應當考慮把猶太人與黑奴，驅逐出去，而對它的領土，應依其人口的比率，認為滿足。『德意志將承認這種「法蘭西」的存在，依照它自己的文化，允許它的生存，而不加以妨礙。』〔神話第六四一頁〕

蘇聯應當把它的重心移到亞細亞去，『再也沒有它在歐洲插足的餘地。』(神話第六四二頁) 將來的口號是『一個北歐民族的歐洲』。這裏日耳曼民族佔據整個歐洲的中部。

美國應該把黑奴遣回到非洲去，拒絕黃種人移入美國，並且以限制它的本國領土為滿足，不必向海外搜索殖民地。

在根據以人種為基礎的國家制度之下，歐洲的復興已經見效，對於全世界的白種人，獲得統治權力的時候(神話第六七五頁)，德意志最後找到容納數萬萬人口居住的地方了。關於這點，是值得我人注意的，就是洛森堡所要求的條件，較希特勒為寬大，因為他在一九二六年已經要求容納二五〇百萬人口的地方了。

據作者所知，德意志帝國要求全國國民，考慮到在足以增加德意志榮譽的條件下，糾正他們的行為。個人的自由，應當選擇有利於國家的。大都市都是共產主義的前哨地點，也是近代戰爭的危險地帶；這些都市，應當把牠們毀滅，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也需補充。無論他們是否決定要這樣做去，他們不得不具備健康與在國內各城市的養育能力，不應聽其『故意餓死於城市的路旁。』

新德意志要求一個新的法律：『這法律阿利安人認為對的(神話第五七三頁)……為德意志的榮譽而服務，是唯一的法律。』(神話第五九一頁)

對德意志國內的移民的自由權，保持為北歐人，斯干第那種人及同類的民族所有，並且固執

地反對從東方或南方來的雜種的份子。『猶太人禁止與日耳曼人互通婚姻，如果猶太人允許生存於德意志的話。』（神話第五七九頁）

至於國社黨對於婦女問題的意見，洛森堡曾另列一節『國家與性問題』“*The State and the Sexes*”（神話第四八三——五二二頁），加以詳細的敘明。希特勒早已規定，德意志婦女在名義上是不能獲得公民的權利的，直等到結婚為止，洛森堡的限制，比較更進一步。國家是男子社會的創造物，不是男子與婦女的共同產物，任何婦女對於國家行使權力的現象，就是國家衰微的徵象；這方面的合作，用意雖好，但結果祇有招禍，婦女雖允許其能控制社會，但男子統治着國家是確定的。美國的文化水準顯然低落，這也是美國過於放縱女權膨脹的直接結果。

十九世紀時代，曾經崇拜着『這個虛偽的偶像——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神聖的選舉權“*the universal, equal, direct, and sacred vote*”』現今全世界對於這種事實，已經醒覺轉來，就是選舉的權利，到底不是魔術家的指棒，乃是分離的工具。這樣，婦女的選舉權，固應廢除——即使男子亦同樣的廢除！一個民族國家，不能容認大眾的決議的，國家大計，應讓負責的人物來商議。』

『男子在這世界及生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發明的，積極的，適應的；但女子的角色是抒情的。』（神話第五〇八頁）這種有趣味的詞句，並非故意寫得如此：

『另一方面，女子是代表一個美麗的世界，她的特性未必低劣，抑且和男子的世界一樣。』（神

話第五〇九頁)

德意志本身，將維持一夫一妻制，但我人應牢記着，在德意志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堅決地貫徹着沒有一夫多妻制的時期。德國將來對於私生子和合法兒女，無所歧視，一個未經正式結婚的母親，將和結婚的母親，具有同樣的榮譽；因為女子的數目，較男子為多，『這是健康的源泉，未婚的女子，可以增加德意志社會的更大的強力……在德意志國內，將來一個沒有生育的女子——無論她結婚沒有——是降為社會上第二等的公民的。』(神話第五九五頁)

德意志應造就一批新的「貴人」(nobility)。除了他種資格以外，「貴人」的份子，應在事實上及外表上，至少具有百分之八十的北歐人的特性。「貴人」的外表上，一定使人喜悅的；但在今日納粹黨的主要人物之中，果有幾多人是合乎洛森堡的所謂「貴人」的資格呢？至於「貴人」的新的重要條件，就是「農民貴人」(Peasant Peerage)與「武士貴人」(Sword Peerage)。因為實質上農民與士兵，都是人類中的精華，並且也是最適宜於教育健全的兒女的。德人不肯輕易把「貴人」的尊稱，賜給文學家、學者與政治家的，但在目前的文學藝術與政治的領域之中，已經有所貢獻的人，也是偶然的承認為「貴人」。對於一個人給予「貴人」的稱號，應細細證明他的「為德意志而奮鬥」(in battle for Germany)的價值。(神話第五九七頁)

為德意志設計一種新宗教的問題，顯然使洛森堡感到為難。他看來沒有什麼新的納粹主義的

宗教上的先知，命令人民服從，祇是很淡薄的說着：『德意志人民的教堂，祇有任其自己興起來。』（神話第六〇二頁）舊約全書應自今日起廢除，並且永久廢除（神話第六〇三頁）新約全書應該清除牠的迷信的與玄妙的部份，增補第五「福音」，由富有經驗之人專著，他必需專門從事此種整理工作，而他的工作態度，如同他研究新約全書的學門，同樣深刻那樣。（神話第六〇四頁）

耶穌是日耳曼民族的後裔的學說，得到納粹主義的滿足，現今耶穌在洛森堡的讀者看來，是『自信的教主』。十字架的記號，應該擯棄於教堂及鄉村的街道。中世紀的代表耶穌是「上帝的綿羊」，「Lamb of God」，認為無意識的，在德意志的教堂裏，耶穌應該代表『教義的精神之火』，「the teaching spirit of Fire」，所有北歐西方的大畫家，都把耶穌的像，繪成一個瘦弱、高大、黃髮、碧眼、頭部窄狹、眉毛倒豎的樣子。（神話第六一六頁）

耶穌的教義是一種提倡博愛的主義，固然無可否認，但一種德意志的宗教，欲其發達成爲一種國家的宗派，必需堅持着：『對於鄰國的博愛的意識，建築在國家榮譽的意識上。』（神話第六〇八頁）德意志國家宗教不應爲玄學上的題目有所答辯，或者信奉任何歷史上的記事，但在創造一種至高價值的意義。關於北歐的聖賢，與自奧丁至華爾德（Oden to Walther）的神話，代替了『舊約全書中的改牧羊的故事』。

教育的第一個目的，不是在乎單純的灌輸學問，而在建立人格。從前的『教育各方面的無限制

的自由，應即中止。」（神話第六二九頁）學校教育決不能落入現存的教堂的手中。德意志教育每一方式的基本原則，是『並非基督教創造文明與道德，而為基督教對於德意志的人格，辜負了持續的價值了。』（神話第六三六頁）『今日德意志固有的真理的記號，就是黑十字，這是無容爭辯的。』（神話第六八九頁）

我已試把洛森堡所著有名的神話一書中所包含的實質的與有系統的意識，加以簡單的敘述，介紹給習英語的讀者。但從頭到尾，這本書裏所讀到的，一方面是歷史事實的歪曲意識及誤解，另一方面是玄奇的狂喜與狂文、複雜而散漫的事蹟，及使人不信的誇大的語句——這些內容在英人看來，與德人同樣的認為沒有思想可言——但我已把它的內容的意識，敘述得過於好意了。波德教授（Professor Beard）曾批評洛森堡的神話說：『這完全是一種最後的，理想中的荒謬事實……德意志納粹主義的粗暴而未成熟的愚笨。我人所能恭維這本書的，祇能說他是屬於理想的情感作用的巫術、天文學、鬼魔學的一種。』



## 第三部

### 納粹主義的實行

『我們的講授歷史是祖偏的，而我們所祖護的是德意志方面……我們講授歷史，無態度公正……我們教養我們的青年，是要他們完全認識他們祖國的利權。』

——錄自斯托姆著納粹主義國家初等學校歷史教程 (Karl F. Sturm, History Teach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he Nazi State)——

『任何事業的對與不對的唯一基本的原則，繫於他的成功。』

——洛森堡神話，第三七七頁——

『一國國民的怎樣掙扎向上的方法，是無足輕重的，祇有希望達到的目的地，才是重要的。』

——錄自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戈培爾演辭——

## 第九章 納粹主義和外在世界

「領導對外政策的唯一工具，祇有一個並且也是絕對的，就是軍刀。」

——錄自戈培爾演辭——

經過了十三年的懇摯的努力，這個假的威瑪憲法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仍舊由奧登堡（Hinderberg）領導着並由布洛寧（Bruning）與斯特萊斯曼（Stresemann）運用種種手段，博得了全世界的諒解與同情，於是在世界各國中，恢復了他的光榮的地位，賠款也減縮到必須負擔與可以償付的數目；德意志已經博得國際聯盟的歡迎了；協約國也退出萊茵區域了。凡爾賽條約的各國疆界修正的規定，是代表歷史上第一次，沒有偏見而榮譽的嘗試，就是經過了一次大戰以後，做些伸張國際正義的工作，雖然還殘留着少數民族，不可倖免的侷促在異邦人的領土以內；終究解放了九個國家與八百萬的人民，脫離了異國人主權的羈絆，這些後起的國家，正慶祝着他們的自由的誕生，漸漸找到他們的立足地點。人類的心理，也抱着這樣的期望：『國家間的世界禮貌』（A World Comity of nations）與『世界人民的大同盟』（A Federation of the Peoples）

在這世界裏面，國際法是應該尊重的，再也沒有戰爭發生了。

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這方面的進展，着實經過了好幾年，這種夢想，也許成爲事實了。但在我的書裏早已揭載着希特勒——一個不上進的學童，年青的遊蕩者，沒有成就的勞動者，奧地利的亡命者，沒有出息的兵士（在四年戰爭的過程中，照例有空前未有的擢升，但他不過升至伍長的等級）——怎樣在十三年的過程中『把他自己造成一個領袖，而把人民被他所領導』在科倫（Cologne）地方他曾對我們說着，他的意思，不在支持這個成立不久而有厚望的共和國，也不是在尋求安穩，但鞭撻着這些易感動的人民，變成恐懼、激怒、懷恨的，且狂暴的性格，曲解着現在的史實，直等到共和國，變成一個叛徒的組織。德意志，不是一個侵略者，而是世界大戰的犧牲者，它的軍隊沒有打過敗仗而是勝利的。它的將來的生存，不是依賴於合作而是仗着反抗，它的唯一希望，就是強權、暴虐、與頃刻間戰爭的爆發。假如年老而誠實的興登堡，年齡上減輕了二十歲，也許能够把這『波希米亞伍長』（the Bohemian Corporal）——這是興登堡時常這樣稱呼着他的——做一個鄉村郵務長，時常黏貼着「印着興登堡肖像的郵票」（意即是共和國時代）那麼德意志不知要怎樣的受苦呢！

有一次，希特勒曾經談及他將要任德國國務總理前的一段故事，他當時鑽營這個要職，是異常神速而巧妙的，在興登堡逝世以前，他還是無所顧忌地站在興登堡的身旁，但他繼着即刻否認不僅

由人筆錄的凡爾賽和約——歷史上的和平那一次不是由勝利者筆錄的呢？——抑且一九二五年德意志自願簽定，且於一九三五年由他本人簽定的羅加諾條約，在任何一點上，違反了他自己所簽定的教王和約（Concordat with the Pope），廢棄軍備限制條約（Disarmament Conference）跳出了國聯的束服以外，豎起他本國的行動方針。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在我的奮鬥中所舉的對外政策的大綱，已轉成向第三帝國的實用軍事科學，我人祇要參考厄瓦德·巴恩斯（Ewald Banse）所著空間與人民（Space and People: Raum und Volk）一書，即瞭如指掌了。我人祇須把這書草率地讀過一遍，這種閱讀方法，在對付一本精良的英文全譯本，是不可缺少的。（註一）

這本書是一九三二年在德意志出版的，到了一九三三年二月，恰巧希特勒任國務總理不久，這書的作者——雖然爲了這書反應的效果——就被任命爲不倫瑞克（Brunswick）高等工業學校的軍事科學教授。這是真的，當威克哈姆·斯蒂特（Wickham Steed）喚起操英語的羣衆，對於這書學說的注意，他的工作，即被正式禁止，他的學說，也被否認，以爲是『無意識的喋喋多言，』但巴恩斯氏仍保持他的軍事科學教授的地位。

（註一）參閱厄瓦德·巴恩斯所著備戰中的德意志（Ewald Banse's Germany, Prepare for war!）係亞倫·哈里斯（Alan Harris）翻譯，本書所引證的，都錄自哈里斯的譯本。

在著者序言中寫着：『……恐怖的日子已經消散了，凝結的鋼已經開始鑄成一柄鋒利的寶劍……我人理想中的第三帝國，也祇能在白鐵與血之中，生長起來。』巴恩斯，用了他的靈敏的感覺與切實的研討，說明了關於戰爭中的地理和心理的因素，分析着歐洲人民固有的特徵，並把各種人物的典式，分析起來，可以分別為『突擊隊，保守者，與激進者。』

他在各方面，解剖着上次大戰中的錯誤與失敗的原因：『我們下次應該留意，先做一個強國，而後再行示威。』德意志的致命的第一個錯誤，就是祇向比利時進兵，忘記了把荷蘭同時佔領。這種雙方並進的策略，並不增加絲毫困難的，但這方面的收穫比較上要大得多了。

隨後，他說着：『應該適度地表示我們對於將來的慾望。』這方面的開始，可設法割讓法蘭西的東北領土的一大部份。這方面的缺點，就是包括一部份的法蘭西人口，但這種困難，也可克服的，『就是把法蘭西的兒女，送還給他們的人口不足的祖國。』必要的犧牲，既然這樣處置，德意志的新的邊境地帶，將使它在「下次戰爭中前哨戰的時候，」定可在一個自然防禦比較單薄的地帶交鋒，那裏也許是很容易達到巴黎的。那麼德意志就可控制着海峽地帶的要隘卡雷（Calais）與布倫（Boulogne）這兩個要塞，掌握着「英吉利頭上的手槍」的地位，同時里爾（Lille）和布列爾（Bray）兩地方的煤鐵礦，也可一手攫奪過來了。

希特勒曾經說過，在德意志完成它的「萬民之王」（Master of People）的策略以前，法蘭

西「一定會滅亡的。巴恩斯看到法蘭西的主力是在它的北部原屬「德意志一部」的地方。爲建立世界的和平起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削弱而不是消滅這「德意志一部」的勢力。」這種目的是可以達到的，祇要經過幾次殘酷的戰爭使法蘭西的人口減少，把法國的士兵分隊遣往德意志東部，使之同化，再把其餘一部人民和黑人、非洲人民居住。這樣，法蘭西數百年來加之於德意志的罪惡，現在一舉而結算了。這位和善的教授寫着：「法蘭西共和國的統治階級，因此喚起每個人的驚奇；當然還有更多的原因，爲什麼要把這個策略消滅。」

巴恩斯時常論及德意志的要求和平的慾望，但這種和平希特勒曾經說過，祇有等待德意志克服了整個世界以後，才有達到目的的希望。他說道：「這是一個「吞或被吞」的問題，但爲了世界的和平計，這是無疑的，像德意志這樣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存在，比較爭着最後的勝利好得多。」

講到比利時，不過是處境困難的小國之一，同時也是法蘭西毀滅德意志的毒計的一部份。德意志定必歸併這國家的一部或全部。比利時必需對英國致敬，因爲它承認英國人是最富於「不易使人相信的忍耐力」與「不可動搖的堅決心」的，但幸而對德意志的人民，已經「飽食了好幾百年」看來幾乎確定的，他們不致遇到飢餓的事情，或者達到真正的窮困的程度。下面的一節，看來是「養濟神聖的話說。」如果被英人聽到這話，這是他們所不樂意的（上文第九頁）。『我們承認這是一件給我們以痛快的事情呢！就是考慮着去襲擊這個驕謔而看來不可克服的國家，同時思量着這個

國家最後在一〇六六年被克服，現在又要服從一個外國的君主了。」況且這是一樁容易成功的事。法國被滅亡了，荷蘭、比利時、丹麥南部也被歸併了，德意志的海岸線，一直向西方計算起來，從丹麥沿英吉利海峽，南下大西洋，一直到比利牛斯山脈為止，英國的海權變成沒有威力了，那麼侵略英國的事情，就似同兒戲那樣容易，這是巴恩斯所說明的。

這是巴恩斯書中一節的簡單的說明，直接與我們（英國）有關係的，但這是屬於『第六期的戰爭』爲了準備這方面的戰爭，德意志必先併吞所有歐洲中部、巴爾幹半島及烏克蘭的農礦業的財富，因爲將來的戰爭，不是單純的武力的戰爭，抑且包括五穀、肉類、油脂、鐵鍊、羊毛、棉布、鐵路、軍用汽車……國民性與精神……』

因爲精神是最大的要素，所以德意志的嬰孩應該教他囁嚅地說道：『上帝保佑我們的軍隊！』任何宣傳形式是用來「團結人心的。」軍事科學，不單在各軍隊、大學及專門學校中講授，即使在補習學校及初級學校的高級班，也應看做一種強迫的科目。

德意志正在暗中積極進行，把許多國家併吞，自然仍以避免戰爭爲可取——希特勒素以不勞而得爲最可取。奧地利已經滅亡了，捷克已經滅亡了；以下就要即刻進行的步驟，如巴恩斯所指出的，有但澤、盧森堡、荷蘭（包括荷屬東印度）以及「德意志」的比利時（包括剛果）、「德意志」的法蘭西（包括法蘭特、亞爾薩斯·羅林及法屬蘇丹）、「德意志」的南斯拉夫、「德意志」的波蘭，



「德意志」的立陶宛及「德意志」的丹麥。到了最後，或許會改變羅馬·柏林的軸心而有一「德意志」的意大利出現哩！

這張明顯的即刻需要的物品單，不單巴恩斯會嘵嘵不休地說過，並且可用事實來證明，一九三七年在布特勒的政府年鑑中（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Hitler Jung Volk in 1937）也刊列着一張同樣的表，而這些「德意志領土」刻在慕尼黑的 Feldherrnhalle 那裏有哨兵日夜看守着，掛着的花圈，每天更換一次，每個路過的人，都要向着這個神秘的地點致敬禮的。（註一）。

德意志陸軍學校（German Military Academy）最近曾舉行過一次徵文懸賞，題目是『進攻捷克論』（An Attack on Czechoslovakia）這回的論文獎金，是由駐在薩爾堡（Salzburg）地方第十八軍團的上校參謀長獲得的。這篇論文的內容，是值得一讀的。（註一）

當一九三六年阿比西尼亞戰爭結束不久，希特勒參加德意志閱兵大會（League of German Maidans）演說時說道：『如果我要攻擊一個敵國，那麼我將採取和墨沙里尼不同的方法。我決不會經過幾個月的折衝與準備的。這套把戲我是慣常做的，就是把敵人突然的攻略下來，如同黑夜的電光閃閃一樣。』我已經看到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舉行過，當

（註一）全文刊載於德意志每月叢報（Monthly Survey of German Publications for July 1938 Friends of Europe.）

時一舉而把奧地利征服，使它連一些透氣的時間都沒有，它簡直無法去拉攏他國合作，或則努力自衛，至於戈特斯堡與慕尼黑（Godesberg and Munich）的發動，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講到將來戰爭中所採用的戰術，會由厄瓦德巴恩斯，在他所著的論文“*Wehrwisse nschaft*”，第五節中，加以有系統的敘述，是書初版，在第二版『一九三三年凡爾賽條約國恥紀念』“*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Shame-Verdict of Versailles, 1933*”的題目中，是完全贊同希特勒的宣傳計劃的。這種發行，表面上是禁止的，內容一部，由倫敦泰晤士報駐柏林記者，帶往英國，因此發表了一部份。

毒氣戰爭與空中轟炸的防禦（*Poison Gas Attack and Air Raid Defence*）必須要發達到最高限度。『空戰與毒氣戰爭的發達，也許是未來世界大戰中的最重要的因素。這兩種因素配合起來，在開始總動員的一刹那，在敵人能有有效的防禦措置以前，可以深入敵境的內部，毀滅敵人的軍需工業的中心，搗亂敵人的總動員，空襲着敵人的首都，引起敵人的混亂不安定及各方面的恐怖。下一回的戰爭，不是一種前線和前線士兵的交戰，而是一種全民族的戰爭，這裏包括士兵、平民、兒童者、老人、居家者及工廠！』

『生物學的用來作為一種戰爭的工具，比較化學的應用為落後，但我人也可假定的說，生物學在下一回的戰爭的因素中，將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這方面可能的要素，我人所能推想到的，有淡水

供給的毒化，蚊蠅的傷寒細菌的媒介，及用人工鼠的傳播鼠疫的細菌。空軍可以用來飛到敵人的後方去，散播這些病菌的散播者。這樣定可產生驚人的有利的結果呢！」（同書第三五——七頁）

德意志的總參謀部，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發行了一種雜誌“Die deutsche Wehr”，內有一篇題目叫做『上帝的曙光』“The Twilight of the Gods”，敘述着下次戰爭中的情形。『再也沒有勝利者與光明者，祇有一方面是生存者，另一方面是它的名詞，在各國國名中剝去。』在這回新的戰爭中，『一個國家祇有抵制它的反對者。』

在同雜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另一篇論文說明德意志怎樣成爲這些「生存者」的統治者這裏，再也沒有「平民」了；每一個國民必得灌以『戰爭的狂熱』這種狂熱的情緒，必需充滿着全國每一份子的心理，簡直沒有容納其他思想的餘地，祇有戰爭才是他的『最大慾望、特性、娛樂、及唯一的安慰』

在巴恩斯所著二書被查禁以後（以上二書，仍保持爲所有軍事科學的學生的參考書），巴恩斯在德意志教師聯合會（German Teacher's Union）出版的雜誌“Die deutsche Schule”上，發表一篇論文，證明着將來一旦與法蘭西發生戰爭的話，那麼這回戰爭，一定要利用到毒鼠、毒蠅、與傳染病的細菌的。（註一）

『希特勒的德意志』在推進它的世界所不願承受的「和平方式」的時候，不單利用戰爭或

敲詐式的「戰爭的威脅」。軍事科學是包括外在的與內在的宣傳、密探、挑撥的利用。納粹的學說，應強迫所有「日耳曼人」信奉，不必考慮到政治的界域問題。因此，任何國家不幸它的民族，如屬同一血統或者有少數日耳曼人居住、移殖、或觀光的地方，那麼它的國內治安，一定要遭受着納粹的叛亂與陰謀的嚴重的影響了。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官報國家社會主義年鑑（National Social Year Book of 1934），奧地利已經列入德意志納粹組織（German Nazi Organisation）的第三十三區，奧地利的軍隊（Austrian SA）加上德意志衝鋒隊（German Sturm Abteilung）第八師團的番號，直接聽慕尼黑的指揮。德意志日夜不停地在無線電中，播送着滔滔不絕的宣傳的演辭，催促着奧地利對它的合法政府，掀起嚴厲的反抗。（註二）同時德意志的爪牙，却有組織的在炸彈與恐怖之中工作着，終至奧地利首相陶爾斐斯（Federal Chancellor Dollfus）的被刺而到達頂點，這裏幾個兇手，並沒有假借藥物的幫助來舒展他們的身子或精神上的慰藉，便流血而死了。希特勒却懷着一肚子的虛偽，打了一個電報，對於這幾個兇手——本來是他指使的——的遭害，表示非常憤慨與驚奇，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恰巧是陶爾斐斯逝世四週紀念，在德意志的新省

（註一）參攷佈恩斯所譯希特勒反對和平的陰謀（Hitler's Conspiracy against Peace,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註二）參攷海登（Konrad Heiden）著一人對抗歐洲（One Man against Europe）一書。

奧地利對於這「國家榮譽節」(Festival of National Pride)熱烈地慶祝着。

希特勒對於他自己所僱傭的暗殺者，從來沒有埋沒過他們的事跡。在希特勒得勢以前，報紙上「Völkischer Beobachter's」一欄，老是排滿着許多紅字的與黑字的標題，報告着在德意志境內中心街道的旅店中，關於褐衫黨與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間的紛爭是非常猖獗的。這些狡猾而胆怯的「赤色暗殺者」，祇有遭人辱罵，但高貴而英勇的褐衫黨，因為他們是闖出亂子而實行暗殺行為的，如果他們更慶未死的話，那麼便譽為國家的愛國者，如果死了，便認為烈士而深表哀悼。當普登派(Potempa)地方五名突擊隊員，好幾年來時常攻擊非武裝且沒有抵抗的社會民主黨，握着利刃刺傷他們的犧牲者，並且在死者的妻子面前，踐踏着他的咽喉，希特勒聲稱這批兇手，都是他的高貴的「黨羽」，這是他們迫於這樣「絕對的忠順」的，如對他們的「判處可駭的死刑」是反對的，他便答應用全副能力來救濟他們。真的，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們正式得到大赦了。納粹主義的德意志過去會為刺死拉西諾(Rathenau)的兇手，豎立紀念碑，現在更對刺死陶爾斐斯的兇手表示敬意，自然也沒有人會覺得驚奇了。

納粹的叛亂，被德意志用了很大代價收買的，第一步就是奧地利的滅亡。同樣的，蘇台德區的波希米亞民族，被用來作為擊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關於這點，我人應該牢記着，在日耳曼人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現過，祇有波希米亞人時常會有這種行動。在這期間內，同樣的工作，在丹麥、瑞士、

荷蘭、比利時、多瑙河流域各國、巴爾幹半島、美國、巴西、南非、阿拉伯、伊拉克、巴勒斯坦、英國等始終殘酷地持續着。(註一) 如有二個或三個日耳曼人碰在一起，那麼其中一定會發現希特勒、戈林與戈培爾的精神的。反對這種侵略方式的憤恨，正在繼續生長之中。這種反抗之一，我人可以看到的，就是瑞士的獎勵「瑞士化運動」。

每一個德意志的海外僑民，被列入紙片人名錄中，置於嚴格的納粹主義的監督之下。如果他不參加這個特別設置的世襲的「德意志總會」(German Club)的話，那麼在他回國的時候，對於他的懈怠，必然的現金懲罰或則由他的親屬代為付償。不論願意與否，任何地方的每一日耳曼人或奧地利人，是一個活躍的納粹主義的代理者。在我的友朋之中，有娶奧地利女子為妻室的，在希特勒到維也納不久，她就被德意志的大使館召去。她的奧地利的過境護照，即被沒收，代替了一張德意志的護照，並且她迫於填明答覆一組的問題，表示她是否有資格與機會，去探取英國方面的情報。在另一事例，我所十分熟悉的，就是一個奧籍的看護婦，接到一個贊同的通知書。她的雇主，因感到有些不便

(註一) 參考納粹的宣傳 (Nazi Propaganda, in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23 1938

關於這種侵略戰爭的新技術，在瓊恩斯 (Elwyn Jones) 所著戰爭以求和平 (The Battle for Peace, August, 1938) 一書中，具有詳細的敘述。

利的地方，不得不犧牲而聽憑她離去。隔了幾天以後，忽然接到一個參加德意志大使館懇親會的請柬。這再也不能輕易把她釋放了，她的主人很誠懇地寫了一封信給她，說明着國內情勢，並原諒她的避不見面。後來接到一封回信，原來她已經接到一個另找其他職業的口頭的命令。

在我們中間，對於日耳曼的僑民，倒是極願和善相待，並且對於他們表示十分寬大，但我們應該記住，一個日耳曼人是一個重要的間諜。

希特勒現正向墨沙里尼極力遊說，提出一種意大利肅清人種的理論，掀起「驅逐猶太民族運動」，不管教皇有何尊嚴而勇敢的抗議（註一）整個世界對於這個驕傲民族的感化行動，也許感覺有趣，倒不是譏諷者的重大事情。關於「戈平——張伯倫——希特勒——墨沙里尼的一切人種學說」(racial theories of Gobineau Chamberlain-Hitler-Mussolini) 都是沒有基礎的，但被兩個動物學家海頓 (Haddon) 及赫胥黎 (Julian Huxley) 的名著我們歐洲人 (We Europeans) 一書，強制地發揮着所謂神經病、狂熱病、及利己的偏狹性，再也不入科學家的身膜了。如果「驅逐猶人運動」向東方發展（如其可能的話），那麼另外五百萬人的無辜的且無可幫助的犧牲者，將迫於窮困，但在某種國家，如果「人道」「慈愛」這類文字，仍舊保留於字典中的話，也許要產生更多的問題哩！

(註一) The Times, July, 26, 1938.

X  
X  
X  
X  
X

說來不能算不巧妙的，且在納粹的手段，甚至格外毒辣的，就是經濟壓迫的工具，德意志利用這件工具，已經無阻礙地，在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各國，獲得了控制的地位。我人試看在德意志認為榮譽的希特勒著名的通商政策以及顯著的事實吧！就是一個工業國家，毗連着幾個農業國家，這樣就是供給他們以食料品及原料品的一個自然市場，納粹主義的德意志，終和這類國家締結商約，表面上是對締約雙方，供奉互惠且同等的利益的。

比較弱小的國家，並沒有預料到這種繼續不斷的金融上的詭計的，這是從塞頓·瓦生 (Seton Watson) 所稱「沙特博士的溷博但殘忍的頭腦」 (the fertile and relentless brain of Dr. Schacht) 所想出來的。德意志第一步築起了拒絕償還的債台，然後拒絕供給債權國所需要的貨物。它老是一些貨物也不肯供給，因為這類貨物銷往其他市場，便能收回貨款，但它保有無限量的「阿斯匹靈」(拜耳藥廠出品之一) 用過的軍器，這是它早已拋棄不用，而代以新式的了，以及口琴等等。它甚至取得更多的小麥，烟草，葡萄乾，木材等供給，超過它的需要量，然後再把這些過剩的貨物，以低價傾銷全世界，祇要它的由國家撥付獎勵金的出口部的負擔能力怎樣吧了，這樣，破壞了真正生產國家的市場了。此外，還加上一種侮辱，就是它堅持要求凡是和它有商業往來的商店，一定要把猶太籍的被僱者驅逐出去，而把這宗費用，歸併於各當事國的納粹集團的基金。這筆基金是由政



治叛亂者用來進行推翻各國的政府的。這種前所未有的交易方法，實質上使一個犧牲的國家，變成「世界最惡毒的債務者」的一個奴隸。關於這點，我人參考一九三七年二月份的「銀行家」(Banker)雜誌及最近恩捷著不流血的侵略一書，便瞭如指掌了。以上二書，都是十分重要而權威的文獻。

祇有經過在慕尼黑雨天的日子，就把捷克斯洛伐克降為附屬國，這是芬克博士(Dr. Funk)在他的巴爾幹諸國及近東諸國的都市凱旋的遠行中所劃策出來的，結果給予了德意志這些片面的物物交換協定的一種新的收穫。



## 第十章 普魯士主義的延長

希特勒在貝契斯伽登 (Berchtesgaden) 地方所築的山莊，裏面陳飾着斐特烈大帝的畫像和半身像，斐特烈大帝的政治格言的遺音，我人仍舊可以在我的奮鬥一書及希特勒的演詞中聽到，至於這種格言的實際採用，自然也追跡着他的一舉一動的。(註一)

麥克·那埃脫氏 (A. W. Mc Knight) 曾喚起我注意這一八七〇年在波斯頓出版的一本書。這書是由印格蘭非爾特上校 (Colonel S. H. S. Ingfield) 從法文轉譯過來的，書名普魯士王的晨職斐特烈第二 (The Mornings of the King of Prussia, Frederick II, Called the Great) 裏面有少數的問答的語句，不是沒有關係的。

『講到戰爭，這是一種交易，祇要稍為躊躇一切都完了……親愛的姪兒，你切莫受「正義」(Justice) 一字的欺騙……如果我被這「正義」一字束縛了，那麼任何事情都不能完成了。』

(註一) 參閱斯蒂特著：斐特烈大帝對於希特勒的關係 (Wickham Steed; Frederick the Great to Hitl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 1938)

斐特烈大帝用了有趣而坦白的口吻說道：『政策與罪惡，差不多是意義相同的名詞……這是一種良好的政策，如果我們時常有所企圖，並且有充分的理由辯護着，就是我們對於這合乎我們需要的事物，都有處置的權利……我的意思，以為「政策」一字的意義，就是我們時常試行欺騙其他人民的……我們不要以為羞恥，去結成有關係的聯盟，在這裏祇有我們自己才能取得全部的利益的。……我們切莫放棄解散聯盟的機會，當我們覺得這種舉動對於我們是有利的。……牢記着這句格言：毀滅我們的鄰邦，就是減少他們侵害我們的方法。』

講到『德意志的榮譽』那麼洛森堡·希勒特對於這特稱的德行的概念，本來是脫胎於斐特烈大帝的，他曾說道：『當普魯士欲對於它的將來的國運，有所作為的時候，它必須耐着久長時期保持它的忠信於鄰國的交戰。』

斐特烈大帝也許從來沒有想到會收着像希特勒那樣性情相契的徒弟，在他簡短的五年半的掌權期間，與其看來在這期間很可能的，擠滿着條約的束縛，却經歷着好多次的撕毀條約。我們祇要回顧一下就是了：維加諾條約（Locarno）梵諦岡和約（Concordat with the Vatican）奧地利和約（the Pact with Austria, July 11, 1936）保證了它的獨立；在排猶運動開始的時候，宣佈凡是參加戰役的猶人，視為例外，得以避免壓迫，但是他們已死同伴的真正姓名，已由戈培爾命令，從德意志世界大戰陣亡將士紀念錄（Germany's War Memorials）中抹去；當一九三五年三

月十六日徵兵入伍的時候，曾舉行過莊嚴的宣誓，規定兵役期限祇有一年，但經過了十五個月而於一九三六年八月沒有說明原由，貿然把兵役期限，延長至二年；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勝枚舉。

自從希特勒掌握了德意志的大權以來，沒有一樁事情是循着正軌而行的，但它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被強迫簽訂庇亞斯第十一世的「和平聲明」，因為「國社主義的國家，它的口約的價值，早已動搖了它的將來信義的基礎」，關於這點，在孔契勒的機關報「Volkscher Beobachter」裏面，反駁說道：「德意志的信義，並不包括守信於條約文字的一點的。……德意志的信義，祇有在每一事物，永久的忠於德意志的人民。」

在貝契斯伽登山莊的門口，裝飾着下面幾個字：

Meine Ehre Heisst Treue

意思就是「我的榮譽，在乎信義」(My Honour abides in Good Faith) 這或者是可能的，獨裁主義者故意弄得如此，因為希特勒看來，在字句方面，終沒有笑柄可尋，但像許士尼格(Schussnigg)，張伯倫一班人物，到貝契斯伽登去訪問他而經過這門的時候，終免不了報以會心的微笑！

普魯士與普魯士方法，素來是希特勒十分讚賞的事物。普魯士軍隊的訓練，是既往德意志第三

(註一)參閱海登「一人抵抗歐洲」(Konrad Heiden: One Man against Europe)

帝國組成的基礎：鐵樣的訓練，但盲目的服從。希特勒再也不能較『阿爾卑斯山南麓的偉人』(The Greatman south of the Alps) 給以更多的恭維了。希特勒從他的方法方面，學着不少的門檻，並且在演說時突喚着：『墨沙里尼是一個普魯士人』常會吐出這種語調，雖然希特勒不承認有這回事，墨沙里尼對於這位『波希米亞伍長』的恭維，發生這種感想，他偷襲了本人的故智，現在反而強迫羅馬唯命是從，這是同時代的人所不願聽的，但也是達到成功的一個豐富的笑話。

希特勒的「大德意志」的夢，就是所有日耳曼人幾十年或幾百年來無論生存在何國族幟之下，現在要把他們統一在德意志旗幟之下。這個理想，早就有的，原來是普魯士傳統政策的一部份。大戰以前，本來已經聽到同樣的野心，但是很不幸的，祇有極少數的不列顛人被引誘去進行這種野心，而我們在這一九一四——一八的四年間，付了很大的代價，並且現在還是繼續支付着。這種「普魯士主義的夢」被這位天資英明但神經錯亂的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做着，是很危險的；像希特勒那樣的特性，——自己昏迷的特質，加上他的容易感動的同國人，醞釀着狂熱的歇斯的里亞症，有時忽然會想到去攫奪所有近代報紙，無線電，與偉大理想的資源，或則突然想到一種偉大的欺騙的東西——如果做着這種夢，那不知要千百倍的危險性了。

這是周知的事實，就是他的總參謀部極力勸阻他的即刻進駐萊茵區域。希特勒後來也承認當時沒有想到祇有百份之五的成功機會，但他下注了——結果勝利了。到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他犧牲

了十五位將才，其中包括作戰部長，這是在三月進迫奧地利以前幹的，他又下注了一次——結果又勝利了。

柏林情報部探得艾登或將辭職的消息。希特勒馬上抓住這個當衆演說的機會，惡毒地攻擊着這位外相，連他的名字，都宣佈出來。第二次，艾登的辭職正式宣佈了，希特勒對歐洲却裝着做作的樣子，一若這就是他的下台的原因。勉強說起來，這是一種兒戲，但這究竟不失爲一種聰敏而傳統的普魯士主義的手法。這貝契斯伽登，戈特斯堡與慕尼黑的全部扼腕的故事，並沒有說出來，但這是我們已經發覺的事實，就是希特勒又在這裏下注了，——結果又勝利了。

這是可以確信的，斐特烈大帝和俾士麥，如果現在還活着。看到二十世紀的普魯士主義，一定要傲然讚歎不止的，而陰間年老的凱撒大帝，也不免嘆息着失去機會吧？

從這壽命短促的俾士麥和霍亨索倫的第二帝國，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情勢頗有差異，但造成第三帝國的普魯士精神，還保持不變；在這納粹主義的德國充滿着熾熱的空氣之下，這種普魯士主義的精神，祇有加重起來。

現在同樣地歌頌着戰爭，如同本因哈狄(Bernhardi)所曉得的一樣：『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理想，與希冀，似已成爲發展的不可缺少或重要的法律，自應繼續加以重視。』它的要求與攫奪歐洲領土的同樣的決心，正如哈斯(Ernst Hasse)在一九〇八年所表明的那樣：『我們需要領土，……即

使這些領土，被外國人民居留着，但我們終得設法使他們將來適合我們的需要——活動的地盤，擴展和領土，』一九一二年，在愛爾福（Erfurt）地方開催的泛日耳曼會議，維丁哥夫·希爾男爵，也發表同樣的觀感：『我們要求新的居留的領土……如果說日耳曼民族是害怕戰爭的，那麼他們再也不會生存到如今了。』

赫德爾（Herd）曾在一九一二年寫過一篇文字，差不多每字每語，都足以激勵希特勒的情緒的：『新的領土，再也不會像盤子樣的一塊塊地送給我們，除了我們利用充份的金錢或是手裏的寶劍來奪取！』

德國的陸軍醫官福熙博士（Dr. W. Fuchs, Military Staff Surgeon）也在一九一四年起『了激勵的論調，以為懷恨與憤怒同樣的引為榮譽，這樣寫着：『大部份的愛好和平的人民，祇要灌輸他們以憤怒，就得到幫助的，至於就我們的處境而言，這種憤怒，祇能用懷恨的情緒來激勵他們……我們用教育來創造懷恨！用教育來尊重「懷恨」！用教育來愛好「懷恨」！從事懷恨的組織，我們不必恐懼着這種整漬的呼喊：『現在忍耐着信仰，希望與仇恨，在這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仇恨！』

消滅法蘭西的決心，本來是希特勒或巴恩斯的新起的狂熱症。一八七一年度量權狹的勝利者，早已存着這個念頭。一九一二年達尼爾·夫萊門（Daniel Fyrmann）這樣寫着：『戰勝的日耳曼民族，應該要求永遠消滅法蘭西方面的威脅，那麼必得把法蘭西毀滅。』他提議盡量奪取法蘭西的領



士，照德意志心裏所貪戀的，同時撤退法蘭西的人民，與歸併法國的殖民地。一九〇五年里納（Josef Ludwig Reiner）已經故意地擬定了一個計劃，把法國在地圖上抹去，允許在它原來國土的中央，劃出祇能容納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一方土地，並允許暫時保留它的言語和民主國政府，但在組織上，構成了德意志經濟領土的一部份。

夫萊門氏更主張荷蘭、比利時這類小國家是沒有獨立生存的權利的。這類國家，沒有一個保有這種權利的，除非它能用寶劍來保障它的獨立。事實上，正像馬克斯·凱恩（Max Kahn）在一種雜誌“Leipziger Tageblatt Jan 24, 1913”上所寫的：『我們對於這類衰微國家的保持，實在覺得不慣常的。』講到歸併法蘭西這樣面積廣大的疆土，夫萊門繼續寫着：『自然，這些疆土是歸併於普魯士的，視同它的對待其他新設的省份一樣，對於它的丹麥、波蘭、阿爾薩斯等居民的既往反抗的經歷是有益的。』

當巴恩斯想到沙土比亞所形容的「英吉利是站在驕傲的克服者的足旁」的話說，可知不是沒有老前輩了。一九一三年，埃特門·惠勃（Edmund Weber）這樣寫着：『從漢人那裏，取得世界的制霸權，看來對於我們是值得稱譽的事業。我們的目的，在乎創造一個有力的囊括全世界疆土的大日耳曼帝國……如果英吉利站住它的地位，那麼讓砲口來說話吧！』

當日耳曼人在凡爾賽追悼陣亡將士，換言之，為他們帝國以外的『流血兄弟』感到悲痛的時

候，我人不妨回憶着坦能堡(Tannenberg)撰述的二十世紀德意志的偉大事業「戰爭對於勝利者是完全空虛的，除了它的眼孔爲它的不幸遭遇哭泣以外。」思考着這樣悲慘的命運——德意志的領土，已經準備瓜分給法國戰勝的省份及其他少數省份。

仁慈而坦白的人民，在理想之中，關於殖民地事情，對於德意志在他們認爲正義的態度，以爲這樣，它可使世界安定下來，那麼應該去讀一九〇七年克洛維爵士(Sir Fyre Grove)所擬的有見識的備亡錄，就可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註一)如果一九〇七年英國的樂觀者，遵照了他的話說，也許沒有一九一四年這回的世界大戰了，如果今日他們的後繼者，聽從了他的話說，那麼即使到了最後五分鐘，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五年，或甚至一九五〇年的更大規模的戰爭，理想之中，也許會退止於胚胎時期的。他這樣說道：『這對於英吉利是否可算一種真確而聰敏的政策呢？就是一方面看到其他友好國家遭遇犧牲，單純的爲了幫助德國逐步建立一個優勢的線網……從一八八四年以來，在德國與英國之間，發生過無數次的糾紛。一般英國人民，都有這種共通的觀念——以爲這是德國政府方面，向英國不斷的挑釁的行爲。他們雖然感到憤恨，但後來的英國政府，却允許讓步與接受和約。

(註一)克洛維著一九〇七年德國對外政策備忘錄(The 1907 Memorandum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by Sir Fyre Grove.)

「德國對於這個國家（指英國）的行動，自後一八九〇年以來，正好像是一個專業的敲詐者，他時常向犧牲者榨取，如果拒絕他的要求，就要用含糊的與可怕的後果相恫嚇……爲遷就起見……或許從犧牲者那裏獲得暫時的和平，但是經過一個簡短時期的和平的忍耐以後，自然又會引起新的煩惱和更苛刻的要求了……這裏祇有一條途徑，大概對於促進與任何強國尤其是德國的永久關係，是無所裨益的，就是踏着英國這樣讓步的途徑——這種讓步，無論就她們的正義，或是同樣對等利益相抵消看來，是認爲沒有錯誤的」。

這本巨著的備亡錄全書，是應該詳細研讀一下的。凱塞（Kaisers，按即從前德皇）去了，希特勒來了，但是普魯士的精魂，仍舊在沉思着「大日耳曼」的理想，全世界再也沒有和平的希望，並且沒有希望從日耳曼人的毒恨專制及恐懼之中，得到解放。他們已經被凱塞和「伍長」（指希特勒）的神經質的自大狂所迷惑，除非等到有日耳曼的先哲出現，起來用大力來制服他們。



## 第十一章 納粹主義在國內

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引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希特勒號召羣衆的力量在那裏呢？倒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

大戰以前的德意志，已經行施着一種使人不信的驕慢的教育，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時代每個學生同我談話時——我可以說，這類的談話，約占同時代大學生中的半數——總採取這種形式：『看呀！我們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我們的商船隊較你們的大而且好；我們的輸出……我們的學者與科學家……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這個……我們的那個……』直等到聰敏的外人，順着他的滔滔不絕的一味誇大的論調以後，插入說道：『你們真正是有且偉大的國民呀！』於是這位對談者便會鄭重答道：『你能瞭解這些，我感到非常欣慰哩！』任何諂媚的話說，他決不會感到過甚而受不了的，任何露骨的諷刺，他是不會實覺的，任何尖銳的槍頭，不足以洞穿他「裝甲的」頭腦的。

像充滿着這樣自大的的一個國家，一旦失敗於戰爭，會遭遇到怎樣的不可忍受的槍痛呢！『英勇

主義，「犧牲」、「忍耐」他們已經表現得够多，但這裏究有什麼悖理的地方呢？這是不可思議的，別國的人民，也同樣的勇敢，同樣的愛國，同樣的忍耐。但沒有一個政治家，起來指出他們的普魯士主義的軟弱，他們的對外政策的錯誤，他們顧問的盲從，他們領袖的估計錯誤。反之，他們聽了這種不良批評的話說，恨不得把他的四肢，馬上撕成一塊一塊哩！但希特勒來了，講到十一月的囚犯問題，這是專門在後方做搗亂工作的一支勝利的軍隊，也就是猶太人的一個國際的陰謀。希特勒的話說，正迎合他們的虛榮心；他的演說的辭句，他們懂得很清楚。正如莫勒爾（Moller）說着：『這位受苦的日耳曼人（指希特勒）更加懷恨猶太人了，比較他過去自己審察起來。』

這一大批包括失業的、工作懈怠的、破產的中產階級、落魄的長官、不知足的、忙碌的以及居留不定的羣衆，聚精會神地瞧着這位具有吸引力的高大漢子。他是一個激烈的演說家，他允許創造一個新的天地，一個較從前更光榮的「大日耳曼」，要把一切的仇敵，化爲烏有，然後德意志成爲世界的主人翁。他要求人家盲從的服從，絕對的信奉，完全的誠意，但另一方面，他並不給他們以「自重」的信心，這是過去德意志民主國賴以恢復起來的，他給予他們一個英勇崇拜的目的物；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叫他們要研習事實，並考察德意志過去普魯士主義的機權所以出軌的原因，他引導着他們的視線，從一個屈辱的過去，向一個光榮將來的地平線上升起來。

當我在慕尼黑做學生的時代，每看到許多郵筒上面的通告，禁不住好笑起來！在這通告上面，

勸羣衆切勿忘掉這篇演詞和郵票，在每一輛電車上，貼着惹人注意的圖畫，說明怎樣上車，怎樣下車，並且隨時可以看到一個馴良的日耳曼人由他的祖父率領着，似同一個殘廢的兒童一樣。我在一九〇七年不很領悟這種可怕的「馴服」現象的。看來每一日耳曼人都有這種病態的需要，就是教他怎樣做法，自然對於他的指引，一切都是希特勒賜給他的，希特勒是懷着病態性的熱忱，來指示他的。正似羅伯教授（Professor Roberts）乾脆地說着：『平時每一個日耳曼人，要他寫一張選舉票，他是寧可對一個穿着制服的人行敬禮的。』

希特勒在德意志攫取權力的策略，卡爾文氏（Calvin B. Hoover）曾經有過贊美的記載：『任何人都要贊美希特勒的光榮策略的，並且承認這裏發現了一位天才……在他榮任國務經理的最初幾個月，就給予我人面前一個政治權力勝利者的一個最好的典型。』（註一）雖然說起來，這是由於興登堡的厭惡政治，這位『波希米亞伍長』終究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榮任「總理大臣」，在那天晚上國社黨舉行過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慶祝他的勝利，並且多數黨員揮着卍字旗幟，參加火炬遊行。他的私黨，環繞着這位年老而失敗的興登堡總統，還熱望着他們的新總理的產生。因為他們還沒有知道他們的新總理是誰？

六天以後，忽然頒佈了『保護日耳曼人民的法令』，箝制了共產黨與國社黨的一切言論與文  
（註一）參閱德意志踏入第三帝國時代（Germany enters the Third Reich）

字，當時德意志正散播着納粹主義的宣傳物，準備將臨的三月五日的帝國選舉。希特勒深望能保持憲法上的合意的地方，但對於不贊同而提議要求修改的地方，要求三分之二的多數的附議。到了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德意志帝國的議事堂，忽然大燒起來了——這原來是共產黨的陰謀，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蹟，就是當夜逮捕了四、五千的共產黨的主動人物，並且在事實真相調查明白或發生了以爲這座大廈或許是納粹黨自己放火的疑問以前——這是以後可以證明的是一種事實——醞釀着一種反共的恐怖行動。(註一)

德意志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舉行過末次的「準普選運動」(semi-free elections)，雖然做過宣傳工作犯過放火罪，無辜逮捕他人，計有一千二百萬票投在左翼的黨派的，結果共產黨代表八十一名，悵然而返。這回「準普選」，國社黨差不多獲得了總票數的百分之四十四。(註二)

到了三月二十一日，對所有國社黨的政治犯，宣佈了一回大赦，就是波登派(Potempa)暗殺犯，亦在釋放之列。新近一次議會，在波次頓(Potsdam)地方開催，各街道及守衛門口，密佈着大批的突擊隊和褐衫隊。共黨代表八十一名，被嚴厲地阻止入席，結果在三月二十二日那天，這屆懦怯而

(註一) 考閱李特：帝國議事堂的焚燒(Douglas Ree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註二) 參閱海登：國家社會主義史(Konrad Heide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無力的議會，以四四一票對九四票通過一個授權法（Enabling act），把一切權能，移入總理的手中。

還不滿三個星期以後，宣佈法官調任（四月七日），五月二日全部工會解散，工會的基金，也被沒收，同月，戈培爾起來說道：『國社黨就是政府』，『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is the State』。其中有百份之五十六的選舉票，是沒有問題的，到了七月十四日，其餘各政黨，相繼解消。

八月二日，興登堡大總統逝世。根據德意志憲法的規定，必得選舉一個新的總統。德意志人民的大多數，甚至國社黨本身，都希望在國務總理上面，選出一個誠實可靠而沒有黨派色彩的繼承者，填補興登堡的位置。但希特勒在這時在埋着許多伏兵。在這位年老的大總統的遺體還沒有僵冷，而他的逝世的消息，還沒有當眾宣佈以前，希特勒早已強迫着或引誘着他的軍隊，宣誓着前所未有的效忠於『希特勒——倒不是宣誓效忠於祖國或是憲法。』於是這個希特勒的總統問題，就如大赦一樣過去了。而這個有心討好於希特勒的國會，樂得批准這既成事實了。

經過一度「不流血的革命」以後，這位「波希米亞伍長」就做起全體主義國家的領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那次平民投票，贊成他的投票數，一躍而增至百分之九六·三的比例。在那天，日耳曼人仍可用着譏笑的態度，而聽到他的話：『我是一個德意志的好國民，我要怎樣選舉，我就做去。』

德意志人民，已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靈魂，賣給近代的「麥菲斯托斐利」（收買浮士德靈魂

的惡魔)了。現今他們的心裏以三一五種敬禮的方式(這是和我們軍隊的敬禮,是不同的)爲喜悅;經過各種組織,健全的娛樂機關,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力量」,例如星期營、星期航行、野餐、遠足、戲劇音樂會、美術展覽會,都是設法普及於貧苦階級的,而在勞苦的一年中,常點綴着偉大的戲劇與遊藝表演的季節。像一九三三年三月大赦的人們,不禁想起膽寒起來,當普魯士的新首相及普魯士警監,帶着驕傲的口吻說道:『我的任務,不在維持正義,而在破壞與消滅正義。』他對警務部下,發出下列的指令:『先射擊而後調查事實真相,如果你闖了禍子,就來保護你。』這是他的權力伸張的爆發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他在厄森城的一篇演說中,曾說道:『我是慣常歡喜射擊的,或許我有失誤的地方,但至少我終是射擊過了。』

司 法

「司法」這東西,是用來維護德意志國家的利權的。——法朗克博士  
 ‘Justice is w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German Nation.’ —— Dr. H. Frank,  
 Leipzig, Oct., 1933.

『亞道爾夫·希特勒的法律和意志,本來是一個東西』——戈林  
 “The Law and the Will of Adolf Hitler are one” —— Goring.

我們聽了戈林的宣言，就明瞭對遵守法的德意志人民，加上警力的保障。戈林更被希特勒的秘密警察（Himmler's Secret Police），著名的所謂「吉斯太普」Gestapo，保護着，他們的行動甚至不受最高法院的巡迴法官的節制。他們可以不用什麼證物，出入於任何一部進行搜查工作；他們可以不用拘票，逮捕任何個人，拘禁起來，甚至關在「保險拘留所」protective custody裏，遷延久長時期，不問情由，也不提出審問。這種不確定的行動，對於囚犯本人和他的家屬所受精神上的痛苦，是可從經驗上得到的。如果他的妻戚朋友，過於熱心的去探問，或要求開審和接見，那麼這裏有簡單的補救辦法。就把這位固執的問訊者，關到「保險拘留所」就是了。所謂「保證囚犯」（protective arrest）的意義怎樣，我人祇要閱讀羅蘭脫的我是希特勒的囚犯（Stefan Lorant's I was Hitler's Prisoner）與蘭霍甫的橡皮棍（Wolfgang Langhoff: Rubber Truncheon）二書，就瞭如指掌了。在這兩本書裏，都有恰好的敘述。羅蘭脫是駐在慕尼黑的一個匈牙利籍的新聞記者，爲了他的祖國政府，發揮他的始終如一的努力，經過了六個月的監禁，最後仍不得釋放。少數遭「吉斯太普」逮捕而沒有經過審問的囚犯，每有外界的機力，爲他們有所努力。但羅蘭脫不過是「明興畫報」Munchner Illustrierte Zeitung的編者，這是一種記事的報紙，如同世界雜誌（Sphere）或倫敦記事新聞（Illustrated London News）那樣，絲毫沒有什麼政治的色彩的。他是被一個不良小說家的誣告而遭拘禁的，因爲他時常很恭敬地表示歉意，拒絕了這位小說家的某種工作的

要求。他的同仁中犧牲者之一，是一個拖延長久的訴訟事件的勝利者，他是被這個指令償付損失與訟費的人告發而遭逮捕的。其他同伴中遭拘禁的，有的被債務者競爭者或工作上的能力較薄弱者告發；有的不知不覺地遭受了妒忌者或仇敵的指謫。

祇有國社黨的黨員，才是例外，不會引起「吉斯太普」的注意的，但受着波徹（Bach）的同樣善變的與懲罰的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 and Smoothing out）的節制，這裏訴訟的進行，採取簡單的軍法裁判的形式，並且沒有檔案保存的，所以這些事件，最後是不能調查或掩飾的。

普通的囚犯，是依普通方法審判的，但在第三帝國，是沒有和平處置的時機的，因為希特勒的公開的政策，就是要使苦力（hard labour）格外勞苦，但受罰的奴役，是在所禁止的。但甚至一個審判過的囚犯，至少可以減短他的拘禁的日子——無論幾日、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期望着時光慢慢地過去，直等到他的釋放。但對於政治犯，不是這樣的。

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廢除了固有的法典，創行了一種新刑法，在這裏沒有特定的囚犯，也沒有固定的罰則，例如「一個不超過五鎊以上的罰款」或是「最高限度為五年的有期徒刑」一類詞句那樣。德意志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以來，囚犯的動機和目的，已經計量過，任何行為，凡是足以損害社會的利益的，就認為囚犯的行為。任何囚犯的事件，在「急迫的情況」下，如果被一個善良的納粹

官員審問着，或許會得到寬恕的。反之，任何行爲雖然沒有錯誤，如果被一個法官，訊問着心中懷疑他（雖並不直說）有惹起國禍的惡意，也許他就會變成一個囚犯。這新刑法的創造者稱譽說過：「這是一種攻擊的武器，是用來保衛整個德意志國家，抵禦公敵的襲擊的。」這樣，爲了保護「德意志的榮譽」，倒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囚犯」。這些都是進攻德意志的「囚犯」——希特勒、德意志的軍隊，過去贊同納粹主義的英勇，以及近代格外新的納粹的英勇——興登堡、惠塞爾（Horst Wessel）、沙爾格脫（Schlageter）以及最重要的波登派工人的謀殺者和陶爾斐斯的謀刺者。

這批巡迴法官，曾經聽到帝國司法調節大臣（Imperial Minister for the Co-ordination）的演說，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的那次「法官會議」（Congress of Justice），法朗克博士說道：「以前，我們慣常這樣自己問着：『這到底是對的或是錯誤？』但如今我們須把問題，用另一種公式表達出來：『總理到底怎樣說？』關於這點，正像戈林那樣粗魯地說着：『亞道爾夫·希特勒的法律與意志，本來是一個東西。』我們祇要把尼謨勒博士（Dr. Niemöller）的事件來作例證，就知道上文所述，是絕對的確實了。當他最後被提出審問時，最高法院祇能發出同情的呼聲：『看啊！我們把他檢查了一番，找不到什麼錯誤……』他們命令釋放他，但希特勒贊同「巴來巴斯」（Barabhas）的話說。如果尼謨勒博士仍舊在世的話，那麼一定被強留在集中營裏，宣誓效忠於上帝，洗滌自己的罪惡。

從德國國會公開審判以後，對於當局，是毫無光榮可言，於是有了新的人民法庭成立，用來審判叛逆、謀反、偵探等案件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的大部份法官，都是傀儡，所有海陸軍官、突擊隊、和褐衫隊的首腦人物，都坐在緊閉的大門後面。

希特勒在第三黨會議（Third Party Congress）會說明：『如果說從前的官僚政治本身，證明是不適於解決一個問題的，那麼德意志國家將採取步驟，利用更重大的組織……講到對付反對派……我們祇能用粗魯的手段，攻擊這些份子……我們毫不猶豫地，爲了國家的利益，採用「集中營」的辦法。』

在司法部所刊行的一種雜誌德國司法（Deutsche Justiz）上，載着這樣一句重要的但不祥的格言：『一手的權力，比較一袋的正義好得多。』（註一）

### 父母與子女

『國家應該證明……子女是國家最寶貴的所有物』——我的奮鬥，第四四六頁。

“The Statemust proclaim…… that the child is the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 of the Nation”——M. K. p. 446.

（註一）關於今日憲法法制問題，可參閱 Professor Roberts: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 及 Aurel Kolnai's: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加之於父母的培養他們子女的種種限制，是開始於兒童的誕生時候。阿利安人現在不再把他們的子女，取『Joshua』一類的名字了，因為這是一個猶太人慣用的名字；他應該選擇：Dietrich, Otto, Siegfried』一類日耳曼民族慣用的名字。反之，猶太人是不准應用阿利安民族的名字的。哲那斯（Janus）在『旁觀者』（Spectator）雜誌上，故意指出戈培爾博士的父母，沒有遠大的眼光，實在是很可惜的。

一個兒童，上了六歲的年紀，開始踏進國民學校，從此以後，他的思想的訓練，就脫離父母的權力以外。國民學校裏的課程，從開頭就傾向於造成一個全能的小納粹主義者的。在學校裏，教以唱着納粹的歌曲，向老百姓呼喚着：『希特勒萬歲！』“*Hail Hitler!*”手裏搖着小卍字旗幟喊着：『武裝起來！』『德意志醒來！』

國民學校裏的歷史教程，無非是歌頌着戰爭的勝利與日耳曼的『英勇』——巴巴洛薩（Barbarossa）斐特烈大帝、毛奇、俾士麥、興登堡——納粹主義特別產生出來的世界大戰的狂想，德意志的處境，凡爾賽、我的奮鬥、書中的「人種學說」以及亞道爾夫·希特勒偶像的崇拜。（註一）地理的教育，也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面，學校裏都掛着表示誇大口吻的地圖，指點着日耳曼民族居住的区域，仍舊被帝國獨吞着。學校訓育是沒有的，但全部溶化在納粹主義的宣傳工作中；甚至數學上的問題，譬如在解答「三」的規定時，也常採取這種方式：『如果有這樣多的轟炸機……』『算學是

和『國防體育』相連繫的，而實驗室裏的學童，老是試驗着『軍需材料的化學』。

萬一做父母的人們用他們合理的會話，企圖來調劑學校教育，那麼就有被一個兇橫的納粹青年，故意告發的危險，或者無意之中，被一個無辜的幼童這樣洩漏地說着：『啊這是我的爸爸與媽媽說的……』意思就是說要把他的父母，逮捕到集中營裏。

現在再也沒有家庭的宗教教育了，這是希特勒時代以前父母們所熟知的。關於基督與基督教實在是什麼東西，現在已產生了一個新的權力者——亞道爾夫·希特勒……亞道爾夫·希特勒才是真正的聖靈，德意志的宗教事務大臣漢·寇爾（Herr Kerrl）這樣宣佈着。對於一般人要想教育他們的子女，認識新的聖經的幾句話說的，那麼這裏有一本德文註釋而由現任德國穆勒主教與魏特曼主教所保證的一本聖經，據說曾由魏特曼主教舉行過『登山寶訓』：Sermon on

（註一）關於納粹主義荒謬的歷史教學，可以參閱歐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一書，其中

第十一節納粹主義的一個歷史教本（A Nazi School History Text-book）

第十七節希特勒統治下之教育（Education Under Hitler）

第四十二節以人種為基礎之歷史（History on a Racial Basis）

第六十三節納粹主義之德意志歷史觀（A Nazi View of German History）



the Mount”使這本聖經深信「被日耳曼人的良心抓住。」基督這樣說着：「馴服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是要生存在這世界上。」一本納粹主義的福音寫着：「他是快樂的，因為他常是一個善良的同志；在這世界他可以開闢他自己的生路。」這部新約聖經的編者，就是穆勒主教本人，他在某次講道的時候，正式宣佈「慈善」「Mercy」一字，不是日耳曼人宗教的概念。

來比錫的勃格門教授（Professor Ernst Bergmann）在一九三三年刊行了日耳曼宗教二十五題（The Twenty-five Theses of the German Religion）一書，這是無疑的，這本書是故意與國家社會主義二十五綱目（The Twenty-Five Poin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rogramme）一書並行而寫的。在這固定的納粹主義綱要第二十四要點上，說明「這個國社黨的立足點，是建立在實際的基督教上面的。」勃格門教授大胆地且真實地說着：「一個人如果想起來，以為國家社會主義可和基督教混合在一起的，那麼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所以，一個兒童，到了六歲的時候，他的靈魂便永遠脫離了他的父母的教管，開始受着納粹主義的薰陶，而信仰基督教的父母們，祇有聽到他們的兒女呼喚着：

『打倒耶穌，

讓希特勒的青年前進！』

學童與成人

如果做父母的人們，不允許對於他們兒女的教育有發言權的話，那麼最低限度他們再也不能抱怨着政府對於它的應盡義務，漠不關心了。

一個學童，除開他的正常功課及強迫的運動以外，所有空閒的時間，都排滿着納粹的童軍組織的活動的。這種童子軍開始創辦於一九三三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起強制實行。從十歲到十四歲兒童是屬於德意志的「兒童團」（Deutsches Jungvolk），從十四歲到十九歲，隸屬希特勒的「少年團」（Hitler Jugend）。年滿十九歲的少年，規定做六個月的勞工，然後再加二年的軍事訓練。此後，他或者升入大學，或者進入商界服務，或者做一個技術人員，或者做勞工，他的生命好像不是自己的，因為到了這個時期，他就要加入全國產業勞資聯盟（The National Trade Union of all employers and employed），或是糧食生產者同業公會（Food Production），或是其他國家管理機關的突擊隊隊員，或褐衫隊的隊員。到了三十五歲，他變成一個後備兵，對於他的一生，並不指定的東西，祇有一件事物，就是他的死的日期，真的，除非他落入「吉斯太普」的手中。

現在德意志的報紙預測，希特勒幼稚團的構成份子，是包括四歲到九歲的幼童。

納粹主義者的少年團體組織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人稱羨的——少年營步行團少年旅、舍體操操練運動——但這些物質上的利益，被身心的嚴格團體化所抵消了。納粹主義對於犧牲者所施行的宣傳工作，是從清晨直至睡眠為止，使他們養成一種『攻擊的精神』與戰爭的光榮。正式的納粹唱歌簿，是鮮有不包括利劍與戰爭，死與光榮一類歌詞的。德意志的少年，從六歲起，就實施訓練，盼望着戰爭與要求戰爭的。在一本希特勒少年團的教課書，寫着下列的話說：『戰場上的死，是看做人生產該期望的生命的結束。』

湯皮教授 (Professor Toynbee) 在第三帝國時代，這樣肯定地說着：『救世與被人指謫，不是依工作怎樣，也不是依信義怎樣，但建立在體格上面的。』如果一個孩童，經評判的結果，認為保有超絕的阿利安人種的特質的，例如秀美的頭髮，碧藍的眼球，狹長的頭腦——在德意志是不多見的——那麼就被剔選出來，送入十五「拿破里斯」(Napolis) 中的一個或是希特勒的三十二所寄宿學校的一所。這個少年的父母，也許會感到沮喪，但不敢拒絕給予他們兒子的榮譽，一方面也爲了不肯輕易錯過這領導升入奧登斯堡 (Ordensburg) 或是「幹部大學」(Leader College) 最後爬上政府高級位置的機會。

到了二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從「拿破里斯」與「亞道爾夫·希特勒」的學校中，選拔優秀的份子，那時他們都已担任着勞工或軍隊裏的事務，並且大部都已正式結婚了，選拔出來的份子，送入三個幹

部大學 (Leader Colleges) 裏，承受三年半的體育，「領袖學」，納粹思想的訓練等等，由洛森堡或斯德來塞 (Strecher) 來講明的。其中祇有最後六個月，方始可說是真正的所謂教育。這批阿利安受訓者的目的，是要把他們造成爲將來國家的幹部人才，但如果訓練不合格或學課不及格，那麼禍災就會降臨他們的身上。一個奧登斯堡軍事學校的學生，如果受了人家的賄賂，連他的妻室和兒女都要受罰的。(註一)

每一個旅行到德意志去的人，都可以證明在希特勒治下日耳曼青年的實質上的適宜性，據羅伯教授報告宣稱，他在兒童營中所發見的輕鬆愉快的空氣，甚至宣傳工作也不能搗亂裏面愉快的神情的，他又看到最近一期 "Stürmer" 雜誌所刊載的青年的奮發情景，禁不住驚歎起來。這種斯德來塞的反對式米志民族 (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等) 的報紙，是以載着低級趣味的卡通畫而出名的，在許多卡通畫上，配上討厭的報紙字母。除了暴露猶太人實在的腐敗與烏烟瘴氣的情景以外，爲了非猶太人的延請猶太醫生醫病，或在一個猶太人開的店舖裏服務，這張報紙還譏諷他們，缺乏正確觀念。但人類的個性是頑強的，生了病的納粹人民，仍舊去找尋最好的醫藥上的指導者，而天性偏

(註一) 參閱勞勃生著：納粹對於將來幹部人才的訓練 (G. A. Rowan Robinson, Training Nazi Leaders of the Future)

執的納粹主婦，依舊沒有拒絕和猶太人交易。但無論如何，將來納粹的病人，總得要去請教阿利安族的醫生，引為滿足了，因為從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起，所有猶太籍的醫師，都被永遠吊銷了醫藥的業務。這本雜誌，同時供給讀者以謗毀文字的片段，例如英國的政治家艾登。斯德來塞肯定的說：它所刊行的東西，是希特勒逐句閱讀過的——它欲確切地測度希特勒的胃口，不是不可能的——它的登載猥褻文字的報紙，自然是供給學校與少年營的，這種報紙，在尋常英國的書舖中是不公開出賣的。

這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夏至節的事情，斯德來塞在法蘭哥尼亞（Franconia）地方的一個山頂上，在二五、〇〇〇名青年面前演說：『我們不需要傳教師和牧師。把你們的罪惡，拋到這些夏至節燃着的聖火中吧！你們就有純潔的靈魂下山了！你們是美麗的、神聖的、天真的！』一、二天以後，他對農民羣衆，舉行過一次典型的宣言：『太陽的光芒，再也不會照耀到地面上的人民，直等到猶太人死了——就是說，直等到最後的桿狀病菌死了。』

日耳曼的父母們，是經過了這樣教師的手中，委棄他們的兒子的。

其次，還可以看到希特勒教育計劃所提供的思想訓練，怎樣消磨了一個人的生命。在任何公開考試，甚至在大學校的場合，一個備取者的黨員履歷，是當作參考資料的。他的算術、言語、或科學程度，差些，到不打緊，如果他在希特勒的突擊隊或是褐衫隊，是一個活動份子，或是他對於我的奮鬥一書，懂得很透澈的，他便可公然反抗這種學校裏的考試的。一般希特勒時代以前，從前曾經稱道於學術

講座而現在仍保持他們地位的大學教授，當大膽說話的時候，常痛斥着這批現代畢業生的深不可測的愚蠢。大概是當局的失察吧，希爾柏德上校得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法朗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上，登載一篇文字，痛罵着納粹的少年軍官以及他們的缺乏思想訓練。他這樣敘述着：『凡是他們可發覺困難的或是感到興趣的問題，他們就拒絕解答；他們老是繳着白卷，或是抄錄別人的筆記，或者甚至託病……』這類年青的軍官在巴恩斯所稱的「第二次大戰」中，究能有些什麼表現呢？目前歐洲還是希望避免這次戰爭；否則的話，至少在這裏，可以得些安慰。

### 少女與婦女

少女的入營訓練並沒有這樣嚴厲，雖然大多數的少女，也得加入「少女自衛團」（Girl Guides）一類的組織，六個月的強制勞工，祇限於一般希望嫁給突擊隊隊員或褐衫隊隊員的女子。一個女子的生命，在納粹主義之下，是並不怎樣重視的，除了贍養子女的責任；女子教育的唯一目標，在乎造成「母性」的特質，處理廚房及安慰她們的丈夫。在另一方面，她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要求做任何工作。

### 新聞事業

「日耳曼對於它的人民怎樣走入歧途，是一些淺薄的觀念也沒有的，如果羣衆的依附能夠找到的話。」  
我的奮爭

德意志的一種資格很老的報紙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在它最後且永遠的靜默以前，曾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對於新聞專業法，提出過一次決死的抗議。『新頒佈的規程，剝奪了言論的自由權，這是德意志歷史上從來所沒有的。』這些新聞專業的規程，後來又補充了一個法令，很奇特地名之『保障德意志新聞專業獨立的法律』（Law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German Press）

納粹的統制德意志新聞專業，事實上遠超過名義上僅爲監督的權限。不懂揀述新聞稿的是屬於怎樣的人，須受檢查，抑且他們將寫些什麼，也在監視之列。所有從事新聞專業的股東，同他們的妻子，必須能够舉出他們的純粹血統的祖先，直到一八〇〇年爲止。祇限於阿利安人同阿利安人結婚的（直到一八〇〇年爲止），才有担任編輯或新聞記者的資格。任何新聞紙，有隨時被封閉的危險性，如果新聞專務員（Press Chamber）經考慮的結果，認爲閱讀新聞紙的羣衆，已經有了其他充份出版物供給的話。至於監督德意志境內有力的新聞專務員的總長，就是馬克斯·阿曼恩（Max Amann），以前是希特勒的“Völkischer Beobachter”一書的合作者，後來便担任這個政府機關報的編者，兼任希特勒出版機關 Eher Verlag 的監督。這樣說來，阿曼恩是所有同僚的及競爭者

的新聞事業的總監督。

等到希特勒掌握大權以後，計有一八四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報紙，立刻被封閉，并把他們的生財和機器，歸併在一起。一年以內，即有一四二種沒有黨派色彩的報紙，一律停止發行。一九三三年四月，道爾門（Dortmund）地方的大眾報（General Anzeiger）被封閉了，據說是因為複製了某著名藝術家所繪的一幅希特勒半身像，看來有些歪曲了本來的面貌，認為粗俗。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納粹的新聞報紙，可以說沒有一種是順利的，這類報紙，雖然受了競爭報紙的壓迫，但至少可以算是權威的報紙，如同過去一樣。

斯蒂芬·羅蘭脫（Stefan Lorant）（註一）曾用了生動的筆調，描寫着慕尼黑地方接收含有競爭性報紙的經過，又瑞士新聞記者逢·威爾（Von Wyli）也在他的書（註二）裏，有在希特勒統治下新聞報館生活的不可磨滅的描寫。這家報館，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操兵場，每天報館的編輯，接到從宣傳總部所發來的快信和電報，非但報紙的內容應該怎樣正確，抑且編排的方法，甚至新聞的標題，也有所規定的。有一個倒運的新聞記者，名字叫做舒惠弗格（Walter Schwertfeger）的，無意

（註一）氏著：我是希特勒的囚犯（I was Hitler Prisoner）。

（註二）氏著：一個瑞士人在德意志的經歷（A Swiss experiences Germany），不久將有英譯

本刊行。



中把所接到的命令的要點，在一外國人面前洩露了，就把他終身監禁起來。達·威爾新聞記者甚至被強迫接受一個投稿人的一篇毫無價值的文稿，並且要求付給稿費，這投稿人的唯一資格，就是他是納粹主義草創時代的『一個勇敢的戰士』。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即使馴良的德意志人民，對於閱讀新聞的胃口，自然要減弱下來了。達·威爾氏曾估計過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報紙讀者，是在政府的高壓之下。外國的新聞紙，在寄達本國內地以前，須經檢查，任何報紙如有刊載他們所不願聽聞的關於德意志的記事，立即遭沒收。倫敦泰晤士（*The Times*）在某一星期，曾被沒收三次，因為這裏刊載着一篇標題『崇拜暗殺者』“*Home age to Murderers*”的文章，此外曼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和京報（*King-Hall Newsletters*）兩種報紙，是永遠禁止在德意志發行的。

爲了深恐外面的新鮮空氣，深入達到德意志的聽衆，戈培爾自有他的無線電導報（*Radio Guardian*），張貼在每一街道和每一廣場上，使羣衆祇能收聽導報上所刊載的節目。然人類究有不可抑制的本能，每有秘密收聽國外的新聞而因此被檢舉的人，也是常有的事。

真正新聞的不用，還嫌不夠，並且沒有一個男子、婦女、或兒童，會避免而不聽到納粹的新聞的。凡是民間的家裏沒有無線電收音機設置的，那麼音樂堂、旅館、咖啡店、或其他公共集會的場所，會把這類新聞傳播出去，甚至在德意志國內每一鄉村與小鎮上，都有專任的大吼的演說家，常川居住着。又

公共的無線電收音機，認為必要時，那麼事實上購置的責任，是屬於關係的家屬，他們終得想法購備一具，除非他們產生了這種疑問：『以為此舉是有損於日耳曼人民的利益的。』

這位萬能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他主持之下，統制着一切電影、劇場，甚至音樂演奏會的節目。

### 勞工

德意志的勞工，雖然享受着星期日休假而照給工資及一切的娛樂享受，但另一方面却喪失了參加同業公會和罷工的權利，變成了包括會員二千六百萬的勞工前進團（The Work-Front）的一個重要份子，在全國各業僱工與被僱者聯合會之下，組織了許多可以信託的勞資共同會議（Councils of Masters and Men），經過這類會議，使勞工具有制定他們的工廠法的機會，另外設立榮譽法庭（Courts of Honour），保障勞工的尊嚴。但雷博士（Dr. Ley）嚴格地立定主張，以為工資問題是不應提交勞資共同會議討論的。

希特勒會誇口說道：『他已經降伏了失業的魔鬼。』但他的降伏手段，到底是怎樣的呢？一部份把婦女與猶太人，從勞工市場上驅逐出去，使他們在幕後鬧着飢荒，一部份就是產生了大批不生產的官僚隊伍（據估計在今日德意志公民之中，每一男子必須穿着八小時的官定制服），還有一部份，就是設法使每一勞工，至少每星期有一天工作的機會。這些策略平均起來，終算產生良好的效果。

的。德意志勞工的平均工資，每月在一〇〇馬克至一五〇馬克之間（約合五鎊至七鎊一〇先令）扣去工資的百份之五，撥充所得稅、康健保險、及冬季補助基金（Winter Help Fund）的自由捐。最近他另外負擔每週五馬克的『大眾汽車』“Peoples Car”，每輛售價九九〇馬克。但他也可以毋需這種汽車，聽憑他選擇好了，因為祇有希特勒告訴我們，就目前的汽油價格而言，他是得以乘坐汽車的，但是他的認繳汽車捐，是開始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的。

此外，每一日耳曼人，無論為男性或是女性，是有應該担任工作的義務的，這就是說，義務任何工作，在任何不可知的地方，或在沒有指定的期間，這種工作的最高工資，是由陸軍元帥戈林指定的。所謂榮譽法庭，在維護勞工的尊嚴一點上，到底敢說什麼話呢？

勞工工資的失當，遠在三年以前（當時生活費用較現在為低）就從這種事實表現出來，就是在一九三五——六年冬季，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五十萬的家庭，是要請求冬季補助金的。

### 僱主

這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雖在名義上，並沒有廢棄資本主義，然事實上僱主的地位和勞工一樣，降落到成為國家的傭僕的地步，除開保持着他的危險負擔的義務。

一個勞工的僱主，不下在六個巨頭壓制之下，這幾個巨頭，統制着他的一切活動，限定他的原料

供給，記錄他的生產量和他的出品的市場情形，並且限定他的最高限度的利潤為六%。照估計起來，這六個巨頭，平均每星期發行七〇〇至一、〇〇〇的新法令，他是迫於遵守的，例如在一個工人不過二百左右的小規模的企業，它的文書工作的四份之三，可以說是為了應付這些統制事務的。

任何公司的年終盈餘，滿一〇、〇〇〇馬克（約五千鎊左右）的，那麼就要課以三五%的所得稅，到了一九三九年，提高至四〇%。規模較小的公司，課稅一七·五%至二〇%。對於全部工業品的銷售價額，徵集一種強制稅，用來作為償付無利可圖的輸出品基金的，這種獎勵金以超過輸出貨物的售價的一半為度，因為這裏有德意志的奧波爾汽車（Opel Cars）及類似貨物，是傾銷於英國的市場上的。

一個僱主，如果僱傭突擊隊的隊員，那麼必需照付全額工資，並且允許給予他充份的行動自由的時間，以便他留意到突擊隊的應盡的義務。

### 農夫

德意志的農夫，甚至不及一個勞工或是僱主來得自由。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傭僕，抑且是一個國家的農奴。他的耕地，編入紙片目錄中，他被指定着耕種些什麼，並且在固定的價格下，強迫供給指定數量的穀物。他也許不能種植自己認為最有利益的穀物，祇有種植德意志本國認為自給自足上

必需的穀物。他不能放棄或出賣他的耕地。但爲了入營訓練的緣故，農業四年計劃的結果，仍不能增加重要穀物、蕃薯、砂糖等農產物的產量，同時芻草與飼料的供給大爲減落，致生一九三七年末第一等的乳牛與產卵雞的數目，減少四份之一的憂慮。因此種農業統制不當所損失的價額，約占全部農產品價額的三〇%，我人祇要看一九三七年德意志農產品輸入價額，較一九三六年增加三〇%就知道了。

### 消費者

批發商已被剔除於糧食供給業務以外；而零售商，似同其他國內的人民一樣，變成了國家的傭僕。消費者不懂他的購買肉類、蛋品、油脂等數量，具有限制，並且指定他去購買的地點。除了十分窮苦的人以外，他們的糧食標準，也許稍爲上漲，但據估計，平均糧食水準，對一般平民階級，已跌落了二〇%，而羅伯教授也發現了營養不足的實際現象。德意志的事實上控制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的國家，自從滅亡捷克以後，就解決了這許多的困難問題。

此外，爲了籌募冬季補助基金，加上「名義上」的絕食日與每餐一碟運動，也不會有人贊同德意志調節糧食的辦法的。

### 運動家

在德意志今日，運動員的勇武，遠較從前來得重視。但在運動方面，依舊不脫納粹主義的色彩。庫爾脫·孟希（Kurt Munsch）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宣稱：『沒有政治色彩的運動員，是不值得重視的。凡是政治上盲從的人，不配得到勝利。』在柏林開世界運動會的時候，幾個外籍新聞記者注視着希特勒轉變了他的目光，對於另一個代表美國的黑人運動家獲得勝利以後，希特勒並不報以熱烈的鼓掌。他的意思就是說，這種含有政治作用的競技，是不允許失敗的。德意志參加台維斯杯的網球隊，爲了他們第一次與澳大利亞比賽時輸下三分，就奉柏林的電召歸國，幾個隊員聽了幾平昏了過去。這就是納粹主義運動道德的觀念。

### 納稅者

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在希特勒治下的德意志，從未刊行過預算，而納稅者也祇有憑着猜度，想像着從他那裏收括去的金錢，是怎樣耗費的。

第一支最大的項目，自然是重整軍備了，這筆費用，就要使納稅者每年担負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鉅款，這裏還要加上「特別」費用（Autobahn），每年支出三三、〇〇〇、〇〇〇鎊。這許多的建設，誠然引起不少到德國去旅行的人的贊美，但除了戰略上的軍用道路以外，純粹是一種奢侈的建設。

德國的突擊隊和褐衫隊組織，僱傭了大批永久專業的幹部，每年所耗國庫的費用，不下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鎊。

至於另外一大批的官僚，是由另一種政府形式，被僱傭於生產事業的。這批官僚所耗國庫的費用，一時不容易精密計算出來。據估計起來，單單用於監督產業部門的人員，不下五〇〇，〇〇〇人，立於勞工第一線的五五、〇〇〇人，「吉斯太普」二五、〇〇〇人，冬季補助基金委員會（Winter-Held）四、〇〇〇人，並且這許多部門，都要僱傭多數的辦理文書工作的人員（註一）。此外，有新近創立「回到田裏去」（Back-to-the-land）的計劃，現下正開始施行，允撥鉅額的獎勵金，賞給農業勞動者，但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計劃，究竟耗去國庫多少費用，還沒有推算過。

德意志國會和普魯士國會兩組織的維持，可以說是一個浪費的騙局。這些議員們，享受着來去不花車費的利益，並且月支七二〇至一、〇〇〇馬克（約合英金四三二鎊至六〇〇鎊）的薪金，不過純粹的教他們去聽演說時發揮喝采的本能吧了。銀行界雜誌是帶着諛諧的口吻說，他們是世界上最上兩班耗費最鉅的男子歌詠隊，而任何一班人員的工作，是由希特勒處理與任命的。

至於希特勒的少年團（Hitler Jugend），國社黨警察學校（Napols），亞道爾夫·希特

（註一）以上都是銀行界（Banker, Feb. 1937）雜誌所載一九三六年末的可靠數字，看來一九三

八年的數字，還是保持原狀，沒有什麼變動。

勒的學校，奧登斯堡，凶惡的集中營等所耗的費用，還不能得到一個接近的數字，至於五一勞動節，國社黨紀念節（Solstice Festivals）各種會議，以及予全世界以深刻印象的表演如世界運動會所有的浪費支出，也沒有確切的數字。這所「勃朗恩室」（Brown House）的維持，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還有坦命堡地方國社黨產業所支出的化費，自然是任何合法的衆議院所不能批准的。好多英里的講究的道路，闊有一〇〇碼，從城裏一直伸展出去。還有一所國社黨的宮城，四周都是花園，這裏造起三座議事堂，可以容納二、〇〇〇人的，五、〇〇〇人的，與六〇、〇〇〇人的，又戲台一座，可容演員五、〇〇〇人之衆。這城裏有鐵路車站二處，飲水、溝道、及電力設備，足供三〇〇、〇〇〇——四〇〇、〇〇〇人的應用，另外築成八層樓的旅館二座，以供招待希特勒的訪客之用，外加一座講壇容有七〇、〇〇〇人的座位。這些浪費鉅款造成的奢麗建築物，在一年之中，到有五十一個星期空閒着，俾便希特勒或有的的一年一度的開國會時顯赫無比的駐蹕之用。

還有其他項目，也是無法計算出來的，就是納稅者對於這些納粹行政官的沒有效能及各部會間無謂的浪費，每年要耗多少費用呢？據羅伯教授的確切報告稱：各部會間通信，浪費不知多少「令數」的紙張與「夸爾」的墨水（容量名，等於一加侖之四份之一），唯一的結果，祇有拖延業務及困擾官僚們紅色電報紙的長度。這是周知的事實，冬季補助基金委員會（Winter Help）和土地開墾計劃（Land reclamation）消耗的費用更多，而所舉的實效，還不及共和國時代哩！講到納



粹的海外組織的機關，無論是激烈的言論機關，賄賂和偵探機關所耗的費用，那是更不容易估計了。

至於佔據奧地利與這個大德意志的新省份的如何管理，究竟要化多少費用呢？這似乎是過早來計算了，換言之，德國維持它的特殊的集中營，壓迫猶太人及奧地利的改組，是否可和盜取奧地利準備金（比較德意志的大三倍）及沒收猶太人的財產相抵償呢？再捷克的歸併，對於德意志的財政，有何影響呢？非有相當時期，是無從計算出來的。

比較上對於總預算不甚重要，但足以影響德意志人民儉約的心理的，就是納粹幾個巨頭的個人奢侈，他們的薪金、津貼等，用不到國會討論和投票的。戈林和一個女伶愛美·沙納門（Emmy Sonnemann）結婚時的鋪張靡費，即以人家所贈結婚賀儀，計算起來，已達七八、〇〇〇鎊，這是惹人注意的，但如果因此激起民衆的任何批評——那麼應該留神，任何地方，都有「吉斯太普」和它的閒談的蹤跡，並且電話聽筒上，也生着閒談的耳朵的。另一件事情，也不能逃避衆人的耳目的，就是納粹領袖們互相交贈着土地和高貴的鄉村別墅。我人想像之中，如果帝國議會都是衆議院議員出席的話，那麼在議事單上，或許會呈現幾個饒有興味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也許就是希特勒、戈林、戈培爾等在外國所置財產和投資的價額，究有多少？當時對於私人從事國外投資，是要判處死刑的。第二個問題，或許是維持現狀的集中營的數目，究有多少呢？每一集中營，容納多少人呢？總括起來，此刻

德意志究有多少人民，是沒有經過審問手續而事實上成爲無期徒刑的拘禁呢？

希特勒行使怎樣的手腕呢？

五年以前，不下半數的德意志居民，是擁護着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的。如果後來的情勢不變，而這選舉數字是認爲有價值的，那麼，顯然「吉斯太普」和集中營，是不需要的了。但我人很可確定的說一句，現在祇有極少數的日耳曼成年的人，是企求着納粹維持它的權力的。這是可以相信的，在目前策略之下，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基督教徒、羅馬天主教徒，是感到快樂的。那麼希特勒怎樣保持他的權力呢？下面一章，可以解答問題的一部。其餘一部的解答，就是說，他的宣傳，他這樣的力說着，德國四週的仇敵，正埋伏着準備毀滅它，祇有希特勒的專制，才是唯一的救星。

日耳曼人並不知道，並且也是無法使他們知道的，就是法國並沒有毀滅它的企圖，英國也沒有和猶太人相勾結，創立着世界的統治權（這是希特勒曾經教訓墨沙里尼提倡這種吶喊的），他們不知道，並且也是無法知道的，如果希特勒能够裁去它的軍備四份之三，或者甚至二分之一，他們便可得到工業上所需要的大量原料，與從可靠的出口方面，得到鉅額的收入，用來購取必要的糧食供給，自然他們也不致於束緊袴帶，一個個變成餓鬼了。他們不知道這裏沒有所謂「包圍德意志」這

東西，自然無需建立一個四圍的籬笆，而把希特勒捧起來，使他格外有力，威嚴及取得較大的統治權。他們也沒有知道，在他們之間所流通的紙幣，比較非洲黑奴慣用的貝殼，並沒有稍多的實質價值，而各種價值不同的馬克——封鎖馬克、旅行馬克、「阿斯基」馬克（aski marks）及二十五種到三十多種不同的馬克——全部複雜機構，祇有聰敏的操作者沙特博士（Dr. Schacht）能够明瞭。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欺騙的事情。他們更不知道，如果他們割去了創造於國內的戰爭禍根和他們欲包括全世界版圖的普魯士主義的吶喊，他們將在和平的歐洲，變成最富有、最好享受、及最興旺的一個國家了。

我們的責罵他們，是徒然而且虛偽的。這位穩健的澳大利亞人和希特勒時代以前愛好德意志者羅伯教授，曾經證明過說，到了納粹主義統治之下，不過幾個月甚至祇有到達紐倫堡一次，已經發覺了希特勒的癲狂病了。希特勒也曉得很清楚的，這些穿藍衫的鬼僚，是他一手創造出來的，他的固有的神經病克服了他的所以然的原因，這樣他自己變成了「歇斯底里亞」的掠奪物了，他現在正極力引誘着全國的國民哩！

照希特勒這樣長久生存和周旋於他的國民之間，好像是他們的「贖身者」，他教育國內的青年，為帝國而死，照希特勒的招貼上的懇求「日耳曼兒童：『節省你們的金錢，用於防共建設，這樣你們才能生長起來！』這樣長期的敬畏，使德意志變成他的奴隸，但海登有過這樣一個疑問，或許希特勒

心目中對於他的人民的神經質的忍耐性，估價太高了，一個國家在這樣的緊張的狀態下，究能生存多少年呢？

## 第十二章 震撼世界的恐怖

### 監獄和集中營

『我們應該以最殘酷的方法進攻敵人，爲了國家的利益，應該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收入集中營中。』——亞

道爾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話就一般言有些甚麼價值，我們業已明白看出，不過在某一文句上他倒是信守不渝的，他伐誓要用最殘酷的方法對付一切反對派；在這裏沒人敢說他曾食言過。

讓我先來講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不很動人的故事。有兩個小康的弟兄是做生意的，住在德國的某城，我們叫他們一個是麥克，一個是莫利茲。在共和國時代，他倆都是活躍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希特勒一朝當權，他們馬上給打進牢監。幾天後，他們罰了一筆大款給釋放了；就中麥克二千金鎊，以及六輛新汽車交給突擊隊使用。這是否獄與國家或是給突擊隊指揮者的賂賄，麥克自己也不曉得，且也不想曉得。嗣後他就小心謹慎，一時固然相安無事，不過莫利茲也許因爲較爲有錢，也許因爲

較不謹慎。總之他被一再逮捕，一再罰錢釋放，直到最後弄得他一貧如洗。有一天他失蹤了。他的兄弟和妻子都打聽不出他在那裏，或犯的甚麼罪。三年來就一直沒有過消息。一天早晨，忽然在麥克斯的大門前發現了莫利茲的屍體。於是馬上就召了一個醫生來。從前本很強健的身體，這時已瘦弱不堪，但致死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出於營養不足，而是給鞭殺的。他們默默地把他埋掉，不敢調查，也不敢告訴。麥克斯感到德國已不能再住下去了；他決定在自己遭同樣命運前，還是帶着家族出走為上策。他幸運得到了一張護照。雖然他得放棄他的興旺的事業，他的家，他的投資，他的銀行存款，然而他能帶着妻兒逃命，已很感謝了。在他的偌大家私中，他只許帶走二千鎊錢，他得靠這錢養家活眷，直至在國外另行找到一個職業。

當麥克斯夫人在收拾行李的時候，二個官員監視着她，專橫地命令她「你不准帶走這樣」他們不准她帶走一隻裏面藏着一些飾物和一件僅有感情價值的舊式紅寶石項圈的小箱子。過了一會，官吏中的一個似乎大發慈悲心，把那隻小箱子拿了回來，她很感激的把它打進行李。在最後的一天，一天都準備妥貼，麥克斯夫妻倆走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館中去喝一杯咖啡。他們看見鄰座上一個女人正戴着那條紅寶石的項圈。原來這珠寶箱在歸回前早已給偷開過的了。

雖然不是猶太人，這家族却先到巴勒斯坦，他們到了那裏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趁尚有錢的時候買好去美國的船票。暫時他們不能找到工作。他們在這筆坐吃山空的資本中劃出一部分錢來，預備

維持十八個月的生活，直至獲得美國入境許可。

其間麥克斯的長女格麗泰——一個醫學生——因年齡已大，不能隨父親的護照一起出走，就仍舊留在德國等候考試。當局雖然許可她取得她父親的一部分錢，可是她的行動無日不受監視，每夜她必需報告她一天用掉的錢，不准省下一一些，更談不到寄一些到國外。納粹的宣傳家繼續向她纏擾，迫她加入黨，他們描寫給她聽：『對於像你這樣一個女孩子，』德國的前途是怎樣的玫瑰色呵，只要……當她考試完畢，她不再能忍受這種壓迫了。她就在監視之下收起行李，到巴勒斯坦去住在她父母一起，如她所預料的，她發見他們的處境十分貧困。她總算弄到了一件做女僕的工作，每星期在她的家族中增加了一鎊收入。當時巴勒斯坦有一個英國人……現在格麗泰已很幸福地做了這英國人的妻子。

在我們德國的英僑區中，既有Habeas Corpus法律的保護，且有一個獨敗的警察，那麼讓我們想想下面的一切究竟是甚麼意思？失踪，三年的杳無消息；受鞭笞致死的一個屍體，沒有調查；沒有伸冤；密探與警察的監視；貧困與長期的放逐——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對於無所謂的政治意見的懲罰。

在一九三三年前，即有許多男男女女為納粹逮捕，決不打算再予釋放；他們的唯一罪狀就是他們的政治與種族。沒有一個人被提出控訴，也沒有一個人受審判；其中有的遭死刑或暗殺了；有的活着受罪，像國外著名的泰爾曼（德共產黨領袖——譯者），就是其中之一。愛德加·安德列（Edgar

ar Andre) 夫婦被分別關在牢監中達三年半之久，男的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處死刑。至於另外許多人，沒有人能夠曉得他們的命運。在許多情形中，他們的妻子都被拘禁幾年作為抵押。馬爾泰·喀拉斯夫人 (Martha Claus) 得知她丈夫將於一九三五年十月處死刑後，她就請求當局許可見最後一面，結果連她自己都消失在集中營中去了。

不僅是男子，就是女人也受種種苦楚，迫他們招出同志；在受鞭打的時候，丈夫和妻子彼此被領來看對方的慘刑。

達·威爾 (Von Wyl's) 的報館中的編輯，做了當地吉斯太普 (Gestapo)——德國的秘密警察 ( ) 的首領，有一次他請這位瑞士記者去吃飯。在杯酒之間他講起一個最近被捕的政治煽動者，他半帶醉意的笑說：『幸好我們有一條確切而略見激烈的公式：「誰要逃走就給他鎗子吃」……你總常在報上看到猶太騙子某某在集中營中自殺的消息吧，真的，他確可說是自殺。此外他也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他們奉命以他們一切的力量虐待猶太人，直迫到他們自願跳進阿伯拉罕的懷抱為止哈哈！』這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使達·威爾恐怖得不知所云，但現在早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

參觀集中營的訪問者，雖然報告他們的良好印象以及和囚犯們的實際談話經過，但這些當然只是『串戲』。犯人們很明白要是他們不說他們的待遇是怎樣的好，食物是怎樣的愉快，就會有怎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



可是我們却有幾個幸運脫逃出來者的宣誓的報告，證明了參觀者所報告的盡是謊話。這種真實的報告，讀來也許令人心痛而不能順眼，但每一個思想正直的人不應加以迴避，因為這裏正說明了「希特勒怎樣統治着德國」納粹主義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我們應該記好，關於勃朗恩室（Brown House）吉斯太普地窖中的犧牲者，並不是甚麼刑事犯，只不過是些政治的嫌疑犯；可是他們既不受審判，拘留的期限又是無限，他們的人數多少，更無統計可索。我們只曉得數目愈增愈多，多至百萬。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的孟徹斯特導報，曾報告過有四十個新的集中營正在建築中。

各方面的報告，均同意犯人們在希特勒上台前的警察手中，待遇還比較人道一些，可是希特勒一上台後，他們就被移交到突擊隊或更可怕的褐衫隊手中，後者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上有骷髏與十字骨交叉的帽子。

當一隊犯人解到集中營時，通常先讓他們一下站二小時，四小時，或六小時，有時甚至十小時，叫他等候，然後餓他們三天。嗣後他們就得受一連串的刑罰了，例如上「踩槓」，時間雖到幾分鐘，或則迫令在監獄的庭院中拿着包裹鴉片兜圈子，如果他們走得慢一些，就得吃棍子和橡皮棒（譯者按：橡皮棒係外包橡皮內係鐵條的鞭子，打在身上雖無痕跡，却痛楚不堪，酷刑之一），他們時常吃納粹鞭子，有時臉上，有時背心上，或小腿，臂膊和手——一次打就可以使他幾星期痛苦得動彈不得。他們

打傷後就給丟在監房的水門汀上——至多有塊板——聽天由命的或死或有延殘喘。有許多人丟了眼睛，傷了聽覺，或打落掉了門牙。有許多人據說是『自行病斃』了。至於集中營中的醫生，和鞭打人是一鼻孔出氣的。看病的結果反是雪上加霜。那邊醫生唯一的責任，就是出『自行病斃』的證書。各種方法手續，都是照執行者的怪脾氣而不同的。有時叫犯人坐好了鞭打，有時把他丟在地上，有時又命他靠牆壁站着，或者把他縛在三角架上——這也還沒有甚麼關係。但不變的是無情的痛打，以及聽打者的快樂。這種可怖的場面，決不能說是一個神經病憂恆症者的突然作發（像在任何社會中可以不時發見的），而是下流的突擊隊與褐衫隊的有組織的享樂。有時這輩虐害者在伏到地上的犯人身體上面跳舞，有時穿着有釘的鞋子在伏在地上的手上面踐踏。更人道一些的，在被虐待者身上倒下半品脫的海狸油，使他的衣服和地板弄得希髒。

在奧倫堡（Oranienburg）第十六號房間就是審問室。有時在深夜中提出一個犯人來審問。那些不要臉的克魯辯（Kruiser）居然還要來一套整問的把戲。懷着精神痛苦的犧牲者，生命的想憶起日期與事實，還以為他自己的命運全靠這些。這答覆是錯的嗎？因為拳頭像雨點般落在臉上，頭上和肩膀上。這答覆是對的嗎？可是拳雨一樣的落在身上。他拒絕回答呢？拳頭。他們帶他上那裏本是請他吃生活的，並不是去問話，不過問話的藉口使虐刑者更加得勁些吧了。

有一個高高幹子的工人直被打得腰子變成肉糝，他在第二天就死了；另一個心都給打了出來。

他們都算是自行病斃的。有一個人本害着斷香骨病，平常老穿一件胸甲。可是他們却命令他迅速坐下，起立！動作慢了，些就得吃打。在再命他坐下去時，一位惡作劇的匪徒抽去了樣子，使那個駝背在地上重重的跌了一交。

奧命壽堡的監房，本是一個酒作的冷藏間。最初犯人們都睡在水門汀上，一袋草算是墊褥，兩隻空麻袋算是被頭。即使是在夏天，這地窖中也是冰陰，水滴從牆上掛下來，將這『舖蓋』沾濕又弄爛。後來犯人源源不絕而來，連兩隻空麻袋都給拿走了，只在沿牆壁架起三根木柱棚，算是床的。在這種地窖中，只有一頭的一個小窗戶可以通空氣，却擁擠着一百三十八個人，一人只佔得三立方的空間，即使是在十二月中也不生熱氣。幾個月來洗澡的設備只有一隻幫浦，要供一千個人用。食物既單調無味，而且完全不夠。可是吃了這一些可憐的食物，犯人們每天却得出去做七小時或五小時的苦工，例如吸乾沼澤地，掘運河，劈樹，及築路等等。通常先得走長長的一段路。回來的時候，又得二小時立正聽候所謂點名，然後始得吃一頓貧窮的夜飯。在他們的名義上的休息時間，管理者又想出種種的方法去打斷他們的休息，例如差他們跑去拿東西，當短差，總是不讓他們有片刻休息，或享受些少和平的快樂。夜上，點亮的燈火，哨兵的步伐，以及到十六號去等等，打破了他們的睡眠。

夜上的審問，不僅是他們守衛者的一種娛樂，莫須有的藉口，就會把一批人拉出去受處罰操練或『障礙賽跑』那位管理人史却夫（Zschack）自己雖然不大肯高抬貴手，却恨歡喜給人吃類

外刑罰——停止通信，不准吸烟或不准接見，或者坐閹室。他有很吊鑽古怪的念頭。那「障礙賽跑」就是他的特別發明。在幹這種賽跑的時候，犧牲者先得跳過並排的柵欄，於是爬上一十尺高的牆壁，然後跳下一條寬闊的壕溝。其次他必得爬過一條狹長低濕的隧道。在這裏還橫七豎八的放着一些跳板，有的突出自下面有的凸出自上面，最後要在一條細狹的跳板上，平衡着身體，走過一條很深的壕溝。那些競賽者四處給鞭子兜打着，不管你是年老或有病，一視執行這種把戲者的高興。他們恰像一隊受疲倦訓練的隊伍，都是故意挑選一輩新受鞭打創傷或身體有病的人來幹這種虐劇的。

有一次有四個佛列特列契斯坦爾 (Friedrichstal) 的工人特別觸霉頭。早晨六點鐘就命令跑步，光着腳在舖有碎石的院子裏，在夏日炎熱灼人的大隊下面跑，跑得脚破血流，一起跑了十七小時。所謂閹室，是立方形石舖的監房，裏面用黑漆塗得墨黑，只有從門格上進來一些空氣和亮光。地位至多可容三四人，可是平常給擁擠着十四個人，受處罰者一天廿四小時倒有廿三小時給關在裏面，繼續四天或半個星期，那四個佛列特列契斯坦爾工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在經過十七小時的跑步之後，在這種閹室中被關了二十八天。但這種形式的緊閉還算太舒服的。史却夫更發明了一種直立的石棺材。這棺材的空間尚不到五呎二吋。一個人剛好能直立在裏面，不能夠蹲下來，也不能伸伸腿和臂膊，他只能以不變的姿勢支持他全身的重量。在這樣的情形中經過十四小時之後，他幾乎半瘋了，小腿和脚腫得已不再能認識，他的膝部因斜擦在石頭上而割碎得血肉淋漓。牛曼 (Neum

就在這種石棺材中熬受過八天八夜的罪。還有一種與石棺材觀念大同小異的發明，就是用鍊條將手腕和腳踝骨鎖在一起，一下子總得幾天。

一個人被鞭打到半死狀態後，就被送回監房中，將他縛在一根上面有勾子的絞索上，看守監走時還關照他不可失却利用這絞索的機會。如果你敢移動一步，就是再吃一頓鞭子的預兆，每隔相當時候，門洞外就會射進一句刺人的問話：『甚麼，你還沒有上吊？』在奧倫寧堡有一個人一夜間被打了九次，直迫得他企圖自殺。

但獄吏的玩意兒尚不僅限於身體上的虐待。此外還有各種精神上的虐待。一個人在遭逮捕時，他的房子被儘量搜索一過，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給沒收，如現款，汽車，腳踏車，打字機，照相機等等，至於傢具和磁器，都給打個粉碎；銀行有款被扣押。因此被捕者在臨走的時候，目睹妻女已經無家無室，不名一錢，他曉得親戚鄰舍都不敢援救，否則他們自己也會遭到同樣的慘禍。他們已掠奪得一貧如洗，陷於受飢餓的境地，沒有一個公寓敢於收留他們，沒有一個雇主肯給他們工作。至多妻子每星期拿到幾個救濟金，但平常拿不到的佔多數，她曉得她丈夫在監牢中受着飢餓，於是她還得從討來的一些東西中省下一小部分，寄給他食物，付難得的接見日的車費。有時宣布了一個接見日，但往往又無緣無故的給取消了，讓那輩淒慘的婦女們呆瞪着門上的告示『今日不准接見』——那怕人家趕了八小時的路程特地來此。

孤處絕居的布爾吉澤地營（Borgernasjon）位置在澤沼之中，離各市均有好多哩，有一天，駛來一輛裝滿妻子們的公共汽車。男人們都被關進營房，冀使無人能曉得誰的妻子來了。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二點，來接見的妻子們在鐵絲網外的泥地中心神不寧地亂走着。最後她們始得與被接見者談話五分鐘，隔着鐵絲網，又有衝兵在旁監視。許多人痛苦到不能一言，只是互相摸扶着彼此的手。在第一次發出的信中，獄吏強迫每個犯人在信中插入一句下次不再准接見的話。

有幾個人的妻子是發了瘋，有幾個自殺了，但大多數人仍不愧西其（Weser）在他獻詞中說的：『敬致於犯人們的英雄忠信的妻子與母親。』

來往的書信那怕寫得怎樣謹慎，每月至多亦不過能收發一次，而且常常無緣無故的被扣不發，也不將沒收的事通知犧牲者。再有一個消遣的發明，是用猥褻的語言竄改來信，或加幾句評語，一方面又一隨他們的罪狀如何而強迫犯人照獄吏的吩咐寫出信去。

在集中營的囚犯中，有許多人是音樂家，在布爾吉澤地營中，在休息時間他們可以各施技能自行娛樂，這不獨與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了些微的歡悅，而且也是對褐衫隊的衝兵。可是在奧倫寧堡，歌絃團與合唱隊只是另一種使犯人們『疲憊』的形式，爲了欺騙外界人集中營中的生活如何愉快起見，獄長史却夫在獄中舉行廣播。等到歌絃團奏過，合唱隊唱畢，他就結論說『先生們和太太們，我們的秩序單至此宣告完畢。你們可以概知奧倫寧堡集中營中的歌唱生活，』那輩受鞭撻，懲罰操練，

關圍室，作『障礙賽跑』並睡石棺材的人們，在外界人的心目中，却只是這種業障。

他們將犯人中有碩士頭銜的人組織成一隊，所謂『碩士先生隊』，命令他們帶着梯子，刷子，海綿以及鉛桶，去掃清奧命寧堡全城，搗去電桿木上的廣告等等。（我們最近在維也納也曾看到以猶太人為犧牲的同樣惡作劇。）預先囑咐當地各報詳細登載這種消息，謂齊憲行刑將於某時在市政廳開始，集中營當局深信當時一定有一輩尋開心的暴衆出現，可是這一次奧命寧堡全城激怒了。沒有一個男子，女人或孩子出來觀看。這博覽會全然失敗了，犯人的心中總算得到了一些夢想不到的安慰。

德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兒子佛列茲·厄爾伯（Fritz Ebert），社會民主黨國會領袖海爾門（Heilmann）以及其他重要要犯，均收容在奧命寧堡集中營。他們在褐衫隊的當面衣服被剃個精光，並受盡各種污辱的侮辱和嘲笑。他們的頭雖是剃的光頭，但故意在厄爾伯的頭上留下一撮頭髮，使他的樣子變成十分可笑，然後丟給他們幾隻髒麻袋披身，把他們的衣服丟給共產黨的犯人，不過後者都不肯接受。於是再令這輩『大亨』們在別的囚犯面前繫着步走，同時受盡了辱罵。厄爾伯和海爾門後來給送到布爾吉澤地的集中營，以供那邊的衛兵和別的刑事犯取樂。他們被命令立正三小時，然後再叫他們奔跑，跑時自然是跌跌衝衝的。末了始分送監房中和別的犯人相見。他們強迫厄爾伯自己介紹說：『我是瓦·厄爾伯，是賽國厄爾伯的兒子。』可是人的自然的尊嚴性，襯托着

希辦的麻袋和草皮似的一撮頭髮，以及強迫的說謊話，是更見偉大了，所以那怕從前共產黨怎樣痛恨半左翼的社會民主黨，現在他的共產黨新同志，都默然低下他們的眼睛表示敬意和同情，不顧對他的屈辱作幸災樂禍，像當局所願的。他拒絕上面命令鞭打別的同難，因此他甚至得到了獸性的褐衫隊的尊敬，並博得集中營中共產黨員的衷心敬意。

可是海爾門却不然了。他的精神形態遠較低下，他在褐衫隊的暴漢面前屈伏了，然而他所得到的報酬是加倍的侮辱。他們叫他在狗洞裏面爬，一邊還得唱『我的好刁猶如一隻貓——咪咪咪呼——我呼起來猶像一隻狗——汪汪。』有一天他雖然走得十分慢，但他們從背面連連對他開了十五槍到二十槍，不過僅僅擊碎了牠的膝蓋。

在奧倫寧堡的八十到一百個輪班的突擊隊中，西其僅發現二個人敢稍為對犯人表示一些人道。但他相信並不是每一希特勒的小嘍囉都是天生的惡性，不過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實行其『戰性的殘酷』吧了。在任何地方的神經病者中間，憂悵主義往往會自發而生，這在正常的社會中可以加以制止，患有這種病的人，在這裏仍可活到老而人家不會猜測他真有蠻性的可能。但如果給他以放縱的機會，那獸性的衝動就會滋長成大，而尤其糟的是它能影響及其接觸的人。像法國的羅勃斯不爾（Robes-Pierre）豈非受人從患才在巴爾特（Bordaux）審判席上簽出死刑狀的嗎？突擊隊中的暴徒，本來是些流氓，流浪漢，失業者及市民中的糟粕，他們的加入希特勒陣容，並不是出於



任何政治信念，更不是甚麼理想或愛國，而是因為這是失業的唯一出路。像希特勒所稱呼他們的這輩「德國人民的拔萃教育者」，雖負担着教育他們的同國人「適應」新政府責任，可是他們連「Völkischer Beobachter」都不讀，然而這輩人却掌管着生死與奪之權，以及比死尤酷的虐殺權，凡是為讀者所痛心的行為，他們却給教育得來認作榮耀。

就是在集中營中，奧倫塞堡的名氣，也是最惡劣的。作者所以引述若干西其的報告，因為這是一個人會四度為德國議員者的伐善的證言，同時也因為在英語中間看不到這種東西。

羅蘭脫 (Lorant)、朗霍夫 (Langhoff) 及達·威爾 (Van Wyl) 也同樣證明在別的集中營中正流行着相同的情形，僅視外表的環境稍有不同而已。

布爾吉爾澤地集中營第十一號營房的恐怖，可和奧倫塞堡第十六號房間相匹敵。有一個六十歲的猶太人，每天受鞭鞭繼續達六個星期，每天受刑罰的時候，他得跪着，一面背述一張精美的菜單，這是他們假定他平常生活所享受的。他的床舖就是一塊橫截石片的長棧，他們強迫他簽字給褐衫隊上他腳踏車舖子裏去白取腳踏車，強迫他在宣布他自己曾受賄賂和腐敗的宣言上簽字，更迫他製定有利於某一「阿利安」人的遺囑。可是他仍舊不願死，更可惡的是他們叫一個受恐怖威脅的波蘭青年去執行苦楚。這個可憐的孩子被虐待到直至發瘋。

朗霍夫會親眼見過一種叫「圖迷擊斃」的把戲。有一個勃來斯魯 (Breslau) 的工人引起

了褐衫隊特別仇視。經過了一番額外刑罰之後，他被命令再回到澤地做苦工。有一個褐衫隊員吩咐他把鏟子留在壕溝中回去。但當他歸隊時另一個褐衫員發現他沒有鏟子時，命令他奔回去拾取。他服從之下就跑去拿了，可是這樣他却做了『圖逃擊斃』的一個犧牲。

在這種恐怖文學中最光明的一點，就是流行在布爾吉澤地集中營中的同志愛和若干犯人的英雄行爲，他們敢於爲他們的同難打抱不平。不過看守們却時常利用爲恐怖和飢餓所軟化的人類最卑下的人性，去挑撥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員間的宿仇，而時常獲得成功。

我對於猶太人所受的特殊虐刑說得很少，因爲柏林和維也納的種種場面尚歷歷在人耳目，人們尚不至已經忘却，然而我們對於希特勒欲加以『消滅』的猶太人，雖充滿了憤怒的同情，可是我們却看過了一件事實，即與希特勒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不同的非猶太種的日耳曼人，也受着同樣非人道的待遇。在德國各大學所開除的一千六百餘名的教授中，有一半以上都非猶太人，是質樸，誠實，思想獨立的學者，他們拒絕去教授歪曲的歷史和欺騙的科學。

清黨（指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事變）

『在那二十四小時內，德國人民的就最高法院是我』（亞道爾夫·希特勒）

『在那天晚上（一九三四年六月卅日）領袖立了一個令人敬畏的新的先例，』魯道爾夫

·喜斯。

像其他一切暴政一樣，亞道爾夫·希特勒的德國，也發生了清黨。厄爾斯脫·羅姆（Ernst Rohm）是希特勒的唯一知己朋友，他以「您」稱呼他，在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他寫了一封感謝的信給他，感謝他的「不可磨滅的功蹟」，對於他的有這樣一位朋友和同志戰士，表示不勝榮幸。從納粹天國開始，羅姆就是突擊隊的組織者；可是他太成功了。在一九三四年，他的手下有三百萬個受過訓練和紀律化的突擊隊員。陸軍的領袖們對此嚴加反對；而陸軍對於希特勒的支持却是必要的。羅姆的能力與熱心，至此已構成一種威脅；狗的尾巴是不容許比狗本身還大的。因此結果就產生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大刀之夜」。

希特勒自己領了一隊人去逮捕羅姆。在一夜之間，所有突擊隊的領袖都遭暗殺了，爲了避免突擊隊的作亂起見，人數被減至二十五萬人。希特勒捏造了一個羅姆陰謀的故事——這種故事和國會縱火故事一樣的毫無根據，就是說那次斷然的虐殺拯救了德國。陸軍是拍手了——希特勒需要他們的拍手——衰老的興登堡總統，對此十分迷惑，只得表示慶賀，希特勒竟驕傲地宣稱：「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德國人民的最高法院就是我。」

他答允提出羅姆陰謀的證據，可是國會的審判却證明製造使人相信的證據是何等困難且危險，德國的人民等了又等，結果等了一個空。希特勒承認這裏有些錯誤，允許調查案件經過，但依舊故

竟忘掉了此種諾言。平常的私人妒忌和嫌隙，在那可紀念的一夜屠殺中都找到了發洩，而且絲毫無事的過去了。官場宣佈的死者數字爲七十六名。可是杜拉斯·李特很有理由相信此項數字實際達一、一七六人。在許多情形中，有許多被殺的人還認爲他們是死於反納粹的陰謀，因此臨死時還在大呼希特勒萬歲呢！被害者家族所接得的唯一通知，是一包他們兒子的屍灰。

六月三十日巴爾索洛歐 (Bartholomew) 夜事變中最險惡的是魯道爾夫·喜斯的一句話：『在那天晚上，領袖立下了一個令人極畏的新的先例。』但最卑鄙的是希特勒對於他知友的卑鄙的攻擊。羅姆的同性性慾釋，十年來早已是週知的事實，但希特勒並不因此而妨礙了他的友誼。現在他却掏翻這隻糞缸來自掩其醜了。當慕沙里尼尙不是希特勒的衛星時，曾很正確地形容納粹政府爲一個『浪人兇犯』的政府。

x  
x  
x  
x  
x  
x

在整個日耳曼帝國中，沒有一個人能够感覺到他自己是安全的。書信被拆開，電話給偷聽，交友訪問，談話，處處都有間諜。任何人只要用告發別人的方法，即可報復輕仇小恨。每一個小皇帝都有無數的方法去『找到』一個無辜的男人或女人，或徵發徭役，強佔民房，強奪財產，以及一切一切的無惡不作。就是牆壁亦生有耳朵。吉斯太普 (秘密警察) 無所不在，集中營隨時可以禍從天上来。告發一舉最近已經那樣的猖獗，因此最近維也納當局出四個金鎊的賞格，賞給任何能告發誣

告者的告發人（見『觀察者』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

一九三二年他們在科倫大喊『希特勒自由萬歲！』他們果然得到了希特勒，然而他們的自由呢？只要希特勒一天對於在他權威下者具有絕對的權力，他們不得不在烏斯契拉（Ustka）面前發抖，猶如較少權力的農民們在吉斯太普面前發抖一樣，他們必得常常提心吊胆『令人敬畏的先例』懷疑幾時又得來一次清黨。

如果要真正的德國——非普魯士式智識的，文化的善意的德國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的學者與科學家的德國，誠實的商人，慈祥的家族的德國——能有一天翻身，那麼必須使純粹的德國受一頓教訓，即告訴他們民主主義的世界，要遠比獨裁者的世界為有力，較少軍事化的人民，甘願為爭取自由、正義、和仁慈的觀念而供獻其生命。（完）

44243

希特勒的夢  
論聖學  
哲非論

類 碼	選 期			類 碼	選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22.5	Ei 23						
	91456						
356	223						
223							
周永							
于文	FAIC						
曹	22 APR.						
楊	I JAN						

Ei 23 / 223

## 本版最近出版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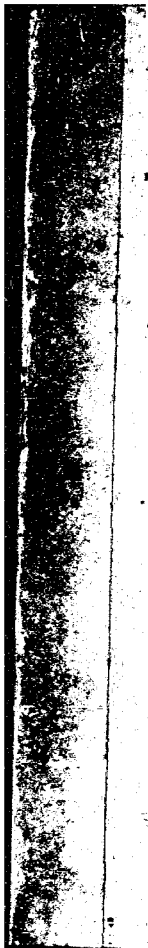
- 1 未死的兵——————白木譯 實價一角五分
- 2 張鼓峯的戰鬥——————侯飛譯 實價一角五分
- 3 「和平」運動及其反響——————何之揚 實價三 角
- 4 麥與兵隊——————哲非譯 實價一角五分
- 5 日本的機密——————哲非譯 實價二 角

## 希特勒的夢

著 者 E. O. Lorimer  
譯 者 哲非·巴倫  
出版者 雜誌社  
總代售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實 價 每冊國幣伍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573  
2766

.609

3  
13